摘　译

一九七三年第三期

《摘译》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6.375　字数147,000

1973年12月第1版　197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统一书号：10171·268　　定价：0.49元

内部发行

编者的话

本期刊登了在苏联曾经鼓噪一时的话剧剧本《炼钢工人》以及根据这个话剧剧本改编的电影剧本《最热的一个月》。

这两个剧本，都是通过对一个大学毕业生维克多，自愿放弃技师职位，到炼钢炉前当一名辅助工，并且在生产中为了产品的质量和所谓工人阶级的“良心”，向“敷衍塞责”、酗酒等现象展开“原则性”的斗争的描绘，迎合了当前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借口工人对生产“不负责任”、“不守纪律”而向广大工人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上的需要。所以，从《炼钢工人》的出笼到《最热的一个月》由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以宽银幕彩色胶卷开拍，前后不过几个月的时间。由此也可见，苏修国内阶级矛盾在进一步激化，工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极望有维克多这样的修正主义英雄人物出来控制局面的心情是何等迫切。但是，我们从本期《摘译》刊登的苏修《文学问题》杂志编辑部召开的讨论《炼钢工人》的“圆桌会议”速记记录中可以看出，大大小小的勃列日涅夫们，对《炼钢工人》中的维克多，还有着种种不满，这种不满，归结为一点，就是不赞成维克多用“棍棒的方法”来进行他的所谓“原则性”的斗争。在他们看来，这个维克多勇则勇矣，然而到底太赤裸裸了。他

47

在使用“棍棒”对付工人的同时，竟然在无意中挑开了勃列日涅夫们借以掩盖自己对工人阶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那块遮羞布，帮了倒忙。

于是在勃列日涅夫们的指挥棒下，《炼钢工人》改名为《最热的一个月》，作者利用改编，费尽心机地要把“人性”、“同情人和了解人”，这些曾经是赫鲁晓夫牌的修正主义的破烂货色，与勃列日涅夫的“他不会容忍不守纪律，不负责任和组织生产方面的任何缺点，他是一切市侩和人们意识、行为里旧时代的任何残余的不妥协的敌人”这种社会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专政揉合起来。例如在话剧中，维克多曾被人指责为粗暴、冷酷、不近人情的“怪人”，而在电影中则被粉饰为既坚持原则，又富于感情、“道德”完善的“英雄”。为了表现这样的思想，还专门设计了炼钢师傅萨尔塔可夫被他赶走以后，他主动地备了礼物，一瓶酒，去探望的这一细节。再如为了拔高维克多这个形象，特意修改和增加了同“敷衍塞责”等不良现象作斗争的情节。在话剧中，维克多反对“敷衍塞责”，主要是揭发炼钢师傅萨尔塔可夫违反操作规程；在电影里除了保留这个情节外，还增加了维克多为了不违背“职业上的诚实性”宁愿被撤职而坚决反对厂方不负责任的英雄行为。再如在话剧剧本中维克多当上生产组长后手忙脚乱，生产任务完不成，挨工人们的责骂；而在电影里，他接替炼钢师傅萨尔塔可夫以后，生产搞得很出色，银幕上两次出现全国各工厂的工人热烈讨论维克多是否做得对的特写镜头，以示群众对维克多的支持。为了突出维克多这一形象，在电影里，作者还不惜删去

了维克多父亲的老战友瓦尔拉莫夫这个作为维克多的指导者和教育者的形象，因为在话剧剧本中，这个瓦尔拉莫夫实际上写得比维克多更为完美，免得由于他的存在而使维克多相形见绌。

欲盖弥彰。气势汹汹的棍棒代之以贴着华贵商标的礼酒；在资产阶级专政的狰狞面目上抹一点修正主义的胭脂花粉；这不仅没有使维克多这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鹰犬的本性有丝毫的改变，恰恰暴露了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妄图通过美化和拔高维克多的形象，来蒙蔽和欺骗苏联人民的险恶用心。然而，**"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这个事实是无论用什么巧妙的方法也掩盖不了的。那里有压迫，那里就会有反抗。蒙蔽和欺骗只能是暂时的。革命的苏联人民起来之日，必将是维克多和他的主子们彻底完蛋之时。我们相信这一天会到来的，我们热切地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炼钢工人》和《最热的一个月》，虽然在政治上反动到极点，艺术上不堪卒读，然而却又是两个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尤其是把它们对照起来阅读，从中可以看到苏修叛徒集团内外交困的丑态，以及阴谋把这一切嫁祸于苏联人民的累累罪证。**"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我们希望本刊的读者，充分发挥这两个反面教材的作用，利用它们所提供的材料，批判苏修，争当思想战线上批判修正主义的尖兵。

目　录

炼钢工人(话剧剧本)……(1)

最热的一个月(电影剧本)……(94)

当代英雄,他是怎么样的?(讨论记录·摘译)……(185)

苏修文艺动态(12则)……(192)

炼 钢 工 人

作者：格·鲍卡列夫

载于苏修《戏剧》杂志1973年第4期

人 物 表

维克多·拉古京

彼得·赫罗莫夫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平炉车间主任

瓦金·叶甫盖尼·彼得罗维奇——平炉车间副主任

瓦尔拉莫夫——作业班长

萨尔塔可夫——炼钢师傅

辽什卡·绍林
尤拉·鲁津
费多尔
凡·凡内奇
萨尼亚
} 炼钢师傅的助手

热涅奇卡

技师

卓娅·萨莫希娜

柳巴——起重机女司机

托尼亚——女秘书

松杜可夫

克拉娃

沃瓦-尼古丁

电视台女记者

戴眼镜的小伙子

姑娘

阿尼亚

推土机司机

小伙子甲

小伙子乙

钢铁厂的男女工人们

第 一 部 分

〔普通的单间的住宅，里面有一张沙发床、一张床，以及标准的家具。傍晚，维克多和彼得走进来。两人都情绪激动。维克多手提箱子，在过道里站住，彼得在浴室里，对镜研究自己的脸部。

彼得　真是专家！把我的整个形象都破坏了……现在简直连跳舞也不能去……你干吗站着？把箱子放下。咱们来数数伤口。集体的伤口……

〔维克多放下箱子，走进浴室。

彼得　（观察维克多）他们打得你不轻！……那个高个子的家伙，拳头跟啤酒杯一样大，份量足足有半普特……不过，你也不差。他由于你对他的敬礼也嗅了两次泥土……

维克多　你有碘酒吗？

彼得　没有。为了派这种用场，我有另外的药……（走到房间里，拿了一瓶伏特加回来。）这是万应灵丹！……特别是加温摩擦法最有效。先把酒喝了，再用酒瓶使劲擦——马上就什么伤痛都没有了。（开瓶，用毛巾沾了酒，小心地擦维克多的脸。）好了！……现在你来替我消消毒……

〔维克多替彼得擦脸。

彼得　（皱眉）鬼东西！……好吧！这次会见并不是最后一次……我一定还要给他们创造一个热烈友好的气氛……

〔他们走到过道里，维克多拿起箱子。

彼得　你干吗这么晚的时候还拎着箱子在游荡？老婆把你赶出来了？

维克多　不。

彼得　从外地来？

维克多　是从外地来……顺便问问，你是不是在钢铁厂工作？

彼得　是的。怎么？

维克多　你认识瓦尔拉莫夫吗？

彼得　伊格纳季奇？自己人！他是你的什么人？

维克多　熟人。

彼得　我在他手下工作已有五年多了，在平炉车间！他是我们的工作班班长！……这么说，你原来是来找他的？

维克多　好象是……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

彼得　你当然找不到，他现在不住在这儿了，住在城里。他的小房子被拆掉了，给了他一套住宅。你就留在我这儿吧，我的住宅不是刮刮叫吗！一个房间，设备齐全。只我一个人住。就象神话故事里一样。好吧，你要考虑，到早上再说。等睡够了之后。（拿过箱子，放下，领维克多进房间。把瓶放到地板上，消失在厨房里。）

〔维克多站在门口，审视房间，看到了床和铺好被褥的沙发床。彼得拿着一只长面包、奶油和香肠上。

彼得　你在欣赏公寓？做得对！

维克多　你刚才说只有你一个人住，可是这儿……

彼得　这儿是我的好朋友若拉·特拉夫尼可夫睡的。

维克多　他在哪儿？在上班？

彼得　他在实施休息权。

维克多　怎么，这个住宅是给你们两个人的吗？

彼得　那你本来是怎么想的呢？要知道这可不是私人公寓，而

是宿舍。这种住宅是不给单身汉的。而且以后长时期里也不会给……

维克多　那么宿舍里有空位子吗？你不知道？

彼得　我知道，从去年起就没有了……怎么，痛吗？

维克多　还有一点。

彼得　你干吗要参加进来？

维克多　不是人家在打你吗？好象是吧？

彼得　不过，我是该打，而且他们打得守规矩。

维克多　三个打一个？

彼得　我也打他们的，打他们三个。轮着打。而你干吗要参预？当然，要是没有你，他们一定会把我的嘴眼鼻头全都打掉……你干吗要参预进来呢？……好吧！我欠上了你一笔债。有机会我就还你……

维克多　算了吧。我不需要。

彼得　（伸手给维克多）彼得·赫罗莫夫。

维克多　（握他的手）拉古京。维克多。

彼得　（斟伏特加）为你来到干杯？

维克多　谢谢！

彼得　你怎么？不喝酒吗？

维克多　不喝。

彼得　是医生不许你喝，还是由于觉悟高？

维克多　你别管，你自己尽量喝吧。

彼得　好！我天生是个民主主义者。有人爱吃猪排，也有人愿啃西瓜皮……（从酒吧橱里拿出一瓶酸牛奶）拿去，喝吧！我是要喝更带劲的……阶级——它是用喀瓦斯来解渴的吗？阶级——它对喝酒可不是外行……你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最好、最有天才的诗人说的。他

是不会乱说的……你找伊格纳季奇干什么啊？有事？还是来休假？

维克多　有事……我也想到你们车间去工作。

彼得　这很好，我们非常需要炉前的助手。几乎每只炉子都不满编制。

维克多　这是为什么？

彼得　因为工作是这样。我们这儿电钮很少，你懂吗？而大锹倒很多。而且都象畚箕一样大。而在技术进步的时代，愿意挥大锹的人是不多的。而且即使愿意，也不是人人都挥得动……特别是在季度末，六月份……不久前我们的技术安全科测量了一下温度——可把他们吓坏了！炉子的前壁是九十度，而在后壁竟达到一百五十度。

维克多　我知道……

彼得　从哪儿？

维克多　我做过三年炼钢助手。

彼得　做到几级？

维克多　七级。

彼得　差劲。我一年多前头已经是九级了。离开炼钢师傅现在只差一级。可是你为什么停留在七级上呢？力气不够，我看得出。

维克多　我不是连续工作的。中间停过两次。

彼得　被人家赶跑了吗？

维克多　不……是根据自己的……

彼得　这山望那山高？

维克多　也不是……服兵役之后进了学院，全日制的。后来读了三年函授。最近两年又去念全日制。

彼得　现在呢？

维克多　现在毕业了。

彼得　原来是这样……现在你成了个学者了……

〔铃响，彼得放下面包，跑出去开门，卓娅走进过道。

卓娅　你怎么啦，彼坚卡，邀我去跳舞，而自己却逃走了？

彼得　有事啊，卓因卡！军国大事！

卓娅　这个你不说我也看出来了，彼坚卡。根据你眼睛下面的印记。

〔维克多一听见卓娅的声音就站了起来，呆住了。

卓娅　是谁替你打上了这样的印记？

彼得　不幸事故，卓因卡。撞到电线木杆上去了。由于不小心。

卓娅　听说，那儿电线木杆有三根之多。而且都有拳头……还听说，有一个侠客把你救了。

彼得　不错。现在我来介绍你和他认识。

卓娅　有必要吗，彼坚卡？我认识的人已经太多了，而你会替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彼得　你不用替我担心，卓因卡，我受得了！

卓娅　那好吧，你当心点儿，彼坚卡。

〔维克多坐下。彼得和卓娅走进房间。

卓娅看见维克多就不作声了。维克多慢慢站起来，他们竭力不朝对方看。

彼得　这位是卓因卡。是工作上的朋友和同志，总而言之，是同事，她也在平炉车间、特别化验室。这位是维佳。暂时可以这么叫，而在最近的和光明的将来我们就得用名字和父名去称呼他，因为他将成为我们的上司。毕竟人家受过教育，大学毕了业。

卓娅　卓娅……

维克多　维佳……

彼得　我现在去烧茶。咱们喝着茶，交谈交谈。

卓娅　不，我要走了，彼坚卡。时间到了……

彼得　为什么，卓因卡？

卓娅　瓦夏·里亚普诺夫在街上长椅上等我。他可不象你，今天一晚上他没有离开过我。还要送我回家。

彼得　他又在下面等？

卓娅　又在等。

彼得　随他的便……不要紧。瓦夏，他可以再在长椅上坐一会。吸吸烟。这对他也不是第一回了。

卓娅　不，他明天还要上班。而且你也是。

彼得　好，去吧……向瓦夏致以无产阶级的敬礼。你对他说，为了今天晚上，他欠下了我一笔帐。

卓娅　这个你自己去对他说，彼坚卡。我可没空管你们男人们的事。再见！不要送我！（下）

彼得　你看到了？国际水平！我们车间有一半人在追求她。

维克多　她在你们这儿一直是这样吗？

彼得　怎么样？

维克多　什么人都要……

彼得　不要这样，维佳。至少不要说出口来。否则，我们从打架相识，还得从打架结束……为了使你比较明确——她是我的未婚妻……我是这样认为的。别人也都……

维克多　她呢？

彼得　如果她也这样认为，那早就成为我的妻子了……不过也快了。又是未婚妻，又是妻子，在我的积极努力之下！

维克多　我好象累了……我要睡了……

彼得　你睡吧……看看你的样子，似乎倒还年轻。三十岁还不到。而从其他一切看来——已经该写回忆录了……安安稳

稳地睡吧，亲爱的同志！……伊格纳季奇你明天早上去找好了，上班之前。

〔红角。墙上有各种各样的标语，还有墙报《钢》。几排椅子。右面是车间走廊的一部分，墙上有一块布告板。板旁是工人们。

尤拉　（在走廊里的自动电话机旁打电话）伊卓利达，伊卓利达！……我弄到了两张弦乐四重奏的票子！……对……贝多芬，巴格尼尼，伊卓利达！……十九点正我在"水晶"咖啡馆等你！

凡·凡内奇　我们知道这种弦乐四重奏！当心，这样下去你的所有的弦都将断掉！一根也不剩！

尤拉　认真点，同志们，认真点。顺便说说，有一个建议：星期二全体去看戏。票子么，我作为文娱干事保证搞到。该去接触接触文化生活了！

费多尔　我已经接触了。我，老弟，在家里已经当了八年群众文娱组织者了，从一结婚就开始。

凡·凡内奇　你听好，费佳！你把自己的孩子们送去全托，事情就了结了。请注意，这是车间工会的建议。

费多尔　当我生出他们时，并没有依靠车间工会的帮助。今后也对付得了。

尤拉　这就是说，在体育和文化生活方面，你这人已是没有希望的了。

费多尔　不能这么说！我会下棋！

凡·凡内奇　你是我们有名的象棋大师。最厉害的一着是——两个，四个！

费多尔　你的玩笑，凡·凡内奇，简直可以登台演出，最好不要在这里，要到外国去。让人家弄不懂。

凡·凡内奇　我已经出去演出过了！在1945年！负了两处伤。一处在脚上。

费多尔　另一处在头上……不过，不开玩笑，你去旅行吧……扩大眼界。

〔瓦尔拉莫夫和维克多走进红角。

凡·凡内奇　“我不需要土耳其的海岸……”你们好。“……非洲我也不需要！”①

〔尤拉又开始打电话。

瓦尔拉莫夫　（向维克多）好，你谈谈……

维克多　谈什么？

瓦尔拉莫夫　难道没有东西可谈吗？

维克多　我不谈你也全知道。

瓦尔拉莫夫　我知道……你在什么地方过夜的？住旅馆？

维克多　要住旅馆，我的头衔还不够，而且暂时钱袋也不允许……

瓦尔拉莫夫　干吗不来找我？

维克多　我新交了一个朋友。他留我过了夜。顺便说说，他在你的班里。彼得·赫罗莫夫。你认识他吗？

瓦尔拉莫夫　怎么能不认识！是个好小伙子，我告诉你。而且是个极好的炼钢助手。那怕马上让他做炼钢师傅也行……

〔两人沉默了一阵。

瓦尔拉莫夫　你这个……父母亲那儿去过了吗？

维克多　还没有……

瓦尔拉莫夫　想去的时候，对我说一声……咱们一起去。熟人碰到过吗？

维克多　没有……

---

① 伊萨可夫斯基所作《候鸟飞去了》中的两句。——译注

瓦尔拉莫夫　她在我们这儿……在特别试验室里……

维克多　我知道。我甚至猜到，是你帮了忙……

瓦尔拉莫夫　你猜得对……这样吧，你搬到我家去住。否则，我的老太婆要是知道了你住在集体宿舍里，就简直会把我吃了……你搬过去，她一定会高兴！……

维克多　请你代我问个好。你对她说，我一定会去看她。

瓦尔拉莫夫　你搬去吧，那也就用不着去看她了。那怕是先住一段时候……总归方便一些……

维克多　谢谢，巴沙叔叔！不过最好还是我自己对付……

瓦尔拉莫夫　你还是老样子……

维克多　我要永远是这样子……

瓦尔拉莫夫　好吧……随你的便……

〔卓娅和柳巴上，在走廊里站住。走廊里接班的工人们已经集合。

卓娅　你好，彼坚卡！

彼得　你好，卓因卡！

卓娅　你今天好象不太高兴？

彼得　你也好象不是闪闪发光！

卓娅　有时候熄灭一下也有好处，否则会烧过头的。

彼得　好吧，你就这样活到晚上，到那时我再把你开亮。

卓娅　谢谢。我怎么没有看到你的房客？

彼得　大概一早起就在领导那里跑，这关你什么事？

卓娅　不关我事，不过问问罢了。我关心干部，毕竟人家受过教育……

彼得　也就是说，你为生产在操心？好吧，晚上见。（下）

柳巴　兔子①！你说的是什么房客？

① 俄语中卓娅和兔子的音相近。——译注

卓娅　唉，柳巴，你又这样性急……你又耐不住了！想成家了？

柳巴　要是我们中间有谁不想成家，那么她还算是个女人吗？只能算个工会会员罢了。不过，我是有条件的。

卓娅　对……你会成为一个好妻子。你的性格好……

柳巴　一个好的妻子，这可丝毫也不比一个好的生产工人差！

卓娅　对！而且更少见……（下）

柳巴　（跟着她下）那么，这个房客究竟是谁呢？……

〔在红角里。

瓦尔拉莫夫　也许，你还在为过去的事情生我的气？那时你离开了我和我的老太婆，连"再见"也没有说一声。

维克多　我没有理由生你的气。照我看来，你也没有理由生我的气……

瓦尔拉莫夫　除非是照你看来……

维克多　而且请你什么也不要对别人说……

〔车间主任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瓦金和技师上。

瓦金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我要到组织部去！关于义务星期六的事……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　别急！……（向维克多）我们可以向你提供一个工作——煤气技师……

维克多　谢谢，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请求把我安排到炉前。当助手……

技师　也可以当助手。不过，为了当助手而去读大学，值得吗？

瓦金　您看，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煤气技师。而且，顺便说说，钱也可挣得多些。

维克多　可是我还是请求派我到炉前。

技师　助手我们可以从街上随便找一个。一年之后他就不会比别人差。而一个好的煤气技师需要培养五年。就象您一

样……

瓦金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请您向这个同志做做工作！我要迟到了……（向门走去）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　您别急……您的意见呢，巴维尔·伊格纳季奇？

瓦尔拉莫夫　你，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是车间主任。你决定吧。照我的看法——既然他想做助手，就让他去做。我收他到我的班里来。

技师　那么就到我的工段……

瓦金　（从门口回来，向瓦尔拉莫夫）从工作班班长的观点看来，你的决定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您同时又是车间党组织的副书记。书记不在，你就是书记……

瓦尔拉莫夫　尽管我有三种身份，可是我的决定总是只有一个。作为党的书记、工作班的班长和一个人，我想的都是一个东西。说的也是一个东西。

瓦金　这就是说，在您看来，车间的利益是次要的？

瓦尔拉莫夫　照我看来，而且也是照职务范围看来，煤气方面的事是应该由您管的，叶甫盖尼·彼得罗维奇。您作为车间的副主任，如果能认真去对待这个工作，那么车间里再缺少一名煤气技师也是可以过得去的。可是您没有时间。要知道您是任何一次会议都决不肯放过的，不论是区里的会，厂里的会。接送各种参观代表团，您都是极其喜欢的。

瓦金　您对各种极端重要的社会活动的态度，说得轻一些，也至少是奇怪的，这个我早已知道，所以未必需要再次提醒我。何况有外人在场。

瓦尔拉莫夫　对我来说，叶甫盖尼·彼得罗维奇，这儿没有外人。都是自己人，我没有任何东西要掩盖，也不必向任何

人掩盖。

瓦金　这是什么意思？

瓦尔拉莫夫　随您怎么理解，即使从最广义方面去理解也行。不过这要专门谈……您决定吧，谢尔盖伊奇。不过要记住：煤气技师咱们只缺一个，而助手缺十多个。他们很困难。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　您就去当助手吧。

维克多　什么时候上班？

瓦尔拉莫夫　现在就可以去。领一套工作服，就去上班。你到谢苗·安东内奇·萨尔塔可夫小组去吧。他是个有学问的炼钢师傅。他的助手都很有头脑，所以学习的对象是有的。人事科以后再去。下班以后。

〔维克多下。

瓦金　您怎么，巴维尔·伊格纳季也维奇？车间里来了一个新的人，而您当着他的面来了这么一下。可以说，您是在破坏领导威信……

瓦尔拉莫夫　威信不是连同职位一起授予的，叶甫盖尼·彼得罗维奇。威信要你自己去树立，也由你自己去破坏。

瓦金　咱们之间达不成和平，巴维尔·伊格纳季也维奇。很可惜……（看看表）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您不再需要我了吧？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　不了。

〔瓦金下。

技师　我也可以走了吗？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　是的。

〔技师下。

瓦尔拉莫夫　我也走了……（站住）你对我说明一下，谢尔盖伊奇，你把他养在车间里有什么用？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　他是个非常需要的人，伊格纳季奇。要是没有他，我和你一星期内就得有三天化在开会上。而现在有他在所有的代表会议和积极分子大会上坐着，咱们就可工作了……

〔车间的工作平台。马丁炉就在我们的正面前。它的四个加料孔都盖着，第五个开着。萨尔塔可夫，彼得和费多尔在炉边工作。他们用大锹装了一锹锹的补炉剂，送进窗口。第一个是萨尔塔可夫，第二个——彼得，第三个——费多尔。炉子吼叫着，桥式起重机的电铃叮当响着。萨尔塔可夫和彼得放下铁锹。萨尔塔可夫看了看炉子内部，向费多尔作了一个手势。炉盖放下来了。萨尔塔可夫，彼得和费多尔走到汽水台前，喝汽水。先是萨尔塔可夫，然后是彼得和费多尔。开始吸烟。

彼得　补好了？

萨尔塔可夫　好了……可是不久还是得停炉。

费多尔　早该停了。每一班都要加这许多内衬，也不是办法。

萨尔塔可夫　忍着点吧，费佳。由于不停炉检修，超期冶炼，你也从中得到油水的。

费多尔　有油水又怎么样呢？……

〔瓦尔拉莫夫和维克多上。

瓦尔拉莫夫　（向萨尔塔可夫）谢苗，接收新的助手吧，你不会后悔的。他在切良平斯克干过三年平炉工。现在大学毕了业，到咱们这儿来了……

萨尔塔可夫　就是说，是大学生？

维克多　过去的大学生。

萨尔塔可夫　这要看在什么地方。在学院里，也许是过去的了。

而在我这里，你还得长期当学生。好吧！……费佳！给他一个工具——开始工作。而你，彼得，到配料场去，和吊车司机柳巴去谈谈爱情。让她在配料中多加些重废钢，免得装料时麻烦，少挨点烤……

彼得　我马上去办！

〔彼得、维克多和费多尔走开。

瓦尔拉莫夫　你今天怎么这样一本正经，谢苗。就象神父在做祷告前一样。你不喜欢这个新的助手吗？

萨尔塔可夫　他有什么好的？

瓦尔拉莫夫　小伙子很健康。而且有学问。

萨尔塔可夫　问题不在于学问。要知道他在这儿是暂时的。在炉旁混上半年，就上去了。而以后一辈子就自称是工人阶级。

瓦尔拉莫夫　你不要忙于下结论，谢苗。你先看看清楚。

萨尔塔可夫　我已经看清楚了。我的眼睛不仅仅对钢铁很敏锐。我看人，就象看一炉钢水一样，一眼就看到底。

瓦尔拉莫夫　你，谢苗，干吗在我面前扮演沃尔夫·麦辛格？要知道我在这一方面并不比你差。

〔技师上。

技师　巴维尔·伊格纳季奇！车间主任叫你。

〔瓦尔拉莫夫下。萨尔塔可夫走近炉边，维克多和费多尔正在那儿工作。

技师　拉古京同志！

〔维克多走过来。

技师　怎么样？开始工作了？

维克多　是的。

技师　有什么事，可以随便来找我。我叫瓦列里·谢尔盖也维

奇、技师。(打电话)特别化验室吗？为什么四号炉的冶炼结果还没有送来？……(向维克多)我，顺便说说，准备进研究生班……可是工作了五年，许多东西已经忘了……您能不能帮我复习复习？

维克多　如果我能够胜任的话……

技师　你知道吗？咱们一起去考，怎么样？(回头看看)这里的气候对知识分子不合适。这里太热了。咱们一起去，啊？

维克多　等我出出汗，再考虑。

技师　好吧，祝您工作顺利！(下)

〔彼得上。

彼得　(向维克多)你这个主意很不错！现在咱们在一起好好来干它一场！因此，请接受我的个人的礼物……这不是大锹，这是小提琴。

维克多　(接过大锹)是——啊……这样的工具，称它为锹是有点不好意思……是特制的吗？

彼得　那你以为怎么样？柄是我亲自用稠李木削制的。铲头是从几乎一百只里面挑出来的。阔，薄，轻。经过热处理。用不坏。

维克多　谢谢你！把这样的东西送人——是件不容易的事。

彼得　且慢！感谢的话等下班后再说。只要你说得出口……好！到吃中饭还有时间。让我来看看，大学里教会了你什么！

〔车间饭厅。左面是标准化的柜台和冰箱。沿着柜台是金属制的栅栏。柜台边有五、六个人在排队。不远处有几张铝制的轻便桌子，桌子四周是椅子。

满头大汗的彼得、维克多和费多尔上。

彼得　(拍一下维克多的肩)你不错……能行。(向服务员)安奴什卡！你好！给我们来个肉。多一些。

阿尼亚　煎肉片？或者炸牛排？还有煎肉排。

彼得　都要。放在一盘里，加上双份的配菜。

费多尔　（把手伸给维克多）我叫费佳……

彼得　你要重视，老兄！我们的费佳可不是个随随便便的人，他不是向每个人都自我介绍的……

费多尔　我没有必要向每个人……

〔辽什卡、萨尼亚、尤拉、凡·凡内奇和热涅奇卡上。

辽什卡　吃饭象条龙，做事象条虫！

彼得　坐吧，辽沙，一起来做龙。

辽什卡　看样子，你们补充人员了？

彼得　补充了。

凡·凡内奇　你们真不错。

彼得　我们一直不错，现在起就更好了。

辽什卡　你介绍一下……

彼得　维佳，辽沙，萨尼亚，尤拉，凡·凡内奇……

辽什卡　（向维克多）您说什么？

〔大家看着维克多。他不作声。

热涅奇卡　辽沙！……辽沙！……

彼得　噢……你又在这儿？（向辽什卡）他又来要求做炼钢工人？

辽什卡　一早起就钉着我。

彼得　你再管一、二年钢水包，热涅奇卡。等你成熟了，我自己来叫你做助手。

辽什卡　用不着。人们总是自动来找我们。不过就是往往学会了就要离开。

凡·凡内奇　（向热涅奇卡）别人手里的面包总是比较厚。卢布也比较多。

热涅奇卡　卢布！我才不希罕你的卢布呢！如果您想知道的话，

我对你们的钱——呸！

费多尔　你还年轻。暂时连生孩子还不会。等到你象我一样有四个孩子的时候，那时咱们再来谈谈。

辽什卡　谈谈当然是可以的。而且不一定要和那种老婆是母亲英雄的人谈。（向维克多）您说什么？

热涅奇卡　辽沙！

彼得　（向热涅奇卡）　原来，是罗曼蒂克在吸引你。可是你，热涅奇卡，现在只是从一头嗅到这个罗曼蒂克。等你从另一头嗅一嗅，你就不会想来了。

尤拉　这是真的。上星期我们小组里就来了一个这样的浪漫主义者。他只做了半班就不行了。你记得吗，辽什卡？

萨尼亚　那个样子才叫好看呢！这家伙扶着墙往车间外面走，两眼翻白，哭哭啼啼地说着："幸亏我父亲过去打我，逼着我学习，现在至少还能去当个会计，否则我就要死在这儿了……"接着就跌倒了！……

热涅奇卡　夸什么口啊！在二十世纪吹嘘老茧是不光彩的！

彼得　得看什么人！拿我来说，觉得很光彩！

热涅奇卡　你们的那些平炉——是钢铁工业的耻辱！转炉——这才是技术！……那儿可不用大锹，那儿都是电钮。生产过程稳定，自动！

辽什卡　而且喷香！

热涅奇卡　你们看着吧：很快你们的所有平炉都要敲掉，造新厂！

萨尼亚　从星期一就开始，对吗？

尤拉　这得看热涅奇卡怎么下命令。

凡·凡内奇　原来，在你的那些工厂里，我们就只要揿揿电钮？

热涅奇卡　技术的发展很快就将达到这样的水平，那时候任何

人都能够做任何工作。除了创造性的工作之外。那时候你们就没有什么可以骄傲了。

彼得　可是为什么要任何人去做任何工作呢？请原谅，我只要做我自己的工作。而且要做到别人比不上的程度。

热涅奇卡　这一切都是手工业！而生产早就该转向流水线方法了！矿石——钢材……

彼得　那么你，热涅奇卡，就等等吧，等到这个不远的将来。我们只要一换上电钮操作，就马上通知你。可是你现在却老是钻到平炉上来，挥大锹……

热涅奇卡　你们都是老顽固！新的工厂——这是技术进步！

凡·凡内奇　等等！……在你这个新工厂里能搞多少钱？多一些？也许是少一些？

热涅奇卡　这不是主要的！

凡·凡内奇　非常主要！

热涅奇卡　为什么？

凡·凡内奇　因为这样！因为我不是根据教科书学习生活的！我工作只不过是……做魔术师。

〔笑声。热涅奇卡去买水果汤。卓娅上。所有的人，除了维克多之外，都跳了起来。

众人的声音　喔，卓因卡！乖乖！

向你致敬！

坐到我旁边来！

卓娅　我坐，辽什卡，不过不和你坐，我要和彼坚卡坐。

彼得　（意味深长地）萨尼亚！……

〔萨尼亚让出位子。彼得坐到他的椅子上，空出自己和维克多之间的位子。费多尔坐到热涅奇卡的椅子上。热涅奇卡叹了一口气，走去另找椅子。

维克多　（向热涅奇卡）你坐下吧……我已经……至于转炉的事——你不必怀疑。在这点上你是完全正确的……（下）

热涅奇卡　怎么，您吃完了？（跑下）

彼得　（望着维克多）他这是怎么啦？

卓娅　大概脾气如此。脾气难弄。

〔车间更衣室。一排排标准化的小衣橱，旁边有刚下班的炼钢工人们在换衣服。左面淋浴室，分成单人用的一个个小间，这是他们洗澡的。溅水声，蒸气嗞嗞声。已经洗好澡的维克多和彼得在穿衣服，淋浴室里传出热涅奇卡的歌声："姑娘们，为什么你们爱漂亮的？他们的爱情不牢靠……"

尤拉　今天的度数正合适！

费多尔　不能这么说！真正的度数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在食品店里。

萨尼亚　你不要造自己的谣言了，费佳！要知道你的瓦柳莎只是为了买通心粉才放你到食品店里去！

费多尔　女人么，她们对咱们男人是不理解的……

凡·凡内奇　你们算了吧！……只知道谈论伏特加和女人……你们还有没有别的爱好？

辽什卡　你，凡·凡内奇，不要来管我们的爱好！我们活到和你一样年龄时，也会谈论起退休金来的……

尤拉　弟兄们，你们以为怎么样？这个大学生似乎还不错……很懂事。

费多尔　好象是这样。不慌不忙……他挥锹不比彼得差……

萨尼亚　不能这么说！彼得挥起锹来就象菲尔索夫①一样！……而且与辽什卡相比，你们的大学生目前连小学生的水平还

① 菲尔索夫不知何人，可能是个劳动模范，所以才这么说。——译注

不够……

辽什卡　对大学生，萨尼亚，你不要担心！你在刚做完第一班的时候也差不多淋了一个钟头的水！

费多尔　而且还灌了两个钟头的啤酒！

萨尼亚　可我说了什么了？我是在说，如果他能这样干下去，一星期后他就不会比许多人差了！

彼得　（向维克多）听到了？你应当象听到上级嘉奖那样感到高兴。

萨尼亚　弟兄们！彼得在追求化验员卓娅，是真的吗？

彼得　这个你应该来问我！我将要告诉你的东西，会使得你的好奇心立刻化为乌有。

辽什卡　这叫做——直接来自右面……

〔众笑。说话声停下来。

彼得　（向维克多）你听好！今天我要到一个地方去一下。有件事，也许，你送送我？

维克多　我很乐意，可是恐怕不行。我自己最好有人送送我，送我到最近的一张床上去。

彼得　怎么？干得太累了？

维克多　不是这么说的……

彼得　那么你拿着……（把房门钥匙交给维克多）。

维克多　我问你，你究竟有什么事？

彼得　这甚至不是普通的事，而是一整套的外交活动。在我们这儿曾经有一位炼钢师傅工作过，叫松杜可夫同志，你知道吗？普罗柯菲·菲利波维奇……后来，按照规定，他退休了。而今天恰恰是他的六十岁生日。所以需要去祝贺。

维克多　你认识他？

彼得　也许是认识的。他退休三年了。可能是四年了。

维克多　那你还准备去祝贺……

彼得　我又不是以自己的名义……我是受到委托。我们的车间工会管这种事。他们有一张名单。纪念日的清单。我们就挨次轮着去祝贺。

维克多　就是说，是一种社会活动？

彼得　可以这么说。

维克多　那我作为工会会员，理应参加，所谓是进入代表团。

彼得　算了！我一个人能对付。你去睡吧。明天还要上班。

维克多　你不用劝我。我，谢天谢地，已经是成年人了。

彼得　随便你……咱们从二号门出去吧。近一些。顺便到“螺丝帽”去一下。

维克多　什么“螺丝帽”？

彼得　你一会儿就能看到了。

〔带柜台的啤酒亭，柜台后面可以容纳一个服务员。几张桌子，但没有椅子，还有几个当桌子用的啤酒桶。柜台前排着队。柜台后面是酒亭的老板娘克拉娃。桌子和桶的周围是手拿杯子的顾客。从不远处传来推土机的轰鸣声。

克拉娃　喂，顾客们！不要挤到柜台上来！反正我从空桶里最多只能挤出一杯了……对后面的人说，不要排了，我要吃饭了……

〔维克多和彼得上。

彼得　喏，这就是“螺丝帽”！正在营业。你是不喝酒的，在这儿站一会，我马上就来……

〔维克多留在一张独立的桌子旁，这张桌旁正有一个拿扫帚的老头子在默默地喝啤酒。维克多观察着。人

们象迎接自己人一样迎接彼得。

众人的声音　彼佳，敬礼！

祝你健康，彼佳！

啤酒渴死了吧？

来迟了，克拉娃说不卖了……

彼得　让我去找克拉娃谈谈心。也许能影响影响她……

克拉娃　啊——啊，彼佳……你老是想当着群众的面和我谈心，我倒宁愿和你在另外的地方谈。没有旁人。

彼得　我是为群众而工作的，克拉娃。没有旁人，我就说不出话来……你给我一瓶。特级的。

克拉娃　你的口气真大，彼佳！我哪儿有这样的东西。

彼得　这话你去对检查员说去……我有事情，需要你的商品，而你的企业的秘密仍旧不会泄漏。

克拉娃　我在你面前还会有什么秘密，彼佳！一个秘密也没有，将来也不会有……给你半杯啤酒吧。

彼得　非常感谢！……

克拉娃　用不着，好汉！……你常来来啊！

彼得　（回到维克多处）你好象闷闷不乐的样子，维佳。环境影响？何必呢……环境是正常的……

〔沃瓦-尼古丁上。

尼古丁　喂，工人阶级！

彼得　啊……沃瓦……你好！

尼古丁　给寄生虫一杯酒吧！

彼得　（向维克多）沃瓦-尼古丁。也在我们车间里工作过。由于违反了第四十七条丁款，出去了。尼古丁是辽什卡给他起的绰号……因为他的危害性。

尼古丁　我不是有害的，彼佳，我是有病的。

彼得　这话对，整个头脑有病。拿去，去医一医吧。（给他一张五卢布）

尼古丁　你真是个好人，彼佳！你知道我是多么的尊敬你！

彼得　你马上就要不尊敬了。这里面只有一卢布是给你的。其余的你去向克拉娃买一瓶她的商品，拿来给我。

尼古丁　我去买，彼佳！杯子我也一道带来。克拉娃是自己人，她肯的。

彼得　杯子就不必了，我有事情要用，快去吧。

尼古丁　唉，彼佳……

彼得　别噜苏了。要知道我也可以到食品店里去买……这样你就要完全落空了……

〔沃瓦-尼古丁下。

彼得　（向维克多）这家“螺丝帽”是聪明人开的！不开在正门口，对顾客也方便。就在工厂和家属区之间……下班后喝一杯啤酒——可不是坏事……

维克多　看样子，这儿不仅仅下班后在喝，上班时也在喝。

彼得　这很普通。

〔沃瓦-尼古丁回来。

尼古丁　（递过一瓶葡萄酒）彼佳！喏……白酒没有了……只剩下墨水……喂，你们那边的五年计划怎么样了？没有伤风咳嗽吧？

彼得　关你什么事啊？

尼古丁　我在为它担忧。你再给我一个卢布——为五年计划的健康喝几杯。

彼得　算了，为五年计划担忧的人有的是，用不着你担忧。喝酒也同样如此……

〔沃瓦-尼古丁走开去，从一个排队的小伙子手里拿过

吉他，坐到桶上，唱。

尼古丁　“现在火车不响了，
汽车不叫了，
还有那工厂的汽笛
被永远取消了。
小城上空静悄悄，
远方田野静悄悄。
那汽笛不只是让我们对时间——
我们和它命运相连。
那汽笛不只是让我们对时间——
我们和它命运相连。

彼得　本来是个多好的起重机手啊！……简直是张王牌。可现在完了。

维克多　你可怜他？

彼得　有一点儿……毕竟是人啊……

维克多　你应当以前就可怜他，那他大概现在还会在我们车间里工作……

彼得　影响他？跟他谈酒精的危害性？这是毫无用处的，维佳。

维克多　这种事情上需要的不是谈话，而是行动。

彼得　什么行动，维佳？人们已经把伏特加管得很紧了，就象一个好母亲管大姑娘一样。上午十一点——开锁，下午七点——上锁。可是结果还是一样。

维克多　这个棚棚至少可以把它消灭掉。

彼得　这个题目，正如常言所说，是没有答案的。我们的领导显然是早就在给这“螺丝帽”挖坑。周围的板房去年就被拆掉了。只剩下最后两幢了。你听到吗，推土机在工作？可是“螺丝帽”照旧存在，而且还将存在很久，因为在我们的领导

上面还有领导，而那个领导不许人家碰一碰“螺丝帽”。因为生意好，正如常言所说，道德归道德，钞票毕竟是钞票……

尼古丁　（继续唱）

仿佛在一个遥远的地方，
燃烧着熊熊的火光，
在我们点燃起的炉旁，
别的工人在炼钢，
通过敞开着的窗口，
静寂又来到我们身旁……
我早就听不见工厂的汽笛，
这毕竟很可惜。
我早就听不见工厂的汽笛，
这毕竟很可惜。
（唱毕，还掉吉他，走向柜台。）

彼得　好，现在可以执行工会委托的任务了……（拿出一张小纸片，念）五五计划路，十七号……

拿着扫帚的老头　（准备走了）你们要到十七号里找谁？

彼得　怎么？

拿着扫帚的老头　我就住在十七号，也许我能告诉你们点情况……

彼得　我们要找松杜可夫。

拿着扫帚的老头　我就是松杜可夫。

彼得　您在我们厂里工作过？

松杜可夫　工作过……

彼得　后来退休了？

松杜可夫　退休了……

彼得　好极了……(打开文件夹，念)“尊敬的普罗科菲·菲利波维奇，请允许以平炉车间集体的名义祝贺您六十岁的生日，祝您幸福，健康，工作顺利……”呸，见鬼！怎么写的……总之，老大爷，我们祝贺您的生日。

松杜可夫　谢谢你们的祝贺，孩子们。只不过我不是普罗科菲，而是伊凡，我是他的兄弟。普罗科菲在夏天里死了。就这样……(下)

彼得　哼，工会活动家！……真是给了我一个好差使！……我马上就给他们……把所有的收发文件……都撕掉！让他们以后吸取点教训……

维克多　(拦住他)明天去吧，彼佳！已经不早了。而且会闯祸的……而且这问题不在于车间工会，一般说来……(从彼得口袋里拿出尼古丁买来的一瓶酒)。

彼得　噢，你可真英明，维佳！简直就象蛇……我伤心，维佳……因为到将来某个时候，我们自己也……人们既不会把我们的事迹编成故事，更不会歌唱我们……我现在想起了乘法口诀。我对你说，这可是个好东西！根据这个口诀，这位松杜可夫同志在自己一生里炼出了四百万吨钢！如果以一星期炼六炉，而工龄从二十岁到五十岁来计算……四百万吨！大数目啊！我们全厂的炼钢工人，三年也炼不出这么多！

维克多　你可以再加上一百万吨，凑个整数，不会错的。

彼得　为什么？

维克多　他在炉旁干了不是三十年，而是三十六年，而且其中四年是在战时。

彼得　你从哪里知道的？

维克多　我就知道……来，为他们全体，干杯。(喝干)

〔彼得由于惊讶而呆若木鸡。

〔两套住宅——彼得的和辽什卡的——位于同一个楼梯口，房门相对。在彼得的房间里，维克多躺在床上看书。

在辽什卡的房间里，卓娅、柳巴和托尼亚在包饺子。萨尼亚不时从厨房里出来。

托尼亚　姑娘们！今天算庆祝什么？有人过生日，对吗？

柳巴　你何必管这个？

托尼亚　很有必要。因为我无缘无故是不参加集会的。

柳巴　你无缘无故的事是根本不做的……你最好还是告诉我：你是不是人？

托尼亚　这是什么意思？

柳巴　不，你先回答！

托尼亚　我不懂！

柳巴　用不着懂！你把这个小伙子的事情告诉我，啊？

托尼亚　哪一个小伙子？

柳巴　就是那个不久前来到车间的小伙子，叫维克多，是吧？你不是主任的秘书吗？你什么都知道。

托尼亚　告诉你关于维克多·斯杰潘诺维奇·拉古京的事情？

柳巴　是的！

托尼亚　为什么？

柳巴　需要嘛。

托尼亚　你感兴趣？

柳巴　非常感兴趣！

托尼亚　白费，他极其严肃。

柳巴　唉，托尼卡！你真可笑！男人们只是外表认真而已，而骨

子里最没有理智，只要加加温度……

萨尼亚　（上）对我们，柳波奇卡，连加温也用不着。你自己知道，我们车间里的温度有多高！……

柳巴　我知道，所以你们全都加倍的荒唐……

萨尼亚　我是严肃的，柳波奇卡，我还在从事解答《星火》杂志上的字谜呢。

柳巴　我公开唾弃你的严肃，亲爱的萨尼亚。包括外表的和内心的。（向托尼亚）你谈谈吧！……

托尼亚　维克多·斯杰潘诺维奇·拉古京，二十七岁。

柳巴　我二十三岁。年龄很相称。

托尼亚　钢铁学院毕业……

柳巴　这个，和我不相干。你谈主要的吧：结了婚还是单身汉？

卓娅　单身汉。

柳巴　你怎么知道的？

卓娅　我会看相。

柳巴　姑娘们！这简直就是未发掘的宝贝呀！

卓娅　你想挖它出来？

柳巴　我想！而且一定要挖出来！甚至不用铁锹。就凭两只手。

托尼亚　你有辽什卡还不够？

柳巴　这已是过去阶段了。和辽什卡只是一起去跳跳舞是好的，或者去看看电影，最后一场。而我现在是出嫁的时候了。

托尼亚　你不是准备嫁给彼佳吗？

柳巴　我倒是准备过。可是她忽然来了。否则，我也许已经出嫁了……

卓娅　原来还是我的错……

柳巴　你怎么啦！要知道我并没有生气！要知道只有傻瓜才会

生气，说什么她夺去了……能够被人夺走的丈夫，我才不要呢！就是说，我不能拖住他……羡慕嘛，我是羡慕你的。彼佳是个好人……在你们的婚礼上，我要把所有的鞋后跟都跳掉！而以后，也许，你将在我的婚礼上跳舞……

卓娅　也许会来跳……

柳巴　这一点，姑娘们，咱们来弄弄清楚。特别紧急地弄清楚。现在就开始……（走到楼梯平台上。揿彼得住所的电铃）

〔托尼亚跟着她奔出来。停在门边。

维克多开门。

柳巴　维克多·斯杰潘诺维奇？

维克多　是的。

柳巴　非常高兴。我叫柳巴……维克多·斯杰潘诺维奇！您有没有爱因斯坦传？

维克多　没有。

柳巴　那么约里奥—居里传呢？

维克多　也没有……

柳巴　可惜。

维克多　您到图书馆去借吧。

柳巴　向图书馆借没意思……

维克多　我无法帮忙……很遗憾……

〔柳巴笑着奔回辽什卡的房间。

柳巴　喔唷，姑娘们！

托尼亚　怎么样，弄清楚了？

柳巴　是的。

托尼亚　谈谈吧……

柳巴　这类事我是对谁都不谈的，保密。喔唷，姑娘们！你们不久就要祝我家庭生活牢固……和幸福的爱情了！……

卓娅　家庭生活我那怕现在就可以向你祝贺。这种生活你反正总会有的。至于幸福的爱情近来有困难。对它的需求很大，而供应却似乎没有。（快步走开）

柳巴　兔子！你到哪儿去？

卓娅　有事！……（在楼梯平台上站住，看彼得住所的门）。

〔辽什卡和彼得拿着塞得满满的拎包上。

彼得　你到哪儿去，卓因卡？

卓娅　我马上回来！

彼得　我等你！

〔卓娅下。

辽什卡　她怎么啦？

彼得　我自己也不懂……好吧，去换上节日盛装！

〔辽什卡走进自己的住宅，彼得也走进自己的住宅。

辽什卡　你们怎么样？

柳巴　你们怎么样？

辽什卡　（指指拎包）我们——很丰富！

托尼亚　我们也有余！

辽什卡　（走进浴室）萨尼亚西雷奇！拿一号制服！战斗服！

〔萨尼亚在房间里，他开橱拿出一套西装，极其小心谨慎地捧到浴室里去。

彼得站在自己房间的门口，看着维克多。走过去，坐在床上。

彼得　你在用功？进修？

维克多　开卷有益嘛……

彼得　我今天给你找了件别的事，我们这里今天组织了某种集会。男女都有。也许，你光临？

维克多　谢谢。下次吧。

彼得　下次还要等很久，维佳。因为咱们明天起要上晚班了……顺便说说，我非常厌恶晚班。大家都下班了，而你却要去上班……可是夜班我倒喜欢。下班的时候感到自己象个骠骑兵一样。大家都要去工作，而你却去睡觉……但是这是题外的话。首先……你说，你一个人能坚持下去吗？

维克多　我试试看。

彼得　其次，你会脱离群众，维佳。这不好。他们，也就是群众，会生气的……

维克多　我怕破坏大家的兴致。我是不合群的人，我不会喝酒，又不会唱歌……没有我在场比有我在场愉快得多。

彼得　这一点咱们可以试试看，而且一定要今天就试……我们要给你举行洗礼！

维克多　谢谢！不过还太早。我自己也会组织一个晚会，当我有钱的时候。

彼得　那就再来一次也不妨！

〔辽什卡的住所。辽什卡上。他穿着礼服。

柳巴　辽什卡！你简直就象刚从杂志封面上下来！甚至还带着油墨的香味！

托尼亚　西装是不错！而且很合身！……

辽什卡　合身！……还得身材好啊！

柳巴　对，时装模特儿还比你不上呢！……

〔辽什卡走到楼梯平台上，走进彼得的住所。

彼得　啊，辽沙！……真象个演员！……

辽什卡　漂亮吗？

彼得　现在就只差为你画像了，用油画。最好是用牛油.这样就马上能反映出你的日益增长的福利水平……

辽什卡　我也可以帮你去搞一套，现在我在“商场”里有个熟

人……

彼得　是尼诺奇卡？

辽什卡　你怎么知道的？

彼得　告诉你吧，我自己的西装也是通过她搞来的。去年。

〔两人笑。

彼得　怎么样？在什么地方举行？在我这里，还是在你那里？

辽什卡　当然在我那里！姑娘们已经布置好了。

彼得　而这里……

〔在楼梯平台上维克多把钱塞给辽什卡。

维克多　我出一点……

彼得　算了吧，维佳！我和辽什卡工资挣得不算少，你不要叫我们生气……

维克多　咱们中间反正有人得生气。不是你们，就是我。

彼得　你的脾气真是！简直是神经病！

辽什卡　你至少要留点零用！……

维克多　我能行，明天就发工资了。

辽什卡　你酒也不喝，可是还要出份子？

维克多　你不要管我……

〔辽什卡摇摇头，但收了钱。三人一起走进辽什卡的住所。

彼得　客人来了！快来迎接吧，姑娘们！

柳巴　敬礼，孩子们！

彼得　你们来招待主要客人。我和辽什卡要去解决别的问题，组织方面的。（同辽什卡一起进厨房）

柳巴　为什么您不参加舞会，维克多·斯杰潘诺维奇？

维克多　老了……

柳巴　请您不要装模作样！在八年级的时候，男孩子们喜欢学

习皮却林①，对您来说已太晚了……

彼得　（拿着高脚酒杯上）他不是皮却林，他是在扮演哈姆雷特的父亲！……

维克多　那么，我不喜欢……

柳巴　可以不喜欢，但是一定要去参加。

维克多　为什么？

柳巴　因为舞会上有许多好姑娘没有对象！

辽什卡　（拿着几瓶酒上）没有对象的都是坏姑娘，柳波奇卡！好姑娘不会没对象！

维克多　这和我有什么相干？

柳巴　很可能，您的命中注定的对象正立在舞池边上，向四周张望着。并且在叹息："他究竟在哪里呢，我的命中注定的丈夫？那个唯一的人？我为他而生，我要把青春和热情整个向他奉献……"她就这样等啊，等啊！碰到第一个愿娶她的人，就嫁出去了……然后是办离婚手续。还有《文学报》上的问题讨论……

维克多　是的……问题讨论，这大概是多余的……

柳巴　所以您就可怜可怜他们吧。就是说，报纸的记者们……

托尼亚　您，维克多·斯杰潘诺维奇，请不要这样想！我们的脑子里可不是只有跳舞和嫁人。我们的眼界相当宽广。拿柳巴来说，她负责出墙报。而我在上文化大学。每星期二、四……

柳巴　而其余的日子里，维克多·斯杰潘诺维奇，她坐在家里攻读经典作家的作品。目的是提高自己。

托尼亚　那又怎么样？"崇高的目的，即使是没有实现的，也比已经达到的卑贱的目的贵重"。顺便告诉你，这不是一般人

① 十九世纪小说《当代英雄》的主角。——译注

说的，是歌德……

柳巴　真的吗？这当然不是一般的人，不过他的浮士德也是个大大的聪明人。他把自己所有的崇高目的都出卖了，换成永久的青春！我自然更不反对这样做了！您呢，维克多·斯杰潘诺维奇？……

维克多　我恐怕要考虑考虑……

柳巴　您考虑吧，维克多·斯杰潘诺维奇，而我们现在去下饺子去。托尼卡，走吧！

彼得　（出现在房间里）也许，等一等吧？卓因卡不知为什么还没来。

柳巴　别激动，彼佳，她不会逃走的。

彼得　谁知道你们呢……

柳巴　要是我能够——就逃……

〔卓娅和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上。

卓娅　我来了，彼坚卡。

彼得　我看见的……这是谁？

卓娅　熟人……

彼得　我好象以前没有看见过他……

卓娅　我也是今天才看见他……

彼得　没有问题……你的熟人——我的顾客……（向小伙子）喂，家伙！走过来！咱们认识一下……你是诗人？

小伙子　不完全是。我是物理学家……

彼得　这样说来，你的记忆力是电子计算机式的……

小伙子　记忆力是好的……

彼得　那你就记牢：下次再看到她时，马上就逃。

小伙子　什么？

彼得　跑步逃。这种跑法聪明的人们称之为救命跑。听说过？

卓娅　你不要吓他，彼坚卡，他是好人。

彼得　这要看根据谁的口味，卓因卡……

卓娅　根据我的口味，彼坚卡。这也就是说，根据你的口味。因为咱们俩目前就只有口味一致，否则就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

彼得　这样么……（向小伙子）好吧！趁你还没有吓坏，玩吧，既然卓因卡要这样！我把你领到自己的一伙里去，免得发生误会……你喝不喝伏特加？

小伙子　怎么？

彼得　今天我们吃饺子。懂吗？

小伙子　不太懂……

彼得　吃饺子时不喝伏特加的只有狗。懂了？

小伙子　懂了……

彼得　这我们还得从实践中来考验！如所周知，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卓娅　谢谢，彼坚卡。你很善良，你的善良将得到报偿。

彼得　这很好！不过要看用什么。

卓娅　（开录音机）第一个舞——我陪你跳，彼坚卡……你看，已经得到报偿了……

彼得　好，如果这样，我就去做托尔斯泰主义者，我将不吃肉，只吃米粉团子……

辽什卡　那你这个炼钢工人就完了……

〔所有姑娘都在跳舞：卓娅和彼得，托尼亚和辽什卡，柳巴和戴眼镜的小伙子。

萨尼亚　（手拿盘子）我们，维佳，是有迷信的，也就是说，胆小。我们要等两个星期，如果新来的人经过两个星期还不走，同时我们也不赶他走，那么他就一定能留下去了。并且以后

还会工作很久。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为了这个想喝几杯。为了咱们以后长久地一起工作。一直到退休……

柳巴　也为了互相更好了解。我们了解你，你了解我们……

托尼亚　你能了解清楚的，柳巴！维克多·斯杰潘诺维奇还会好好表现的！……

卓娅　我感到惊奇，他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把自己的一套表现出来……

彼得　你相信我吧！他对钢铁的了解不比我差！

卓娅　比你好，彼坚卡！他本身就是一块铁！

〔维克多立起来，走出去。间歇。

彼得　你们算什么人？……两句话还没说，就吵起来了！

卓娅　我们有好感，彼坚卡……相互的……

柳巴　（向戴眼镜的小伙子）请原谅……您一个人待一会，数数一二三四。这样比较不会寂寞。

卓娅　她这是到哪儿去？

彼得　有事。有急事……

〔柳巴走出去，揿彼得住宅的门铃。维克多一下打开门。

柳巴　您多么神经质！

维克多　怎么？很明显吗？

柳巴　是的！

维克多　您有没有什么医神经的药方？

柳巴　有一种……民间的土方……

〔两人走进房间。

维克多　介绍给我吧！我永不忘记您！

柳巴　您该结婚了，维克多·斯杰潘诺维奇……您的一切神经毛病马上就会好……

维克多　谢谢您的药方！……我还是自己解决比较好，我将用毛巾擦全身，再不得已我就吃塞杜克森……

柳巴　难道您真的谁也不喜欢，维克多·斯杰潘诺维奇？

维克多　我喜欢——这还只是事情的一半……还得人家也喜欢我……

柳巴　蠢话！为什么您不会被人喜欢呢？会的，而且非常！……

〔楼梯平台上出现了肩背吉他的尤拉。一个姑娘陪着他。

尤拉　你看到了？我们这儿有活动！社会活动……我要在这儿出席约半个钟头，然后再到那边去。

姑娘　这里有女人吗？

尤拉　女人？这算什么女人？不过是一些集体的成员罢了！

姑娘　我本来就可以不问这个……

尤拉　别说了！你去吧，我马上……

姑娘　我自己对自己感到惊奇——到什么时候我才会厌倦这一切呢？……（下）

〔凡·凡内奇上，差一点和她迎头相撞。他目送着她。

凡·凡内奇　嗳！真漂亮！……你的？

尤拉　至少，不是你的。

凡·凡内奇　是谁？

尤拉　与你什么相干？

凡·凡内奇　对，毫不相干，只不过我把她们，就是你的女朋友们，都搞乱了。也就是分不清了。

尤拉　可是我目前还分得清，不会搞错。

凡·凡内奇　所以你是有本事啊……

〔两人走进房间。他们受到欢迎。

辽什卡　（向尤拉）谢天谢地。我已经以为你不来了……（向彼

得）我的人都到齐了。而你的人好象没看见……得巩固纪律！你们组里……

〔彼得的住宅。

维克多　总的来说，这当然是蠢话……您告诉我，能不能替我做一件事？

柳巴　我能替你能做的不止一件……

维克多　替我把卓娅叫到这儿来……萨莫希娜……

柳巴　叫谁？卓娅？萨莫希娜？当然可以……现在就去叫？

维克多　是的……不过不要让别人发现……能不能？

柳巴　能……我什么都能，维克多·斯杰潘诺维奇……（站起。向门走去，立停）就是说，不让人发现？……好……我悄悄地……（走出）。

〔维克多站在房间中间。

柳巴走进辽什卡住宅的走廊。大家在跳舞。

柳巴　兔子！到这儿来……

彼得　怎么回事？没有出什么事吧？

柳巴　至少你别激动，彼佳。出了事，我一定会告诉你。

卓娅　（走近柳巴）出了什么事，柳波奇卡？

柳巴　这个你不要来问我，你去问他……

卓娅　问谁？

柳巴　问维克多·斯杰潘诺维奇……

〔沉默。卓娅很快走出去。

维克多站起，然后坐下。又站起。

卓娅出现，停在门口。

长时间沉默。

托尼亚走近柳巴。

柳巴　她怎么啦？

托尼亚　唉，你呀！……看不出来，是吗？

柳巴　看不出……什么呀？

托尼亚　她爱上了你的维克多·斯杰潘诺维奇！爱得要死！就是这样！

柳巴　真的？！

托尼亚　所以我说你笨……

柳巴　确实……不聪明……怪不得我觉得她变样了。咳，兔子！咳，真狡猾！……虽然，为什么要说她狡猾呢？……我们全体，女人们，都是十足的傻瓜！……照理是该聪明起来了。妇女解放要求这样……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又何必呢？……唉，生活啊！（拿起吉他）

彼得　咱们帮她唱？

辽什卡　可以……

柳巴　（向吉他）只有你对我永不变心……我总是能向你倾吐感情……（拨弦）对付你很简单……就象对付我一样……（唱）

〔辽什卡和尤拉伴唱。

柳巴　（唱）你问我，为什么，

今天我这样忧伤，

树叶在烧，树叶在烧，

去年的树叶。

一条条道路上，

微风在悄悄吹拂，

一座座花园里，

冒着苦味的烟雾。

我看着火堆，

我绕过花圃，

烧吧，烧吧，

这些陈腐的树叶。
但愿把你我的失望
都在这个清晨
一起烧光。

维克多　嘟，你好……

卓娅　你好……

维克多　没想到吧？

卓娅　干吗要叫我？……没有……

维克多　我就是叫你了……

卓娅　你一直不太急于要叫我……

维克多　大概是……但是归根结蒂，重要的是结果……

卓娅　在算术里倒是这样，维佳……

维克多　也许，不仅仅在算术里？

卓娅　还有在足球赛里……

〔间歇。

卓娅　就是说，你已宽恕我了？

维克多　是的……

卓娅　现在我可以回到你身边来了？

维克多　是的……

卓娅　谢谢，维佳……可是要知道我还没有宽恕你。

维克多　难道我有什么过错？

卓娅　你还是这样……大块的和全焊的①……你身上的神经不是神经，而是三英寸粗的钢丝绳！你胸膛里没有心，而是一部烧红的马达……你要人家理解你。可是你不愿意理解别人……而且也没能力理解！……

① 都是冶金术语，指金属，这里指维克多。——译注

维克多　可能……但是，我以为我不是一个最最坏的丈夫……

卓娅　你是个模范丈夫，维佳……你不喝酒，不寻花问柳……你为了养我，从全日制学校改读函授。这都是十分高尚的。而且完全象丈夫的样子 …… 只不过你养我不是把我当作一个妻子，而是当作一个情妇……你只是当你要去睡觉的时候才想起我……这是非常使人生气的，维佳……而且是感到屈辱……而在其他一切方面，我对你来说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妨碍的……所以每当你钻进自己重要的事业和崇高的思想中去的时候，就打发我去看电影，或者去跳舞。以便使我不感到寂寞 …… 使我玩玩散心 …… 结果我就玩过了头……我不需要平等，维佳……不论是经济上的，法律上的。……我只需要人家尊重我……

维克多　好！……就算我确实有错，难道现在这能改变什么东西吗？

卓娅　什么也不能改变，维佳……完全不能……

维克多　就是说，你不回来？

卓娅　不，维佳……至少在目前……（走到楼梯平台上）。

维克多　（跟着她走出来）随你的便……我现在不能原谅你的并不是你在夫妻关系上的不忠实。这一点，谢天谢地，我已经忍受过去了。我现在不能原谅你的是你不老实。最起码的。既然不爱我了——你说嘛！……何必发表这一通复杂的哲学理论……总而言之，劝说，我是不会的。你知道这一点。你自己决定吧。

卓娅　你知道吗，在整个这一段时间里，我懊恼点什么吗？我懊恼没有从你那里得到一个孩子。现在我不懊恼了……

维克多　好吧……也许你是对的……

柳巴　（唱）这儿的树叶

马上就要烧光。
只有烟雾，只有烟雾，
蓝色的烟雾在飘荡。
花园里忽然
清洁又宽敞。
树叶在烧，树叶在烧，
去年的树叶。
树叶在烧，树叶在烧，
去年的树叶。

维克多　去吧！去跳舞去？……关于彼得的事你不必担心，不会有三角关系的。

卓娅　谢谢，维佳！你多么高尚！多么宽宏大量！……

〔彼得走到楼梯平台上。

彼得　极端抱歉，公民们……总而言之，米尔派顿……

〔卓娅突然吻彼得。

维克多走进辽什卡的房间。

彼得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卓因卡？

卓娅　没有什么，彼坚卡！

彼得　没有什么，只不过是玩弄傻瓜。而且看来这个傻瓜就是我……

卓娅　你是聪明人，彼坚卡！你最聪明！在一切方面都是——最，最！……

〔平台上出现费多尔。

费多尔　我还以为完了，迟到了……我的瓦柳莎不放我。她说："你把孩子们带上一半，那就随便你走到天边！……"我是跳窗出来的……

彼得　也是条出路嘛！……

〔一起进去，全体入座。

彼得　（向辽什卡）好了？

辽什卡　完全好了！

彼得　辽沙，你来！

托尼亚　请维克多·斯杰潘诺维奇发言！让今天的主角来谈谈！

维克多　我十三岁的时候第一次向平炉里张望。看见了熔化的钢水。钢水上面是一团火。从那时起我就相信火。相信火的净化力。所以如果要干杯的话，我就为它干杯。为火。因为没有火，就没有好的钢，也没有人。

辽什卡　这不是祝酒词，而是只有一半。我替你把另一半说出来，维佳……很清楚，你是不会老是当炼钢助手的。而且我们也祝愿你能这样，因为你受过教育。不过你要注意，在我们这儿能当上好的炼钢师傅的，只有那种在一切方面都是人的人。那种在工作中和在打架时只要脚还撑得住就一直站着的人。主要的是——那种凭良心生活的人……欺骗人——这不是难事。特别是欺骗那些信任你的人更不难。可是钢——它可是不轻信人的。对钢，你既不能去扼它的脖子，也不能用命令吓它……当炼钢师傅发出出钢命令的时候，他们就相互交底了：钢——向炼钢师傅，炼钢师傅——向钢……如果你的灵魂发霉，那么，即使你是太上科学院士，你炼的钢水也跟你一样会有臭味的……所以，我们现在来干杯，祝你在当了炉子的主人以后，炉炉钢水都成功，每炉都是一级品！……

〔调度员的声音："车间领导和各部门负责人注意！车间领导和各部门负责人注意！明天十三点正厂长要召开平炉车间远景发展规划会议！明天十三点正有会议！"

〔控制室。控制台后面立着萨尔塔可夫。瓦尔拉莫夫走近他。

瓦尔拉莫夫　喂，情况怎么样，肖马？

萨尔塔可夫　正常。

瓦尔拉莫夫　没有拖下吧？

萨尔塔可夫　符合进度表。

瓦尔拉莫夫　新的助手怎么样？

萨尔塔可夫　我不抱怨。他内行，而且不偷懒。

瓦尔拉莫夫　你记得吗，你是怎样迎接他的？

萨尔塔可夫　要是由我作主，我那怕现在就可把他让出来。随便哪一个要，就给谁。

瓦尔拉莫夫　为什么这样？

萨尔塔可夫　我就是不喜欢他！原因全在于此！他这人很阴……整班整班地不说话……不懂他要什么……而我的彼得——这才是自己人。一眼看得透。而这一个……

瓦尔拉莫夫　肖马，有的人往往是沉默、沉默，可是以后一说起话来，你却一点也听不懂，凭咱们的文化程度。

萨尔塔可夫　你听着，巴沙，你干吗老是为这个大学生来缠住我？他是你的亲戚？

瓦尔拉莫夫　可以说是朋友、同志和兄弟。（下）

〔技师上。

技师　据我看来，谢苗·安东诺维奇，你们落后于进度表了。

萨尔塔可夫　你知道三工段的凡尼亚·尼可诺洛夫吗？

技师　怎么？

萨尔塔可夫　喏，他的老婆马马虎虎地替他烧了三十年红菜汤，凡尼亚每顿吃得赞不绝口。

技师　那又怎么样呢？

萨尔塔可夫　后来他买了一本书《论美味而有营养的食品》，就和老婆吵得差点要离婚。

技师　那又怎么样呢？

萨尔塔可夫　是这样：平炉——也就是汤锅，不过大一些。到下班前我们将赶上进度表。

技师　下班前我一定再来！（下）

〔维克多、彼得和费多尔上。

他们放下铁锹。

萨尔塔可夫　（向维克多）大学生！你去走一趟。把装料机的司机找来……

〔维克多下。

彼得　这是为什么？要加料了？

萨尔塔可夫　你猜到了……

彼得　不太早吗？

萨尔塔可夫　正是时候。

彼得　似乎炉还冷……

萨尔塔可夫　只差一点点。

彼得　也许，等一等？

萨尔塔可夫　咱们比进度表落后四十分钟，这到汇报会上不是要多费口舌吗？

彼得　就是说，咱们要挽救"制服的荣誉"？

萨尔塔可夫　你的事你自己知道，而我的制服三十年来一直保持清洁。我还想穿着清洁的制服退休。

彼得　那么这个……研究生呢①？……

萨尔塔可夫　他发现不了。他太有文化了。而接下一班的人还

---

① 指技师。——译注

是个毛孩子。等到他回忆起自己的高等数学和化学的时候，咱们已经坐在家里了。

彼得　加就加……毕竟，我的房子很完好①……

萨尔塔可夫　所以你就住在这个区里吧。我对你说，这是个好的区……

〔维克多走过来。

维克多　（向彼得）加料？还早呢！

彼得　我是个小人物。这里有比我大的人在。

维克多　谢苗·安东诺维奇！

萨尔塔可夫　怎么？

维克多　我认为加料还早，金属还是冷的。

萨尔塔可夫　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别人告诉你的？

维克多　您自己也知道是这样！这是看得出的！

萨尔塔可夫　我看到的东西，你连做梦也没梦见过。去吧，干活去！

维克多　谢苗·安东诺维奇！再检查一次吧！

萨尔塔可夫　是这样，亲爱的！等你自己当上炼钢师傅时，你再检查吧。而目前你还是个助手。第三助手，懂吗？去吧，大锹在等你。

维克多　可是我看得出现在不能加料！怎么办？叫技师来？

萨尔塔可夫　你去叫吧！那怕叫上帝本人来也行！从明天起，连你的灵魂也不要再到我的小组里来！

〔红角。瓦尔拉莫夫在主持汇报会，椅子上坐着要交班的炼钢师傅们、技师、凡·凡内奇，热涅奇卡，走廊里靠近红角的门边坐着维克多、彼得、辽什卡。

① 俄国俗语，意思是与我无关。——译注

彼得　（向维克多）你和他争有什么好处呢？总的说来咱们是最下级。咱们不一定要出席汇报会。

辽什卡　别发傻了，维佳！要知道你在这件事上是完全清白的！象鸽子一样清白！我和彼得现在去给你搞一套刮刮叫的西装！主要的是介绍你和尼诺奇卡认识，下一次你自己就可以独立活动了。

维克多　谢谢！

彼得　潦草塞责——这当然不好。可是要知道不是他一个人这样！拿我碰到的事来说，当我搬进新房子时，就亲自把地板重新铺过，把门重新装过……

辽什卡　我不久前买过干酪。软的，我听说软干酪好。打开罐头一看，是绿颜色的。我就以为品种是这样，吃了。于是后来有两天坐在马桶上起不来。

瓦尔拉莫夫　今天干得不错，三号炉比进度表提前半小时出了钢。钢的所有指标都良好。萨尔塔可夫小组比进度表提前了十五分钟。好样的。其他各炉也正常。好，今天是否就到这里……

凡·凡内奇　可惜，冶金节已过了，而其他的节日最近也没有，否则我们一定用好的、高的指标去迎接！

维克多　我可以说吗？

凡·凡内奇　说吧……

〔维克多走进红角。

维克多　（环视在场的人）阶级兄弟们……友爱的劳动家庭……我们搬进新房，里面的地板是歪斜的，门关不上，可是我们不作声。我们买了坏的干酪，也不作声……这是不是由于亲戚的感情？还是由于自己也不是没有罪孽？因为我们自己就不放过任何机会把明显偷工减料的货色塞给阶级亲戚

们……以及其他同胞们……

凡·凡内奇　这全是理论！你拿例子来！

维克多　我马上拿出来。这是最新鲜的一个例子，今天炼钢师傅萨尔塔可夫在交班的时候把矿石加到未熔化的金属上面去了……故意的！我不能肯定这炉钢水因此出了问题，但即使不出问题，这反正也是卑鄙的！

凡·凡内奇　你当心点！说这种话是要吃耳光的！

维克多　有一种古老的概念，叫做职业上的诚实性。如果我是个专家，那么不论我做什么，我决不愿也不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比我能够做到的要差 …… 你们的职业诚实性在哪儿呢？我不是说你们全都敷衍塞责。可是当别人这么做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作声？要知道职业上的诚实性离开一般的诚实性只不过一步之差而已……

萨尔塔可夫　这是什么意思？照你看来，整个工人阶级都是敷衍塞责的？是这样吗？那么是谁建设了布拉茨水电站？是谁造出了月球车？……都是敷衍塞责的人干的？

维克多　我不是谈整个工人阶级，我谈的是你个人。

萨尔塔可夫　不，你别赖！你谈到了所有今天这儿在场的人！你放心，你一定要对此作出答复！不是在汇报会上，是在全体大会上！让你以后不敢再进行这种蛊惑宣传……

众人的声音　谢谢了，亲爱的！给我们开了眼！——他是正人君子，而我们是敷衍塞责！……

热涅奇卡　你们给人说话呀！

维克多　我，谢苗·安东诺维奇，可以用同样的话回敬你。我指的是蛊惑宣传。但是我不说，因为这不是证据，而是诽谤。用这种字眼封人的嘴是好的，但要用来证明任何东西则是无用的。

萨尔塔可夫　你有什么证据，除了空话之外？如果有，就拿出来。我听着。

维克多　证据我没有……但是我亲眼看到，金属还没有加热到足够的温度，我对自己的话是负责的……

萨尔塔可夫　他看到了！你在这方面懂些什么？你的文凭在这儿帮不了你的忙，要有眼睛才行。而你的眼睛看来是斜白眼。

瓦尔拉莫夫　喂，瓦列里·谢尔盖也维奇，您有什么话说？您作为技师应当知道……

技师　金属沸腾情况良好……是正常的沸腾……

萨尔塔可夫　这不就完了。班长，散会吧，人们该休息了。

凡·凡内奇　演说家！

众人的声音　他不应该在平炉上工作，他应该去重铺地板。

来到车间没几天，就……

这种人现在可多呢，年轻有为！

彼得　等等！我来说！（走进红角）

瓦尔拉莫夫　你怎么啦，彼佳？改变了主意？

〔彼得不作声。

瓦尔拉莫夫　喂，怎么样啊？你是有经验的助手。大家相信你……是在冷金属上加了矿粉还是没有？

彼得　有什么可隐瞒的……有这么回事……

〔间歇。大家看着维克多和彼得。萨尔塔可夫快步走出。

瓦尔拉莫夫　全体解散。明天再谈。在业务会议上……（跟着萨尔塔可夫下）。

〔大家默默散去。

辽什卡　当心，维佳……你开头开得很棒……可是怎么收场呢？

技师　不！得离开这儿！一定！当研究生去！……（下）

〔众人下，只留维克多和彼得。

维克多　谢谢……

彼得　不要谢……我欠了你的债……现在还清了。

维克多　我以为，到目前为止只是我欠着你。

彼得　你记得吗？在汽车库附近？三个打一个？

维克多　就是说，仅仅是为了这个？

彼得　仅仅，维佳……

维克多　照你看来，我是错的？

彼得　照我看来，这一切毫无意思……

〔尤拉打电话。

尤拉　玛利娜，你对拉斐尔的态度如何？……不是指那个画家，而是那个唱歌的……确实，正是一位上帝！……不，我这儿不是录音带，我有唱片……我十九点正在"水晶"咖啡馆等你……

〔配料场，萨尔塔可夫和瓦尔拉莫夫上。

萨尔塔可夫　你，巴沙，别来给我上政治课，也不要谈我的良心。对我来说，这事已经决定了。这儿青年都有远大前程①，那就这样好了。你最好还是对我说说这个吧……我们在一起工作已经三十年了。但是你不是相信我，却相信了这个拖鼻涕的毛孩子……

瓦尔拉莫夫　不是立即，肖马……起初我是相信你……可是当你一提到工人阶级和布拉茨水电站，我就不相信了……我还是无论如何也不懂，你为什么这次要搞潦草敷衍的事？

萨尔塔可夫　我怕，巴沙！你不比我知道得差，今天是什么日子……季度末！如果我不按进度表加料，月计划就要差一百五十吨。整个车间就要没有奖金……而且问题不在敷衍

① 这是列别杰夫-库玛尔的《祖国进行曲》中的一句。——译注

潦草，这件事让他见鬼去吧……你记得我和你进车间的时候吗？在 1941 年？

瓦尔拉莫夫　怎么会不记得……

萨尔塔可夫　我十七岁，你十九岁……等我和你死了后，咱们俩，比方说，被送进了地狱，咱们会在地狱里东跑西跑，哈哈大笑，并且说："居然拿这地方来吓我们！我们比这更可怕的地狱也看到过……"而这个地狱过去就在这里，在我们的车间里……在车间里那时候既没有装料机，也没有自动化和遥控化的装备……一切都是用手……而手——只有两双……两个人一组……炼钢师傅和一个助手。在炉前拚命干十二个小时，没有休息日和假日。半昼夜睡觉，半昼夜在车间里干活……不知道日和夜……战争结束后稍稍轻松了些，但也好不了多少……目前的制度是在战后大约十年才开始实行的……但这有什么用呢？当时咱们的青春早已过去了。就象烟从车间的烟囱里出去了一样……而现在呢？拿我的助手们来说，现在我不是有三个吗？一个比一个健康！工作日——六个小时，加上休息日，还有差不多两个月的假期！下班以后——他们就跳舞，看电影，还有电视机！……总之，有什么可说的：咱们在他们那个年龄吃足苦头，而他们现在吃甜的。因此我就在他们的甜食里加上一点盐。以便让他们更健康些，让他们能适当地尊重老一辈。

瓦尔拉莫夫　由于咱们过去没有能过着他们现在那样的生活，你感到委屈……可是，既然他们现在有值得咱们羡慕的东西，也许就说明我和你过去在炉前干得心力交瘁并没有白费？……

萨尔塔可夫　唉，巴沙！你说的不在点子上！我不能原谅他们的并不是他们饱饱的肚子，而是他们饱饱的灵魂……我和

你曾经在这里，在车间里住过。而对他们来说，它是过时货，手工业……比方说，现在在出钢之后，你就无法能使他们清洗清洗出钢槽！去换个新的——这就是他们的答复！……将来某个时候，我们的车间将要被拆掉。他们就会在车间的骨头上跳舞！……而我对这件事连想想也感到可怕。它是老了……气息奄奄了……毕竟不是无缘无故地在旁边造着一座新车间，转炉的，——它就被称为新的，而老车间——被称为老的……就象称呼人一样……因为在它里面还有许多东西留着，是过去在这里面工作过的人们留下来的……喏，心血或者其他什么……当然，年青的应当进攻，老的应当后退，这是对的，可是能远吗？……

瓦尔拉莫夫　（间歇之后）你不应当性急，肖马……也许，你考虑一下？

萨尔塔可夫　不，巴沙。我总是一次决定就算数，咱们最好还是好好地分手吧，毕竟三十年了……

瓦尔拉莫夫　对……那时咱们来了四个人……你，我，松杜可夫和斯杰潘·拉古京……我和你已经为两个人送了葬。现在我要送你退休了，这样一来，我只剩一个人了……顺便告诉你：这个维克多，你的过去的助手……是斯杰潘的儿子。

萨尔塔可夫　你，巴沙，干吗不早对我说？

瓦尔拉莫夫　有必要吗，肖马？

萨尔塔可夫　当然，不一定。反正也不能挽回了……再见，巴沙。

瓦尔拉莫夫　再见，肖马……

萨尔塔可夫　也许，有空来看看我？

瓦尔拉莫夫　我会来的，肖马……

萨尔塔可夫　至于炼钢师傅，你让彼得接替我好了！赫罗莫夫！错不了！　（幕下）

第 二 部 分

〔红角。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和技师坐在里面。他们在翻阅一本记录簿，同时在上面作着记号。维克多在走廊里踱来踱去。瓦尔拉莫夫上。

瓦尔拉莫夫　你为什么这样早就来了？

维克多　我要找你……

瓦尔拉莫夫　喏，我不是来了吗？

维克多　你也认为我不对吗？

瓦尔拉莫夫　原来你是为了这个……这件事匆匆忙忙是谈不清楚的。

维克多　对或者不对，即使匆匆忙忙也是可以谈的……

瓦尔拉莫夫　是啊，维佳，你是对的。不过，这事情并不这么简单。至于为什么，我们改次再谈吧……（他走进红角）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该解决炼钢师傅的问题了。要顶替萨尔塔可夫是不简单的……厂长今天把他叫去了。给他做了说服工作。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　那末，说服了没有呢？

瓦尔拉莫夫　你怎么啦？你不了解谢苗吗？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　你等一等，伊格纳季奇，我们就来解决……首先应该把班的任务稍许更正一下。你请坐……

〔三个人都聚精会神地看着记录簿。走廊里瓦金上。

瓦金　（朝着维克多）早上好，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早上好！

维克多　您好……

瓦金　说实话，您真叫我感到惊讶……您昨天提到了一个非常紧要的问题！非常紧要！因此，您应当显得开心一点，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我们没有什么要发愁的……顺便说一说，您不要走远了。可能要有紧急事找您。（他走进红角）你们好！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　请您等一等，叶夫盖尼·彼得罗维奇！我们这里自己的新闻就够多的了……

〔走廊里卓娅、柳巴和托尼亚上。

〔维克多下。

柳巴　喏，就是这个小伙子！单枪匹马地反对大伙！……嘿，姑娘们！我那怕碰得粉身碎骨，这个维佳一定要成为我的丈夫！……后来呢，托尼卡？

托尼亚　后来就没有什么了……

柳巴　兔子，你有什么要说的？

卓娅　（从出神状态中醒过来）说什么？

柳巴　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是个好小伙子，你看是不是？

卓娅　是的……

柳巴　（朝着托尼亚）喏，你瞧！卓娅是不会平白无故说话的！

卓娅　是的……别人归别人，我是不会平白无故说话的……

托尼亚　你们两个人，照我看，都不是平白无故的！（下）

柳巴　兔子！那么你跟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有些什么？……

卓娅　什么也没有。

柳巴　这好……要知道，他向我求婚了。是在上星期。上星期四。

卓娅　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向你？

柳巴　是的。那有什么呢？不过我还得考虑一下。为了显得稳重……兔子，那末你是怎么看的呢？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这不确实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对象吗？

卓娅　是的，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对象！……（下）

〔托尼亚快步走过。

柳巴　托尼卡！……我们有平等权利吗？还是没有？

托尼亚　这是什么意思？

柳巴　你想出嫁吗？你听我的话，不要等人家来争取你！不然的话，你就会做一辈子老处女。你要自己去争取！你要争取并且加以掌握！（下）

托尼亚　（跟着她看）她简直发疯了。发权利平等的疯……（向红角走去）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　喏，好象结束了……（朝技师说）请你检查一下这个……还有这个……（朝瓦金说）请您把新闻说出来吧……

瓦金　老实说，这甚至不仅仅是新闻，而是……总而言之，也许我们会成为一种新的创举的创始人。或者甚至是一种运动的……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　我们？！

瓦金　是的。确切地说，是我们的车间！……正如您所知道的，今天早晨，举行了州的工会积极分子会议。我发了言，同时把昨天的事情告诉了同志们。我的讲话引起了极其广泛的反响。马特维耶夫同志委托我准备一个全面的报告，来谈一谈关于工人的荣誉和骄傲的问题……电视记者和州报的记者下午就要到这里来。总而言之，同志们，有件大事在等着我们啦！

瓦尔拉莫夫　应该决定炼钢师傅的问题了，谢尔盖伊奇！是时候了！离接班剩下不到一个小时了……

瓦金　我绝对同意。现在，这也许是最要紧的事情了……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　这当然……应该解决……是的……

（朝瓦尔拉莫夫说）您的意见呢？

瓦尔拉莫夫　我看，应该提升赫罗莫夫。提升彼得。小伙子早就够资格了。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　（朝技师说）您的意见呢？

技师　有什么呢？很对……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　（朝瓦金说）您的意见呢？

瓦金　可是您的意见怎样呢？您同意同志们的意见吗？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　我？是的……

瓦金　您怎么啦，您什么也不懂吗？昨天拉古京提到的问题，您也是知道的，这是极其重要的问题之一！跟对自己的职责抱敷衍塞责的态度，那怕是最细微的表现，进行坚决斗争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质量，这是生产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一切您也是知道的！而最重要的是，这种话是在工人群众中间说出来的。因此我们应该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站在哪一边的！……我们是领导者！……因此我建议任命拉古京·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来担任代理炼钢师傅。

技师　（放下记录簿）任命谁？

瓦金　我说得十分清楚：任命拉古京。

技师　可是他……可是他……在车间里总共不过一个月！他……对炉子都根本不熟悉！而且总的说来，还不成熟！

瓦金　我可不这么说。既然他有足够的经验和知识来揭发萨尔塔可夫，我想，对他的技能水平是不必怀疑的。要知道，连您也做不到这一点。您是个技师！……

技师　我……当然……是的……技能水平，当然……

瓦金　巴维尔·伊格纳季也维奇，那末您对拉古京有什么反对意见吗？

瓦尔拉莫夫　我说不出他有什么不好。可是我想，他经验是不

足的……

瓦金　在您的帮助下，他是会取得经验的。关心干部的成长，这是我们共同的事情……同志们，请你们同时也要考虑到，在这件敷衍塞责的丑事中，赫罗莫夫也是有牵连的。他毕竟是第一助手。而且他肯定应该知道，炼钢师傅萨尔塔可夫违反了工艺规程。可是他一声不响……除此之外，拉古京受过高等教育……在这种情况下，要是我们认为赫罗莫夫比拉古京好，人家简直可能无法理解我们了。

〔接着是沉默。

〔在走廊里，在布告板旁，来接班的炼钢工人们聚集在那里。这里有辽什卡、凡·凡内奇、尤拉、萨尼亚、热涅奇卡和其他人。

〔稍许靠边一点的是彼得和维克多。

辽什卡　（读布告）"根据炼钢师傅萨尔塔可夫·C·A本人的请求，免去其所担任的职务……"

彼得　（朝维克多说）结果到底不好……他多可惜……

凡·凡内奇　（朝维克多说）好家伙！为了你，失去了一个多好的炼钢师傅……

萨尼亚　彼佳！你现在应该送给拉古京同志一箱牛乳酒……

尤拉　说得对！要是没有他，你就得再做三年左右的助手。有了他，你很快就会成了炼钢师傅了。

辽什卡　喂，彼得！请你接受热烈的祝贺吧！而且，你应该高兴，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你没有过错！

〔大家都向彼得祝贺，维克多站在一旁。

（朝维克多说）维佳，现在该挨到你啦！你也高升啦。从第三助手升到了第二助手……

〔红角里领导在考虑所有"赞成"和"反对"的意见。

瓦金　巴维尔·伊格纳季也维奇，那就是说，你是坚决反对任命拉古京的罗？……是否可以让我知道一下，这是为什么？

瓦尔拉莫夫　照我看，这个问题已经如此清楚……

瓦金　对我来说，可并不很……或者我们就问一问拉古京本人吧？要是他拒绝的话，那末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好争的了……

瓦尔拉莫夫　那末您就去问吧……

瓦金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您不反对吗？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　不。

瓦金　（朝托尼亚说）请您去把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请来……

〔托尼亚向走廊走去。

托尼亚　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请您到领导那里去一下！

维克多　有什么事？

托尼亚　我是秘书，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我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

〔维克多跟着托尼亚走进红角。凡·凡内奇也跟他们一起上。

瓦金　请坐，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

维克多　谢谢，我站一会儿好了……

瓦金　好吧，那站着也行……对可能任命您接替已经离开这里的萨尔塔可夫的职位，您的态度怎么样？

维克多　不好。不能更坏了……

瓦金　那就是说，您是为昨天的事情懊悔了？

维克多　不……

瓦金　您依然坚信自己是正确的罗？

维克多　是的……

瓦金　那末您究竟为什么要拒绝呢？

〔维克多默不作声。

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您真的不害怕吗？

凡·凡内奇　原来，你的全部原则性只是到此为止？还有勇气也完结了？……可是我要直截了当地跟你说：既然走上了这条路，那就得走下去！……

瓦金　可惜得很，伊凡·伊凡诺维奇①，要做到这一点，至少需要有一点男子汉的性格。以及某种公民的勇气。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我了解您！您以为，您的同意可能被解释成背叛行为。对那个萨尔塔可夫来说。嘿，自然还有对赫罗莫夫来说……正如您所猜想到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可是甚至就假定是这样吧……那您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看所有的问题……您的拒绝，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背叛行为。背叛了自己的原则！背叛了自己本身！……当然，选择余地不多。但是要知道，没有别种选择。将来也不会有……

凡·凡内奇　可是人家对你是不会说多余的话的，你只会听到你该当听到的话！

〔维克多默不作声。

瓦金　那也没有什么！如今您是知道了宣布一些原则要比坚持这些原则轻松一点的……因此我们将认为，昨天支配您行动的不是意见的原则性，而是……喏，我们可以说，这不过是歇斯底里发作罢了……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您拒绝任命，这就是放弃自己的信念。您的拒绝简直不可能作另外的理解……对这方面您是否有别的意见呢？……

维克多　我……同意……

瓦金　（洋洋得意地）我为您感到高兴，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

---

① 伊凡·伊凡诺维奇就是凡·凡内奇的正式名字。——译注

在这种时刻能够有勇气作出这种决定的人是不多的！可是其他的人后来就失去了对自己的尊重……

瓦尔拉莫夫　尊重自己，这是每一个人都会的。可是要别人尊重自己，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下）

瓦金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能否让我去把命令的手续办好呢？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　行啊……是季度的末尾了！（下）

瓦金　（对托尼亚说）请您把手续办好……（下）

〔托尼亚走向走廊。

托尼亚　请你们向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祝贺。祝贺新的任命。

辽什卡　什么任命？

托尼亚　任命为炼钢师傅。（下）

辽什卡　这可真是惊人的消息！这就是所谓职业上的诚实性！以及其他等等的诚实性！

凡·凡内奇　那为什么呢？小伙子是有文化的。就让他去干吧！

萨尼亚　已经干得太多了！

费多尔　他把安东内奇①都撵走了！……而且彼得呢？他现在怎么办？

尤拉　什么怎么办啊？就这样做助手一直做到死嘛！

辽什卡　好吧！他是个怎样的人，现在我们算是知道了。我们等着瞧吧，看他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炼钢师傅！

技师　不！一定得走！明天就开始作准备！进研究班去！……（下）

辽什卡　你听说了吗？

彼得　听说了……

---

① 安东内奇是萨尔洛可夫的父名。称呼老人的时候，常常只用其父名，以表示尊敬和亲热。——译注

辽什卡　那怎么样？

彼得　还不就是这样……铁锹不会因此就变得更沉重些……

辽什卡　他是个败类，你的维佳……

彼得　喏，这是我们的事。也可以这样说，是内部的事。因此闲人免进。

辽什卡　照我看，你是个好人……好吧，请你代表集体向他祝贺。他是大踏步地前进了！以后他要是继续保持这样的速度，他是很快会成为大官的……走吧，大家走吧！该接班了！

〔除彼得外，大家都下。

〔维克多从红角上。

维克多　你知道……

彼得　我知道……

维克多　我本来不愿意，可是……

彼得　别说啦，维佳！别说啦！没有不想成为炼钢师傅的助手……既然任命了，那就这样好了……

尤拉　（打电话）卡佳！今天晚会上你有什么节目吗？

彼得　害怕吗？

维克多　害怕……

彼得　你别发抖，维佳！我们会闯出去的！

〔热涅奇卡奔上。

热涅奇卡　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请您收我当个助手吧……现在你们不是只有两个助手了吗？……

尤拉　（打电话）我还是老样子！……喂！我们一起去看足球好吗？……十九点钟我在"水晶"咖啡馆门口等你……

〔车间的更衣室。下班的炼钢工人们在淋浴前脱着衣服。

凡·凡内奇　不，弟兄们，不论怎么说，可是浴室是好的！特别是

今天对我们亲爱的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洗澡的浴室①。嘿，今天这一班上得真有劲！真是空前绝后！简直是分成二部分的音乐会！中间有吃饭休息！过一会儿他会听到热烈的掌声的。咱们来鼓掌，好不好？

萨尼亚　（朝彼得说）你还活着？

彼得　勉强……

萨尼亚　我也出汗了……由于大笑……

彼得　因此你就把锰晚放了半小时是不是？

萨尼亚　我是按照炼钢师傅的吩咐干活的。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干……

彼得　那就是说，你自己不看？从昨天起你的眼睛坏了？

萨尼亚　彼佳，我没有责任来救你的房客。而且也不希望你救他。

彼得　我救的是钢！顺便说说，你也是靠这炼钢炉吃饭的！

萨尼亚　好吧，那你就干吧……不过你还会再尝到你的维佳的苦头的！你会更清楚地了解他的。到那时我们再来聊聊……

辽什卡　什么，费佳？你打瞌睡了？一定是新首长把你们弄得精疲力尽了吧？

费多尔　弄得精疲力尽了。而且他自己也得了气肿病②……

辽什卡　现在他恐怕也会懂得了，领导炼钢同在汇报会上逞英雄是大不相同的……这样的吹牛大王是不会上拳击场的。他们只会在演讲台上嚷嚷。可是要他们上拳击场，你即使用四个人去拉也是没有用的。

萨尼亚　这不难理解，用舌头工作总是比较容易的。两眼朝天，信口开河地吹好了，只要人家不来打断他。

---

① 浴室的转义是极闷热、出大汗的意思。——译注

② 马跑得太热后饮冷水而得的病。——译注

凡·凡内奇　是啊，是啊……跟这样的炼钢师傅在一起，好象连香烟钱也赚不到了。

萨尼亚　简直乐死人啦！……他在那个炉旁什么名堂都搞过了！又是踮着脚趾走，又是蹲着跳！可是还是赶不上进度表……少炼了四十吨！

凡·凡内奇　开玩笑归开玩笑，可是如果他再这样领导一两天，可怎么办呢？咱们就没奖金可拿了！整个车间……

热涅奇卡　你们算了吧！都扑上去压一个人……

辽什卡　我们还没有扑上去。要是我们扑上去压他，他就会被压成一块薄饼。

热涅奇卡　你要打那躺倒的人，并且因此感到开心吗？

辽什卡　可是他并不是躺倒的人，而是在爬着的蛇……

凡·凡内奇　你们最好轻一些。要知道，他就在这里不远。他在洗澡……

辽什卡　就让他听到好了，也许他会变得聪明起来的。

维克多　我在听着！……而且在变得聪明……我本来以为，你们都是人……因此你们会理解我的……现在我不再这么认为了……什么工人阶级！……你们都是小店老板，根本不是什么工人阶级！你们整个集体向我突然猛攻，不是因为我少炼了四十吨，而是因为你们可能因此而失掉五个卢布！你们就象死人一样，眼睛里放着五戈比铜币！你们是透过五戈比铜币来看待工作和生活的！你们可以每天七小时在大桶里搅污水，而不去问一问，这究竟为什么，只要付给你们工资就行……你们对一切都抱蔑视的态度。对荣誉，对良心……你不犯我，我也不犯你。要是你触犯我们，我们也不饶恕你……你们听到过这种调子吗？因此你们也不饶恕我。这是徒劳无益的。反正我不会离开工厂，而且我将努力继

续做炼钢师傅。没有你们友谊的好意，我也可以生活下去的。可是我决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败类……

〔彼得的房间。维克多躺着。彼得在穿节日的礼服。

彼得　当然，我知道：跳舞，这是资产阶级的偏见。可是我屈服于这种偏见的有腐蚀作用的影响……跳舞代替了傍晚的跑步。与其穿着运动紧身裤在街上奔跑，弄得狗和警察担惊受怕，还是在舞场上练习好。特别是如果舞伴很动人的话。维佳，请你和我一起去吧！……

维克多　谢谢……要不是你的话，我的第一个工作班就要被我搞坏了……

彼得　请努力加餐吧……顺便说说，今天是卓因卡邀请我的。说来可笑，我觉得自己好象是娜塔沙·罗斯托娃一样①……

维克多　我祝贺！……

彼得　暂时没有什么好祝贺的……她老是在竭力地向我暗示，好象我们间的温情和友谊要比情欲更强，要比爱情更大……你是怎么看的呢？这种事情是可能的吗？

维克多　我不知道。我不是专家。

彼得　喏，我也不是个反常的人。在男青年们中间，我的朋友有的是。我跟他们一起干活，一起来两杯，有机会也谈论世界大事。可是跟她在一起，我的思想却是另一种样子……不是公民感很强的……

维克多　你难道打算跟我交谈一下这种思想吗？

彼得　我跟你也不很想谈，喂，偶然问问，你是否爱上了？

维克多　爱上了谁？

彼得　喏，我们这里是有人值得爱的。就说那个卓因卡吧，比

---

① 娜塔沙·罗斯托娃是《战争与和平》中的女主角。——译注

如……

维克多　良心上不允许啊。

彼得　这是因为我，还是怎么的？……良心，你知道，哪里需要良心？是在食品部。在爱情中是没有禁止的手法的。这种事情在我们的时代是如此少见的现象，以至于偷窃爱情也并不是什么罪过。甚至猛冲式地进行。要是确实已经爱上了的话，那你也不必过分谦虚。你就行动起来吧。以后咱们再看，谁战胜了谁。

维克多　我并不是你的竞争者。你别担心。

彼得　嘿，好家伙，你真是个好样的。对自己爱情上的事我是也不喜欢多噜苏的。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不对别人说……啊哟哟，这些妇女同志是怎样对待我们的啊！……有的妇女如果你去追求她，就好象跌倒在卡车下面一样。

维克多　明天我就去拒绝。让他们任命你……

彼得　得啦，维佳！你在我们这里是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炼钢师傅的。

维克多　照你看，我能胜任吗？

彼得　还用说！人家只吸收道德觉悟高的人作为先进工作者。

维克多　你对担任这样的角色也是合适的……

彼得　这是根据怎样的标准来说的呢？

维克多　是根据可操纵性来说的。

彼得　这是哪一种学问？

维克多　就是不作声！

彼得　你原来是指这个……对我们来说，大声嚷嚷是犯不着的。我们都是些小人物。人家不来找我们，我们也不跳……

维克多　要是人家来找你，你跳不跳？

彼得　唉，维佳，维佳！……我真不了解你……你是个怪物？还

是只不过是个傻瓜？

维克多　你呢？

彼得　我是个平稳的人。我身上什么东西都有一点的。我的任务，就是不要让自己瘦下去。我正在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英勇地……

维克多　不只是你一个人……在我们的车间里，这样的战士，每两个人中间就有一个……

彼得　维佳，你这又何必呢……骂我，随便你怎样骂都行，可是不许骂大伙……可是最主要的事情是，他们并不是小店老板。也不是一群混蛋。而是凭良心在工作。你自己明白这一点。

维克多　你不要来开导我。我自己是会想办法来把问题弄清楚的。

彼得　不行，维佳。在这种事情上，火气是无济于事的。而你今天火气真大。

维克多　就是到明天我也还是这样。甚至后天也是这样。因为我老好人做厌了……

彼得　真遗憾……如今，善良是个奇缺的货物。即使走私人门路你也得不到。

维克多　我知道，我听说过。听父亲说过。我父亲也是个善良的人。为此人家奖励了他。让他永远安息了……但是，这是个特殊情况。至于说一般的情况，那么即使用四只手来扳手指头，也数不过来。唉，彼佳！你不是和我住在一个地方吗？你和我乘一样的公共汽车，到一样的商店里去买东西！你看到我们全部的缺点！……而产生缺点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善良！由于善良，出现了这些缺点，由于善良，这些缺点如今还没有被消除！……某地某人，照我们的有礼

貌的说法，没有把事情做好，而另外一个某人则心地善良地把这种罪过宽恕过去了。让做错事的人自己去忏悔吧……这两个人都很舒畅！……宽恕者觉得自己是个人道主义者，因此感到光荣，被宽恕者则觉得还可以再那么干！……可是其他千百个人却遭殃了！他们得为别人的这种善良而付出代价！有的人损失钞票，有的人损害神经！而有的人既损失钞票，又损害神经！……你听说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吗？

彼得　听说过……在中学里学过。

维克多　正是，学了，就过去了，……好比耳边风……因此一当我们的鼻子碰到自己暂时的缺点时，我们就会开始向四周看。寻找那些要对此负责的人！……可是这种寻找工作应该从自己身上开始。我们比别人更有责任！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了社会保障局！无论是公开的占便宜，还是诈骗，只要不是刑事犯罪，我们就无法对付！或者是不好意思去对付！

彼得　维佳，等一等！我们的工作就是炼钢。那你就干这件事吧。其他各种事情，就让派去干这种事的人干吧。至于他们干得怎样，应该由拥有适当头衔的人去管。这样一来，就一切都称心如意了。

维克多　每人都应当守本分？这是一种很好的哲学思想。有这种哲学思想，你是无论怎样也不会瘦下去的……你今天在淋浴室里不作声，大概就是因为这种哲学吧？象个守洞的小老鼠？或许是我错了吧？

彼得　你错了，维佳！而且你会倒霉的！要知道我也是不欢喜把自己的鸡眼让别人的脚跟去踏的人……关于我在淋浴室里不说话，我可以这样对你说：我和大伙在一起干活不是第一年。而且我们彼此间连细微末节都是了解的。不管你对

他们有什么看法，而我反正有自己的看法。如果要我来选择的话，我不会选择你，而是选择他们。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而你目前不过是一个熟人……

维克多　喏，这一下彼此全都说明白了。请你原谅，可是今天我反正还是要在你这里过夜。明天我搬家。或者后天……

彼得　你等一等，维佳。你不用激动……我们最好还是和平相处，从而进一步相互了解……比方说，我确切地知道，不应当坐到发烫的炉灶上去。即使穿着裤子。之后即使坐在椅子上也会觉得不舒服。对这件事情你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你去闯吧！你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去鼓舞人们吧！可是要我作一个殉身者是不合式的！……

〔门铃响。彼得开门。卓娅上。

彼得　卓因卡！你怎么啦？到我们约会的时间还有半小时哪！

卓娅　你是怎么搞的，彼坚卡？以前我迟到一个钟点，你没有生气。可是现在我早来了半个钟点，你忽然生气起来了。

彼得　你老是寻开心，卓因卡……

卓娅　不，彼坚卡……玩笑我已经开够了。我现在完全是一个一本正经的人……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据说，您是一个识相的人……能不能向您提个建议呢？现在你暂时到走廊里去散会儿步吧。现在对我和彼佳来说，旁人在场是……

〔维克多快步下。

彼得　你这是为什么呢，卓因卡？

卓娅　彼坚卡，这是因为我同意……那怕明天举行婚礼……

彼得　卓因卡！卓伊卡！卓娅！（吻她）

卓娅　（挣脱）等一下，彼坚卡……不过，我们要离开这儿，好吗？

彼得　为什么，卓因卡？就这样我们已经很好了，而现在还会更好的！（抓起卓娅的手）

卓娅　彼坚卡！别心急！人家要笑话的呀……

彼得　有啥好笑的！卓因卡，现在是我和你笑！而别人只能羡慕我们！

〔两人离去。维克多走进房间，脸朝下，倒在床上。音乐声。

〔车间。后景是炼钢炉，前面是操纵台和汽水柜台。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和瓦尔拉莫夫上。大伙儿聚集在不远的地方。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　（对瓦尔拉莫夫）嗯，他昨天的结果怎么样？

瓦尔拉莫夫　不大好……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　不是进度表，而是整整一首长诗……

瓦尔拉莫夫　哪里还是什么长诗呢……是安魂祷告！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　今天的前景怎么样？

瓦尔拉莫夫　还要等着瞧……

〔维克多上。大伙拦住他的去路。

辽什卡　（唱）"在马儿沿着小径奔跑的地方……"你昨天唱了关于我们的歌，现在你听着关于你自己的……而且你昨天还讲了话，我也想讲几句。不过，不在这儿讲，而是在大会上讲，我们要在那儿同你把所有的事情都谈一谈，既谈小店老板，也谈宽恕人的好心人。

〔维克多不作声。

你今天中饭吃得时间长一点，现在就可以开始吃，好让你的助手彼佳·赫罗莫夫替你这个炼钢师傅把昨天的损失补回来。昨天你要是不慌不忙地吃饭的话，下班的时候，他就会把你拉进进度表了。

〔维克多不作声。

而更好的话，你上领导那儿去，写一张离职报告，我们到车站给你送行，给你拿皮箱，还给你路费。要不然，你这个榜样太高级了，我们配不上。

维克多　好吧，在大会上我们谈谈。可是到车站的路，我自己也会对每一个想去的人指出来的。（走近操纵台）

〔大伙儿下。

瓦尔拉莫夫　喂，炼钢师傅同志，有什么要说的吗？

维克多　我现在还不是炼钢师傅，也不知道能不能当上炼钢师傅……

瓦尔拉莫夫　昨天炼的钢使你不安了吧？这没什么……看我那时当炼钢师傅的时候，炼出了谁也炼不出的蹩脚钢！做妇女用的发夹都不行。而那时是严酷的时期——战争……我差点儿没坐牢……主要的要相信自己，也不要发火……要知道，为什么你昨天跟不上进度表？因为你自己不相信自己。几乎整个上班时间里你开着炉盖在干，这样就延长了熔化时间……

维克多　谢谢你的忠告！不过……不需要搀着我的手带我！如果我有本事的话，那么我自己来解决！要是不行，你的忠告也帮不了忙！……

瓦尔拉莫夫　那好，看吧……

〔瓦金上。

瓦金　喂，拉古京同志，情况怎么样？

维克多　谢谢，很正常。

瓦金　您脸色不大好……会不会是病了？

维克多　我很健康！

瓦金　您留心点，要是有什么不舒服，今天我们可以让您休息，我们叫替班来。

维克多　不需要，我很健康！

瓦金　好吧，祝你上班好。如果有什么的话，上我们那儿去，我们会帮助的……

〔维克多走到炉边去。

（对瓦尔拉莫夫）我考虑，应当给拉古京小组建立特别的监督。巴维尔·伊格纳季伊奇，你常常看看他的炉子，以便在必要时给予及时的帮助……

瓦尔拉莫夫　对特别不需要帮助的人，我是不乐意帮助的。

瓦金　您要等人家来请求您吗？

瓦尔拉莫夫　这儿是热火朝天的车间，而不是幼儿园！所谓独立的人，就是能够自己立着的人，靠自己两只脚！没有支撑。靠别人的帮助是得不到独立性的。

瓦金　那么请问，行政领导的作用在哪儿呢？

瓦尔拉莫夫　在于领导！可这完全不是要搀着手……再说，他们不是小学生，而是工人阶级！……他们都快三十岁了！可我们还把他们当作傻小孩抱着。什么都给他们详细解释，什么都代他们做决定……那他们什么时候开始自己思考？自己做决定？嗯，不过这要专门谈……

瓦金　我同意。这完全要专门谈。我和您是要谈的……

〔技师、女记者、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上。

技师　研究班，这首先给提高职业水平提供了极好的可能性，其次……喔，这是瓦金同志……车间的全体领导。

女记者　同志们，你们好！我从电视台来。

瓦金　（介绍工厂领导）这是车间主任，这是工作班长……

女记者　是"我们同时代人"节目委托我以工人阶级的荣誉和骄傲为题来采访的。

瓦尔拉莫夫　对这个问题，瓦金同志是专家。

女记者　我知道。人家正是介绍我来找他的。瓦金同志，第一篇访问记是您的……但是你们，同志们，别拒绝给我帮助……

瓦尔拉莫夫　同瓦金同志谈话以后，您就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了。

瓦金　巴维尔·伊格纳季伊奇总是开玩笑！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我们可以走了吗？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　是的……

女记者　（对瓦金）您知道，在这样的节目里，主要的是选择主人公，这样的，您知道……现代的工人。

瓦金　别担心！我答应找的正是这样的工人。但首先……我要给您看明年第三季度投产的转炉车间活动模型。（下）

瓦尔拉莫夫　谢尔盖伊奇，你知道，虽然我和你不太喜欢开会，不过我想，我们还是要亲自参加所有积极分子会议和代表会议。因为我们将更安静点，对别人也……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　是的，也许是这样。

〔下。维克多回到操纵台旁。彼得上。

彼得　（看了仪表以后）正常！很快要开始脱氧了！……总的说来我们今天进行得顺利，维佳！……你知道，有这么回事……卓因卡对我……嗯，我也……一句话，我们要结婚了……

维克多　这是你们的事。我不准备干预，你也别干预我的事！……炼钢师傅目前还是我。也不需要救我，我对我炼出的东西负责，懂了吗？

彼得　懂了……一切都懂了，维佳……救你只会把手弄脏，而你本来也不会没顶……维佳，我不是救你，而是救小组。这曾经是什么样的小组啊！……全车间第一，现在也是第一，只不过是倒数的第一。

维克多　也许是。不过不会再有敷衍塞责的事情了，这我可以

向你保证。

彼得　我也能向你保证！我和你将无法工作，首长同志！只会是眼泪而不是工作！……（抓起大锹，狂怒地工作。）

〔瓦金和女记者上。

女记者　他干得多得劲啊！……不，您看见了吗，他是怎样工作的啊！……

瓦金　我，说实在的，我要介绍的是另一个人……

女记者　不，我要试着写一篇关于他的报道……

瓦金　我不介绍。

女记者　为什么？他干得不好？

瓦金　嘛，不……

女记者　那是怎么回事呢？

〔彼得走近柜台，贪婪地喝着。

您好！我从电视台来，我想写一篇关于您的报道。

彼得　什么样的？

女记者　我希望是好的。

彼得　为什么？

女记者　喏，为了把您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和我们年轻的同时代人介绍给电视观众。

彼得　嗳——嗳……可您是否碰巧弄错了人？我们车间里更现代化的同时代人有的是，受过高等教育。

女记者　那您是什么程度？

彼得　中等。我这个人也是中等，不是杰出人物。

女记者　您是干什么的？

彼得　助手。

女记者　准的助手？

彼得　这您问得对。助手是各种各样的。刽子手有助手，帝国

主义有助手，炼钢师傅也有助手。我就是做他的助手，就是说做炼钢师傅的助手。

女记者　当然，您喜欢这个工作？

彼得　这工作有什么好的？如果我喜欢这个工作，我就要象看马戏一样花钱买门票进来。可是这儿是付钱给我。

女记者　什么？

彼得　同您一样，每月拿二次工钱。

女记者　可是，难道这儿的一切您全都不喜欢吗？

彼得　为什么一切？喏，这免费的汽水就很好……请您原谅。我们的炉子要熄了，需要加煤。

〔彼得向炉子走去。

瓦金　我……我不是关照过您吗！……

女记者　这个谈话，电视里当然没法用了……可我还是不后悔……我喜欢尖锐……您呢？……

瓦金　您，好象还没有吃晚饭？

女记者　真的……我今天不仅没有吃晚饭，中饭也没有吃……您瞧，忘了！

瓦金　顺便说一下，还有二十分钟食堂就要关了……（对技师）劳驾，陪电视台的同志到食堂去……

技师　我们走吧。我们的食堂很不错……

〔女记者和技师下。瓦金用手指招呼彼得，彼得没有放下铁锹，走近。

瓦金　赫罗莫夫！您怎么敢于这样？在电视台同志面前丢车间的脸？扮演小丑？要是我再一次亲自看到或者只要听到你类似的表演，我就把你赶出工厂见鬼去！而且给你这样一个鉴定，使你连做个夜间守门人人家都不要！明白了吗？

彼得　请您原谅，您是什么人，能把我从工厂赶走？是杰米多

夫，也可能是拉斯多尔古也夫①？或者您是他们母系的亲属？您的作风很象他们，连嗓子也象！……

瓦金　你……你……对我，对苏维埃领导说这种话？好！从明天起你被解职了！从今天起！而且，解职以后，对你来说，还有对你的思想导师来说，事情还没有完！

彼得　你别吓唬我！这样的领导我是极不尊重的，而且我可能自由地表明我的不尊重！不是用喉咙，而是用粗暴的体力！我请你注意！

〔瓦金倒退。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上。

别急急忙忙退却，我不碰你。我才不愿意为了你这种货色去跟法院和检察机关打交道呢……可是不必把我赶出厂去，我自己走！……费佳！（丢下大锹，下）

〔费多尔跟他一起下。

瓦金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您听到了吗？听到了吗？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　没有。

瓦金　但是……您不是在这儿吗？……

安德烈·谢尔盖也维奇　是的！听到了！那又怎么？……请你给我走开！要不然我更要对你不客气……季度末了……可为了你……（挥挥手，下。）

〔瓦金也下，热涅奇卡向操纵台走去。

热涅奇卡　怎么，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困难吗？

维克多　没什么……

热涅奇卡　他们在哪儿？彼佳和费佳？

维克多　在这里……

热涅奇卡　这里哪儿？

---

① 这两人是俄国大资本家。——译注

维克多　我说了，在这里！……

调度员的声音　五号炉！请开始脱氧！请遵守进度表！五号炼钢师傅，请开始脱氧！

〔维克多跑开去，热涅奇卡拿起大锹，向炉子走去。他开始往里扔。维克多上，发现热涅奇卡，把大锹从他那儿抢过来。

维克多　别来干预！你不要在这里出丑！……到自己的工段去……否则他们会找不到你……

热涅奇卡　那这儿怎么办……

维克多　我叫你去！……

调度员的声音　炼钢师傅拉古京！请开始脱氧！马上开始脱氧！

〔维克多拿起大锹奔向炉前。

工作班班长，瓦尔拉莫夫同志！请到五号炉去！巴维尔·伊格纳季也维奇，到五号炉去！巴维尔·伊格纳季也维奇，到五号炉去！

〔配料场。彼得、辽什卡、萨尼亚、尤拉、凡·凡内奇，半圆形地站着。彼得把伏特加倒在装色拉的瓶里。

辽什卡　你把我们领到哪儿来了，彼得？我们要到伊格纳季伊奇那儿去，我们要同他讲述一下情况！

彼得　情况就这样也清楚了！从今天起我是编外人员了，趁此机会，我建议为你们的突击工作，和我一路顺风，喝下瓶里的酒。

辽什卡　别胡扯了，彼得！我们上伊格纳季伊奇那儿去，那时我们再看，谁该办离职手续，谁不该办……

彼得　辽沙！该我办。你知道，卓因卡要求走。正合适……别忘了来参加婚礼，要知道只消十个小时。要不然我和卓因卡只能举行一次寂寞的婚礼了，只有两个客人：她做我的

客人，我做她的客人……在一个新地方，你不会马上成为人家的知心朋友的。

辽什卡　彼佳，少斟点！干我们这种工作时喝伏特加，就象在火热的太阳底下晒一样，要出毛病的。你自己知道的。

彼得　我知道，辽沙。我正好倒了那么点，为了碰杯，而正式喝酒等到以后，在婚礼上……

〔维克多上。

维克多　也许，给我也倒点？喂，倒还是不倒？

〔稍停。

彼得　我倒，维佳。一定给你倒。我说过的嘛，是聪明人开设了我们的"螺丝帽"。要不，我和你就干巴巴地分别了……来，为你光明的前程，也为优秀小组灵魂的安息……（递给维克多一瓶伏特加）

〔维克多朝他的手打去，小瓶飞了出去。

彼得　（拿起瓶子，从瓶颈里喝酒）关于这，别害怕……我们上班长那儿去，一切我自己讲。因此你不会倒霉的，大伙也不会把你算作密探的。否则，你的良心很脆弱，你受不了……

维克多　我受得了……再大的事我也受得了……（打彼得一记耳光）

〔炼钢工人们向他冲去，彼得制止他们，维克多下。

〔啤酒亭。今天里面人特别多。墙外推土机在轰鸣。

克拉娃　瓦尼亚！你干吗把自己的煤油炉放在这儿？它有响声！还有香气！……顾客要抱怨的。

推土机手　没什么，让他们忍受一下吧……他们是来享受，而我要工作……到季度末还有一间板房要拆。可是根据宪法，中饭还是要让我吃的。

〔沃瓦-尼古丁上。

尼古丁　弟兄们！今天是过节还是怎么的？嗨，克拉娃生意做到夜里了！

克拉娃　亲爱的，我也有季末啊！

尼古丁　每天都是季末该多好，那才象生活啊！就象在里约热内卢……给我倒一杯？

克拉娃　够了。你已经欠了三个月的帐了，怎么老婆还没把你丢掉？

尼古丁　会丢掉的，到那时，我就娶你了，克拉娃！到那时，我有的将不是生活，而是地道的幸福……

〔维克多上。走向柜台，用肩膀推开排着队的小伙子甲。

小伙子甲　喂！排队……

小伙子乙　算了……你看，他是从班上来，让他拿一杯吧！……

维克多　（对克拉娃）谁允许您给正在上班的工人卖伏特加的？

克拉娃　可你是谁？不是你派我到这儿来的，你就管不着！

维克多　我警告您！

克拉娃　警告自己的老婆去！这样的警告者我看见过的！我不是为自己做生意，而是为国家！走开！要不然，根据法令，为流氓行为而把你抓走，那你成了剃光头的罪犯了……

〔大家都警觉起来，有三个人放下酒杯，溜掉了。

维克多　把小店关了！要不没有好下场！

克拉娃　警察！

众人的声音　你干吗钉住她纠缠不清？

——哎，小伙子，到这儿来……

尼古丁　弟兄们！我认得他的！他是厂里的，是领导。哎哟，据说凶得很！

小伙子甲　可我们是从别的单位来的！（没有放下手里的酒杯，

向维克多走去。)

〔两个同样身强力壮的人过来同他一起。

你，亲爱的，离开这儿。别妨碍工人文明地休息。你自己是否喜欢酒，这是你的事，而我们认为这里面(指指酒杯)既有歌剧，也有交响乐，还有木偶戏。

维克多　我没有叫你们上这儿来……没有局外人，我自己也会弄清楚的……

小伙子甲　(对自己的同伴)柯利亚，他对我们无礼……他不懂得，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凭病假单拿到百分之百的工资①。送送他，好吗？

〔三个人推维克多，他急忙后退。大家都笑，克拉娃笑得最响。有人吹口哨。维克多返身奔出啤酒亭。推土机的响声突然大起来了，大得象吼叫。推土机开始动了。

推土机手　你干什么？站住！给你说站住！

声音　他这是干什么？

——我的妈哟！好象直接朝"螺丝帽"开来了！

——吓吓人的！

——喂！……你怎么？！……你上哪儿？！这儿有人！……

尼古丁　快逃命吧，弟兄们！……看来，他在发酒疯，喝得太多了！……这个毛病我知道！……

〔推土机的吼声非常近。折裂声，玻璃的碎声，推土机的狂叫声。酒亭倒塌了。

〔寂静。

〔维克多一动不动地坐在推土机上。大家都围着废墟站着。

---

① 这里指因打架受伤而请病假者没有工资。——译注

小伙子甲　唉，小伙子，小伙子！……我为你可惜……为了一杯啤酒毁了一生。

克拉娃　该死的！多少财产给毁了！……连卖酒收进的钱现在也找不到了……嗯，好吧！你要对社会主义财产负责！坐五年牢，那时候你才会知道用推土机糟蹋酒桶的好处……

尼古丁　你干了什么啊？可叫我现在上哪儿去呢？……你还是把我压在推土机底下吧……

〔彼得和辽什卡的住所。他们之间的楼梯平台。维克多和瓦尔拉莫夫在彼得的房间里。维克多专心地在装箱子。

瓦尔拉莫夫　（拿着放满烟头的烟灰缸）唉！……整整三天没有倒了？……可以倒吗？还是你要把它们腌起来？

〔维克多没有回答。瓦尔拉莫夫拿着烟灰缸出去，带着空的回来。拿起网袋，开始把一包包和一罐罐食物从网袋里取出，放在桌子上。

辽什卡的房间，辽什卡、彼得、萨尼亚和费多尔在这里。费多尔思考着一盘象棋残局。彼得也在装箱子，把衬衣、背心和自己所有的衣服扔在里面。辽什卡脸颊上涂着肥皂，手里拿着保安剃刀，和他在一起。

辽什卡　彼得，别胡闹！你自己想想吧，你干吗要同卓因卡走？你的房客为了自己的马赫诺式的玩意①，一定会坐牢，而且刑期不会短！

萨尼亚　是——是啊……他的路远着呢，牢狱！开玩笑吗，几乎二千卢布的损失！大数目！

辽什卡　遗憾，不是五千！要不牢监还要坐得长！（到浴室去）

---

① 马赫诺是内战时期乌克兰的土匪头子，无政府主义者。——译注

萨尼亚　这还不知道……要在大会上决定！不是我和你……是整个车间决定！说不定突然保他！（打开电唱机）

辽什卡　保谁？保他？我们今天给他举行一次这样的公民追悼会！第一流的！然后让他去同检察官来往吧！（走出去，顺便把彼得的箱子盖关上）

〔萨尼亚走到费多尔那里，注视着棋盘。

〔彼得的宿舍。

瓦尔拉莫夫　（关上维克多的箱子）维秋沙！坐下。我们吃了一起去。我和你参加这个会议迟到是不好的……今天我和你……这怎么说呢？……是这一天的主人公！……也许，还不得不讲讲自传……签署不离境的保证……

维克多　我不打算参加这个会议！

瓦尔拉莫夫　干吗这样？

维克多　我对它不寄予希望，毫无意思！就算我去了，那我还是要对他们大家说，我对他们是怎么想的！直到最后一个逗号。

瓦尔拉莫夫　为了去作这番讲话，你应当好好地吃中饭……吃吧！这不是从店里买来的，是我老太婆自己做的……

维克多　她还是给我晒点面包干好！正用得着！……

瓦尔拉莫夫　那以后再看吧，而现在你吃……（胃口很好地吃）

〔辽什卡的宿舍。

萨尼亚　费佳，让我走三步就可将死……

〔费多尔推开他。

费佳，你听着，为什么不让你同费歇尔①对下？你简直可以使他一败涂地！……不，大丈夫们，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

---

① 1972年世界象棋冠军，美国人。——译注

毕竟大胆地把我们的“螺丝帽”推倒了！而后来更妙了，推土机手把他从车座上拖下，然后在自己合法的位子上坐下。而克拉娃没有搞清楚上面坐的是谁，就用最后一只完好的酒瓶朝他的额角上打了下去。这样，所有的幽默就在于，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还没有坐牢，而克拉娃为了流氓行为倒已经被罚了三天苦役了！她现在正在清理她自己的“螺丝帽”，把它拆成木柴，……同时，就是这个“螺丝帽”给我换了换脑筋，我是指对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的看法。难道坏蛋会干这种事情吗？干了这种事情以后他就什么美好的生活也不会有了，什么地方也爬不上了，可坏蛋是想往上爬的，是要抓住高官厚禄不放的。无功受禄……他是傻瓜，这是确切的。可是他未必有什么别的企图……不大象有……

辽什卡　听着，萨尼亚！最近你变成一个爱动脑筋的人了！……开始玩起心理分析来了？……

萨尼亚　怎么，难道是我给他在推土机里加了汽油？说了赞成他的话？我一般讲讲罢了……

〔彼得在皮箱里的一堆衣服中找什么。

彼佳，找什么？找银餐具？

彼得　运动鞋……

萨尼亚　别找了，还是去买双新的容易！更快一点……

彼得　费佳！上我房间里去一下……去拿运动鞋……在我的沙发下面。

〔费多尔向门口走去。辽什卡拦住他的路。

辽什卡　你上哪儿？

萨尼亚　安静点，辽沙！

辽什卡　他上哪儿？

萨尼亚　去拿运动鞋……

辽什卡　拿什么运动鞋？

萨尼亚　象套鞋那样的，知道吗？

辽什卡　喔一喔……

〔萨尼亚和辽什卡回进去，费多尔默默地走到彼得的宿舍里，好象既没有发现维克多，也没发现瓦尔拉莫夫。在沙发下面找寻运动鞋，找到了就出去。

瓦尔拉莫夫　吃，维佳，你吃……我老太婆知道你三天没出宿舍门，扭着我的脖子把我推出屋子，还给了我付出租汽车的钱……

〔维克多跑到平台上，向辽什卡的宿舍走去，但突然站住了，脱下上衣，开始拍灰尘。在辽什卡的宿舍里，费多尔把运动鞋交给彼得，自己又重新坐下着棋。彼得把运动鞋扔在床底下，坐下。维克多不拍灰尘了，他回到彼得的房间里，把上衣丢在沙发床上，坐下。

瓦尔拉莫夫　你怎么不吃呢？你看：奶油煎蘑菇，葱烧鲱鱼、番茄……有瓶酒正合适！可惜在开会前喝酒是不合时宜的。

维克多　巴沙叔叔，你别给我报菜单了！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来教育我！不过只是白费！我早就知道你要说什么了！你要说，生活中主要的是人，生活中的一切为了人！还有，不能用恶来推行善！而我过去认为，将来也认为：首先应当教会人们诚实！在一切方面！如果需要，甚至用暴力！然后才谈得上天堂里的华美！

瓦尔拉莫夫　你说得好，维佳！要是给你一个讲台和一只装满水的长颈玻璃瓶，那你的话就简直将成为无价之宝了……

维克多　我会怎么说就怎么说！不打算重新学说话！

瓦尔拉莫夫　瞧，瞧，完全象斯捷潘，你的父亲……你闭上眼睛，

怎么也分不清楚……概念也都是正确的……嗯，不过，斯捷潘，他知道，每一个概念后面都有人，活的人……就是那些同他一起工作的人们。而最主要的是，他生活得……

维克多　正因为如此，他死了！……关于父亲，我不比你知道得差！我知道他为什么而牺牲，知道母亲在父亲死后，一个月也没活满……这到现在我都不能原谅他！

瓦尔拉莫夫　维佳，你不能原谅他什么？你不能原谅他冲到火里去救浇钢工人？

维克多　就是这件事！要知道，如果不是这个浇钢工人，那就什么也不会发生了！既没有事故，也没有……要知道正是这个浇钢工人由于吃醉了酒把潮湿的钢桶放上去盛钢水！就是说，由于他的过错，使钢水从钢桶里跑出来？

瓦尔拉莫夫　由于他的过错……

维克多　那为什么父亲要去救？……虽然，当然你会说：人嘛！……

瓦尔拉莫夫　我会说……

维克多　不必要！关于这种仁爱，我还从父亲那儿就听够了！对我来说他也是一个傻子，小耶稣……

瓦尔拉莫夫　（突然抓住维克多的领子）听着！为了斯捷潘，你从我那儿已经尝过味道了！七年前！当你把他的死归罪于他的时候。我还可以再给你尝一次！力气还有着呢！他曾经是你的父亲，是我的朋友，这样的朋友我也不会再有了。在我们中间他对谁更亲，这还不知道呢！……

〔辽什卡的宿舍。

辽什卡上。扣着衬衫领头。

萨尼亚　胡子剃过了？

辽什卡　嗯……

萨尼亚　剃刀藏起来了？

辽什卡　藏好了。怎么回事？

萨尼亚　那末你听好，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讲的不都是坏话。有些是正确的……譬如关于敷衍塞责，或者关于领导阶级，你明白吗？……他说，领导阶级是什么，不是简单地翻领上有个标志……这就是说我们不仅应当挺起肚子往前走，还要有一点责任感，……为自己的工作负责，以及为所有其他的东西负责……比如说为那些造得很少的转炉负责。

辽什卡　萨尼亚，听着！你还不是领导，甚至不是小领导……我今天只有一个任务：彻底揭露象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这样的人，而你在这些事情方面不是助手……（下）

〔彼得的宿舍。

瓦尔拉莫夫　我替我们的瓦金同志向你问好。他这两天在领导那儿奔波，从法院那儿为你说情……虽然他似乎现在没有必要为你出力了。他到州工会工作已经三天了……维佳，准备走吧，离开会只有一个钟头了，该走了。

维克多　我认为，我讲得很清楚了：我没有必要参加这次会议！无论是他们，无论是你，没有什么可向我证明的！我知道，我是对的！越是要说服我，我越是相信这一点！

瓦尔拉莫夫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就是说，你相信？相信自己本人。相信唯一的和一贯正确的自己！好吧，那末我就跟你这样说：这种信念马上会使你走到深渊边上去的。而你自己都不会觉察，你是怎样从一个为保卫信念而向火堆走去的人，成为一个向火堆添加柴火的人……而我跟这种人是没有任何共同的生活的。过去也没有过。就是你父亲，斯捷潘，也没有。（他向门口走去。穿上上衣。把一小包东西放到桌上。）这给你！几乎够一半了。你以后挣了钱，

再可还我……你当心着点，不要迟到！……（他走上平台）

〔辽什卡的房间。辽什卡身着节日礼服上。

辽什卡　可是你，彼得，你记着：假如你去了，假如你不等我们，你就认为我们大家，你的朋友，对你来说都是死人吧……

〔辽什卡跟萨尼亚和费多尔一起走上平台。他们迎面碰上了瓦尔拉莫夫。

萨尼亚　您好！巴维尔·伊格纳季伊奇！

费多尔　你好哇，巴沙叔叔……

辽什卡　祝你健康！有人来看望过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吗？他现在自己感觉怎样？

瓦尔拉莫夫　好象姑娘待嫁一样……

辽什卡　没关系！他马上会感觉到更好的！就象妻子一样。

费多尔　他最初的棋步好象没什么，可是终局的结果却令人厌恶……

〔卓娅和柳巴出现在平台上。

辽什卡　姑娘们！你们来得正好！卓娅，你拉住彼佳礼服的后襟，不要放他！你自己也不要急着到火车站去。还不晚……可是你，柳波奇卡，请你跟自己的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说，我们在等他！而且等得急哪！

萨尼亚　就象年轻的情人在等待着初次相会的时刻一样！

〔大家下。只有卓娅和柳巴留在原处。

柳巴　嗽，兔子！照理我应该为你的离开感到高兴，可是不知为什么，却高兴不起来……只有一件事是好的，那就是现在不是你一个人，而是跟彼佳一起走。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不论到哪儿去都行……可是我还是老毛病。要是我恋爱，那一定要爱上一个……革命者！……不，无论怎么说，可是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这是个可以考虑的对象。谁能这样呢？

一下子！——“螺丝帽”就消失了，只留下一块光秃秃的地皮。甚至连辽什卡也不能这么干脆……

〔卓娅向彼得的房间走去。

柳巴　你到那里去，兔子？你的彼坚卡现在不住在这里。他在辽什卡那里租了一个角落已经第三天了。

卓娅　我马上就来。（走进去）

〔柳巴跟着她进去。

维克多　主人不在家。

卓娅　我不是来找他的……我是来找你的……

〔柳巴站在门口。

卓娅　下一步究竟会怎样呢，维佳？

〔维克多默不作声。

卓娅　要知道人家是会把你关进监牢的！……

维克多　你就是为这件事来……

卓娅　不，维佳……我……完全回来了……

维克多　为什么？为了探监送东西？

卓娅　反正也没有别的人做这件事……

维克多　你这样的自我牺牲是找错了对象……我毕竟不是十二月党人……

卓娅　要知道我也并不是沃尔康斯卡娅①……

〔柳巴悄悄地上。躲藏了起来。

维克多　你……就去嫁给彼坚卡吧……嫁给赫罗莫夫……

卓娅　那就是说，你来做媒罗？你？介绍我？嫁给彼坚卡？

维克多　我们不能……一起……不是已经试过了吗，没有成功……

---

① 此人是被流放西伯利亚的一个十二月党人之妻，曾往西伯利亚探望丈夫，因替普希金带去一首《致西伯利亚》的诗而出名。——译注

卓娅　你是个傻瓜，维佳！……我们不能不在一起。要知道我爱你……

维克多　为什么我叫你的时候，你不回来呢？为什么你只是到现在才来呢？你想用你的高尚行为折磨我？还是用怜悯？

卓娅　是爱情，维佳……

维克多　象你这样的爱情是会折磨人的。在一星期前你不是准备嫁给彼坚卡了吗？可是今天你到我这里来了……

卓娅　你毕竟是什么也不理解……什么也不理解……

〔维克多默不作声。

卓娅　我究竟该怎么办呢，维佳？

〔维克多默不作声。

卓娅　我就走，维佳……

〔维克多默不作声。

卓娅　我完全走了……

〔维克多默不作声。卓娅向平台奔去，哭泣。

〔在辽什卡那里。彼得坚决地把东西放进箱子。

〔维克多在彼得的房间里，机械地打开瓦尔拉莫夫留下的纸包，看到有一叠钞票。他狂怒地把这叠钞票掷到沙发上。

〔红角的墙上贴着一张大布告："今天在红角召开平炉车间集体的全体会议。议事日程如下：维·斯·拉古京的个人案件。"炼钢工人们半圆形地围在布告前。辽什卡、萨尼亚、尤拉、费多尔都在。技师和热涅奇卡穿着通常的服装，其余的人穿着工作服，戴着安全帽。大家都默不作声。只听见车间里熟悉的隆隆声。

〔瓦尔拉莫夫从门旁走过，走进红角不见了。

〔卓娅出现在走廊里。她朝红角看了一眼，站在门口。

炼钢工人甲　（沉思地）就是说，个人案件……原来是这么回事……

炼钢工人乙　因为这件事情，他可能要坐监牢了。所以叫案件……

彼得　（上）这是谁说的？

〔大家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彼得　谁说这是个人案件？

〔大家默不作声。

彼得　属于个人的，只有小汽车，可是我们车间的各种事情，都是大家的！其他事情① 是没有的。就是将来也不会有！……到开会还有一段时间。（从站在身旁一个炼钢工人的头上摘下一顶安全帽）炼钢工人们！已故的“螺丝帽”啤酒亭价值也不到二千卢布啊！连追悼宴会的开销也算进去！而我们的团结精神的价值难道比这还少？要知道，不管怎样，这毕竟是阶级的团结精神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钞票，掷进安全帽。）这是我的一份，共同作醒酒用！第二份谁来？

萨尼亚　我来。彼佳！我们俩曾经坐在同一只大酒桶旁边！把一大桶都喝得桶底朝天了！

炼钢工人甲　我也到过那里。喝过啤酒。啤酒顺着胡子直淌，可是没有流到嘴里去！（把钞票放进安全帽）

炼钢工人乙　我那天究竟喝了多少啊？……

炼钢工人丙　我每次喝时都不少于十二杯……（把钞票放进安全帽）

〔维克多出现在走廊里。呆立在红角的入口处。

炼钢工人丁　我们是喝过的，实事求是说！三天了，头还在痛！

---

① “案件”和“事情”在俄文中是一个词。——译注

炼钢工人戊　不过不是我们的头，而是拉古京·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公民的头！（把钞票放进安全帽）

萨尼亚　尤拉·鲁津！不言而喻，你一直在为她们而喝吧？也就是说为娘儿们？

尤拉　我也并不反对为男子汉喝。当身边有钱剩下的时候。（把钱投进安全帽）

〔维克多明白了眼前所发生的事情，他跨步向前。卓娅向他奔过去。

卓娅　你别响！……千万请你别声张！……

维克多　（企图挣脱）他们干什么？！我要把他们……

〔瓦尔拉莫夫从旁走过。他停住。

瓦尔拉莫夫　（朝维克多说）你别乱忙……你看着。同时听着。（下）

萨尼亚　哎哟，热涅奇卡真是好样的！他拿出了整整十五个卢布。比谁都多！

热涅奇卡　这并不重要！在眼前，正象在奥林匹克比赛中一样，重要的不是获胜，而是参加！

尤拉　技师同志！您也为这公共宴会出一份吧！庆祝进大学研究班！

技师　鲁津同志，请您别讽刺！（他投下钞票）

萨尼亚　凡·凡内奇。据说你有溃疡病。难道你也喝了酒？

凡·凡内奇　我的溃疡病不是生在胃上，而是生在家里。（他放进钞票）

萨尼亚　可是费佳呐，费佳！……他经常喝没有糖浆的汽水，为了便宜一点！可是，在这里，你看，他用手指头沾着唾沫数了二十个卢布！

费多尔　坏事上我一个戈比也不花，可是花在好事上，即使最后

一个戈比，我也要拿出来！

〔彼得向辽什卡身边走去。辽什卡沉默不语地立着，双手叉在胸前。彼得站住了。他们两人相互对看着，大家都默不作声。其他人也都一言不发。

辽什卡　唉，你们啊！都是勿抗恶主义者！（他慢慢地把手放进口袋，掏出揉成一团的纸币和零钱。他翻了一阵子，勉强找到一个五戈比铜币。）他只值五戈比。就是他所说的，那个放在我们眼睛里的五戈比铜币，也正是由于这个铜币，我们没有及时看穿他……（他把手伸到安全帽上方，松开手指。）

〔五戈比铜币哨啷一声落进安全帽。辽什卡把钱握紧，插进口袋。彼得朝安全帽里看了看，默不作声地望着辽什卡。辽什卡呆板不动。彼得刚要向前走去，可是辽什卡忽然从口袋里抽出手来，随即把钱投进了安全帽。所有的钱，包括最后一个戈比。

辽什卡　好吧！这就算是给他的定洋！以后再结帐！

——幕闭

（迅行译）

最热的一个月

作者　格·鲍卡列夫
尤·卡拉西克

载于苏修《电影艺术》1973年第6期

一架大型飞机，疲乏地微微摇晃着翅膀，在白色的云层上空飞翔。这并不是豪华的飞往疗养地的定期远航机，而是普通的班机，因此，飞机的大肚子里挤满了乘客，大多数乘客的穿著是普通的，并非节日的盛装，有些人在打瞌睡，有些人在眺望着窗外的景色。

在过道旁的第二张位置上，在一个戴着绣花小圆帽蓄着胡子的男人和一个抱着孩子的丰满的妇女之间，坐着一个二十六岁左右的小伙子。

这就是维克多·拉古京。他有时看一看周围的乘客，间或瞧一瞧窗外的风光。

看那窗外，一片片撒满阳光的云彩，重重叠叠。在那遥远的天际，朵朵云彩变成了阴暗神奇的楼阁。有时云彩的边缘就在机身旁掠过，这时飞机螺旋推进器发出的冷漠的隆隆声响彻四周，划破了云彩，使之成为纷纷碎片。

机翼向上移动了。大家都探身向窗外看去。

维克多也不例外。他看到了暗淡的，有如鱼鳞般的大海的背脊，看到了海面上太阳反射的黄色光点。随后出现了向下倾斜的、蜿蜒的海岸和一个小港口，港口的码头边耸立着一群高炉的黑色的炉体，各种管道的巨大管体高接云天。

一个个有如扁平盒子似的车间聚集在高炉后面，工厂的烟囱象栅栏一样相间其中。这样的工厂不能说很大，也不能算很小，这样的工厂国内也不止十来个。

飞机在工厂上空滑过，接着便降落了。

维克多乘在有一半空座的无轨电车上，在城市夜晚的街道上行驶着。七月的骄阳蒸烧过的街道，到如今柏油马路和住宅的墙壁还散发着暑气。无轨电车的车窗都开着。维克多看到了一条条宽阔明亮的马路、一条条绿荫如盖的小街，还有围着低矮栅栏的花园和在这个小城市里从各个方向都能看到的高炉的侧影。

他还听到了夜晚各种声响低沉的乐音。好象从城市生活的短暂的日常情景及其声响的替换中，出现了这样的歌曲：

从未有过，
从未有过，
从未有过这样的七月，
无论是田野和河流，
无论是谷仓、畜棚和蜂箱，
从来都没有这样，
太阳也从来没有象这样炎热，
使得冻结的土壤深处都发烫。
草原也从来没有象这样，
被那旋风卷得尘土飞扬，
无论以往任何年代，
炎热的夏天也不曾在我们头上，
这样巧妙地建起巴比伦式的云中楼房。

可是从冰岛飞来了消息：

那里古老的耕田显露出来了。
那里土地在冰层下面，
已经悄悄地冰冻了七百年。
不是炎热使它恢复了生命，
而是墨西哥湾流润湿的呼吸，
现在冰层的痕迹都已消失，
永恒的枷锁已被打碎。

于是你就会想说：
从来，
从来也未有过这样的事情！
融化的冰块的呼吸，
从日落的地方传到我的身旁，
就是说，从来没有任何
从未有过，
有的只是将来某个时候
或过去某个时候。
是这样！
但存在着或存在过某种东西……
我知道：
马上应该出现
从来还不曾有过的东西！

电车售票员招呼说："红霞街到了。"

无轨电车停下来了。维克多下了车。他沿着大街走去，一路看着住宅的号码，他在一幢整齐的二层楼的小房子前停住了脚步。又查对了一下门牌号码，登上了台阶，在写着"集体宿舍"

字样的玻璃牌子上照了一下自己的身影，便向里走去。

“你这个是通知书，可是我要的是介绍信！”坐在集体宿舍前厅的一个妇女说，“文件上是这样规定的，你懂吗？”

维克多耐心地听着。

“可是，要知道，我是到你们厂里来的啊。”他这样说。

“这个我知道！不过我不能……规矩是这样。”

前厅里光线暗淡。一些年轻小伙子从旁走过，可是对维克多任何人也没有注意。

“您这里有工厂管理处的电话号码吗？”维克多问。

这个妇女在箱子里翻寻起来，温和地不断唠叨着：

“你这个人是怎么的？现在来要什么电话号码？九点多钟了……”

“喂！”一个小伙子从旁走过，年纪和维克多大致一样，他对维克多说道：“为什么你跟她纠缠不清？她是个小人物，规章制度又不是她订的。”

“我想，你有事忙着哪，”维克多说，“你当心，别耽误了……”

妇女递给维克多一本电话簿。

“彼佳，你走吧，没有你我们也能解决。”

可是小伙子没有动。

“可以打个电话吗？”维克多问妇女。

“不过不要讲得太长……”

维克多拨动电话号码。

“我要找工厂值班员。您好，我是拉古京……我给你们拍了个电报……不，不是从莫斯科来的……是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来的……是的，就是这件事……是派到平炉车间工作的。当助手的。为什么我要到车站上去过夜呢？既然你们用不着我，又为

什么要寄通知书给我呢？……我知道，不是您，可是是你们工厂，对吗？”

妇女叹了口气。彼季卡颇有兴味地听着。

“好吧，”维克多平静地说道，“那就请您把厂长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吧。我知道，我要的恰恰不是办公室的电话，是家里的电话……为什么说是蛮横无礼呢？假如他不善于使部下完成自己的任务……”

“有胆量！”彼季卡在一旁赞叹。

“好吧，我转给她，”维克多说着便把话筒递给妇女，“叫你听电话……”

“喂！”她高声地说，“你是谁啊？好！”

集体宿舍里事情解决了：妇女放下话筒，在记事簿上写了些什么便对维克多说：

“现在是另一回事罗！可是我安排你到哪里去住呢？暂时只得住在走廊里了……”

“得了吧，马特维叶夫娜！”彼季卡忽然插进来说，“就让他到我那里去住吧。我的若拉到集体农庄去了，因此我们好安排……”

他转身对维克多说：

“为什么你早不说，你是到平炉车间来的呢？要不我们早就说妥了……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吧，怎么样？我叫彼季卡。姓赫罗莫夫。”

维克多跟他握了握手。

“我叫维克多……拉古京。”

“好啊，欢迎你来！”彼季卡说着便举起了酒杯。

他们俩坐在一幢普通的集体宿舍中一间平常房间的桌边。

他们俩碰了杯。

彼季卡一饮而尽，维克多搁下了自己的酒杯。

“你这是怎么啦？你不喝酒，还是怎么的？”

“一般说来，不喝……”

“是医生关照不能喝，还是觉悟高而不喝？”

“看情况……”

“那好吧！我生来就是个民主主义者……你当了几年助手？”

“三年……”

“这么说，你是个内行罗……那你是几级？”

“七级。”

“为什么你只有七级呢？是懒，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

“我不是连续工作的。中间停过几次。”

“是人家把你撵了？”

“不，是自愿的。”

“是这山望那山高吧？”

“我去学习了。到大学去学习。”

“现在怎么啦？”

“现在毕业了……”

“原来如此……学识，当然，有知识就聪明……只不过我们这里所有的工程师都不止一年地在工人岗位上干活，从第三助手做起。”

“不只是你们这里，在所有的平炉车间里都是这样。”

彼季卡靠在椅背上。

“而我呢，我十年级毕业后就进了车间。我从街上直接进了车间。二年之后就成了第一助手。预支一百卢布，结算时还可拿一百五十卢布。不比作业班长少。因此，在读书这种事情上，

我根本没有看到有什么刺激性的因素。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我都没有看到。”

“你说得都对……”

“那末究竟有什么意思呢？或许，可能你是想当首长吧？”

“那又怎么呢，不可以吗？”

“你真是个爽朗的大丈夫……”

“爽朗的……”

“好，干吧，干吧，向上爬吧！只是他们，这些首长，要对一切负责。要为别人的过失承担责任。而我只是为自己负责。因此我的头只是酒后才痛……”

彼季卡给自己杯里倒满了酒。

“祝你当上大首长。而且当了不后悔……”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透过一团团褐色的浓烟，可以看到飞溅的火花和那熔化的铁水的熊熊的火流，正从铁水桶注入平炉。

在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庞然大物，高耸在车间上空的铸罐，出现了有十二个平炉的整个车间。从平炉震耳欲聋的隆隆声中，从人们紧张的姿态和表情上，你可以感觉得出，这一班的工作是不轻松的。

调度员的声音盖过了所有这些声响：

“从三号炉调到自己那里去，从四号炉调到混铁炉！电力机车驾驶员，从四号炉调到混铁炉去！……托克马科夫同志，请您到车间主任那里去一趟！叫托克马科夫就到车间主任那里去！……”

调度值班员和调度员助手卓娅在操纵台旁。调度员啪地关上开关，对卓娅说：

“叫六号炉开始装料……”

调度员又对着扩音器说：

“浇铸场！钢水桶调到八号炉！钢水桶调到八号炉！”

卓娅在打电话：

“配料场！把炉料调到六号炉！……”

另一只电话机响了起来。卓娅接电话：

“我是调度员助手莫罗佐娃……科利亚，你的电话……”

“喂……好……我就来……”科利亚说完便跑了出去。

卓娅透过玻璃专心一致地环顾着车间。一切都进行得很正常。在仪器的刻度表上喀喀作响地出现了最近一次试样的数据。卓娅几乎是机械式地把数据扫了一眼，随后便写进了记事簿。她把簿子搁到一边，看了看表。啪地打开开关，便朝着扩音器话筒说：

“四号平炉助手赫罗莫夫，来听电话！”

“赫罗莫夫，来听电话！”这声音散布在车间上空。

彼季卡和维克多所在的四号炉正在补炉。他们俩和另一个助手轮流到炉前，大幅度地挥动着大锹，把一锹锹补炉的混合物送进烧得发红的炉窗。从旁看，这象在战斗，同时又象在舞蹈。猛进一下又后退，后退一下又猛进。

“四号平炉助手赫罗莫夫，来听电话！”卓娅的声音在响着。

“彼佳，叫你听电话，”第三助手费多尔说。

“我听到了……”

三个人继续在挥着大锹。

彼季卡用衣袖遮着面孔，挑剔地看着炉膛。

“很好。”

他又投了一锹。走到操纵台跟前，炼钢师傅萨尔塔可夫·谢

苗·安东诺维奇就站在那边。彼季卡拿起电话筒。

“赫罗莫夫……怎么啦？那好……就是现在吗？……请你等一会儿。”

彼季卡朝萨尔塔可夫看了一眼。后者点了点头。

“请你顺便买一点卷烟来。”

彼季卡对着话筒说。

“我就来……”

维克多在扫工作场地。青年工程师克拉夫钦科向他走来。

“维佳！你能不能帮我们去把喷嘴取下来？两个人不行。”

维克多稍稍犹豫了一下，走到萨尔塔可夫跟前。

“谢苗·安东诺维奇！我要去十来分钟好吗？”

“好吧，你去吧。去十来分钟。”

维克多走了。

“你干么站着？”萨尔塔可夫问费多尔，“你也去吧。”

“到哪里去？”

“我不知道！……现在大家都事情很多……都是有学问的人……你去吧……”

萨沙·卢基亚诺夫和一个炼钢师傅站在邻近的一只平炉边，透过眼镜看着烧得白热化的炉膛。

“喂，你八点钟能出钢吗？”萨沙问。

“我争取一下吧……总不能叫我自己钻到里面去罗？”

他们又朝炉子里看。

“为什么我们要急急忙忙呢，卢基亚内奇！”炼钢师傅问道，“我们的计划好象不成问题……又是邻居们完成不了任务吧？”

萨沙一挥手，便向萨尔塔可夫的平炉走去。

“他们那里怎么啦？”当萨沙走到跟前时，萨尔塔可夫问萨

沙。

“到八点钟还炼不好……炉子完全使不出劲来了。”

“象这样再干上一个月，我们的平炉也要不行了。”

“你们眼前是能应付的。”

“我们恰恰正是应付应付而已。”

“新助手在哪里？”萨沙问。

“他到学者们那里去了……”

“那么他总的说来怎么样？”

“我不抱怨。他内行。也不是个懒汉。”

“你是以怎样的态度迎接他的呢，你记得吗？”

萨尔塔可夫沉默了一会，出乎意料地生硬地说道：

“要是照我的意思，我就立即把他送出去。送给随便那一个愿意要他的人……”

“为什么这样？”

“就是这样！我不喜欢他这种人，再没有别的可说了！无论你想尽什么办法也是徒劳，反正我不喜欢……他是个令人怀疑的人……而最主要的，他在这里是临时性的。他在炉旁边转上半年，就要高升去了。可是之后他就会一辈子自称是个工人阶级……总而言之，是个二号的聪明人。”

“那末究竟谁是一号聪明人呢？”

“是有……”

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走来了，她是车间主任的秘书加利娅。

“亚历山大·亚科夫列维奇！请您到车间主任那里去……”

萨沙点了点头，可是姑娘没有离开。

“为什么你要自己跑来呢？”萨沙说，“你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我想，这样比较好。”

“您去说：我就去……”

“好……”

加利娅走去了。

“萨沙，为什么你老是跟我谈这个大学生呢？”萨尔塔可夫问道，“他是你的亲戚，还是什么的？”

“我们在一起学习过。”

卓娅和彼季卡站在架在车间和混铁炉分车间当中的过桥上。

“你今天到公园里去吗？”卓娅问道。

“有什么事？”

“你不送我回家去吗？”

“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这个吗？”

“你怎么，有困难？”

“可是这个人，你的人呢？”

“我不是在请你吗……”

“都说完了吗？”

“你怎么，很忙吗？”

“现在是上班时间啊！……”

卓娅朝混铁炉那边看了一看。她愤慨地作起手势来。

“他们在干些什么啊？”她匆匆地问彼季卡。

人家也用手势给她回答。载着装满铁水的铁水桶的一部分列车开动了。

“他们做得对，”卓娅说，“都是好样的。”

她又转过身来对彼季卡说：

“星期六我们要欢送卡佳去休假。你来吗？”

“我考虑一下。”

“把你的房客也带来吧。他叫什么名字？维克多，好象是吧？”

“为什么要带他？”

“一起玩玩嘛……”

科利亚在调度室门口向外张望了一下。

“卓娅！厂长在车间里……”

“那末，你去吧，”卓娅对彼季卡说，“吃中饭的时候我们再谈一谈吧……”

调度员科利亚朝车间里看了看，开着开关低声地对着麦克风说：

“配料场！谢廖扎在车间里！谢廖扎在车间里！浇铸场！谢廖扎在车间里！请你们把脸洗一洗……”

卓娅坐上了自己的位置。

她也对着自己的麦克风说：

“锭模场！请注意！厂长在车间里！厂长在车间里！”

一个身材高大，头发斑白的男人，在一小批人的陪同下，在车间里走着。这就是厂长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拉托姆斯基。

“您这里有多少重废钢？”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问车间主任库齐明。

“我们快用光了，”库齐明回答说。

“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萨沙按捺不住了，他说，“我们怎么搞的，我们替人家包下来了，还是怎么的？邻居们，邻居们！为了他们，上一季度把我们逼得好苦！这种事情究竟到什么时候才了结呢？”

“快了，我可以立即这么说。这一点我可以向你担保……”

“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你担保也没用！”他的一个同

伴，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男人说道，“这种事情没完没了！”

“喂，党委书记！你干么在这里向我的干部们泼冷水？我和你是为什么到这里来的呢？”

“来动员呗！”

根据这两个人交谈的情况来判断，你会感觉得出：他们是相互尊重，甚至是相互爱戴的，尽管他们之间的意见一致少于分歧争论。

“那该怎么办呢？应当帮助邻居们！当然，如果你是个朋友，是个同志，是个兄弟的话。”

“用法律上的话来说，这不叫做帮助，而叫做共同犯罪……”

拉托姆斯基微笑了一下。而党委书记，名叫费多尔·阿尔捷米耶维奇的，他看到一个上年纪的工人从旁走过，便高声地喊道：

“季莫费伊·伊格纳季耶维奇！来讲两句话……”

随后便对拉托姆斯基说：

“好吧，我去了。去动员。动员他们爱惜炉子。否则再这样一个季度，车间就根本没有炉子好用了。”

党委书记去了。拉托姆斯基问库齐明道：

“顺便问一问，六号平炉怎么样了？”

“二十号之前我们结束不了，”库齐明说，“我们自己破坏了所有的进度表……再加上天气又这样热……”

“科尔尼因科在哪里？”拉托姆斯基环顾四周问道，“科尔尼因科，你在哪里？”

一个穿着棉袄上了年纪的男人在库齐明的背后出现。

“你为什么躲在那里？”拉托姆斯基说，“二十号之前应该把炉子准备好。”

“天气热哪，”科尔尼因科说，“人家简直站也站不稳了。”

“我的好宝贝，四十年来，我还从来不曾记得有过凉快的夏天。夏天总是热的，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人力来帮助你，用钞票来帮助你。可是二十号之前你必须把炉子准备好。”

“我们努力吧，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不过二十号之前无论如何也不行。”

“当然，”拉托姆斯基说，“你努力是好的，不过，要知道，我需要的不是你的努力，需要的是炉子。这个你懂吗？”

“难啊，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

“难道我说过这是容易的吗？是难啊！”

“我们到月底完成。”

“到几号完成？”

“到二十号……”

“这么说，那就一切都好了。你跟厂长之间什么矛盾也没有了。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就这样，他们边谈边走，来到了维克多工作的四号炉跟前。

“把记录簿给我看看，”拉托姆斯基说。

彼季卡站在离操纵台顶近的地方，他拿来了记录簿，转交给维克多，维克多又交给萨沙，萨沙再交给拉托姆斯基。可是拉托姆斯基刚打开记录簿，有个男子激动地跑到他跟前。

“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应该赶紧给安菲诺根诺夫打个电话！”

“你跟自己的安菲诺根诺夫稍等一会吧！”库齐明说。

“明天我们无法把酸从站台运出来了！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请您向他要十到十二辆车子……”

“你的车子到哪里去了呢？”拉托姆斯基问道。

“我们没有配件！我已经给汽车厂拍去三个电报了！我们有一半车子都搁在那里……”

“你们看见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工厂供应部的主任。半个国家在乘坐用我们出产的钢材做成的车子，可是他却没有配件！为这件事你打了几次电报？”

“三次……”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你就再打一次吧，第四次……打到汽车厂去。另一份副本，就打到部里，打给戈采里泽。您就这样写：由于事先没有估计到的情况——谁会事先估计到在供应工作方面我会有这样一个柔弱的助手呢！——由于事先没有估计到的情况，发运给汽车厂的40×40的钢材不得不推迟……明天清早你就会收到一份从莫斯科拍来的电报，到晚上，就会收到从汽车厂来的配件……至于酸，你还是今天就去运。随便你用什么工具。你懂吗？”

拉托姆斯基把记录簿浏览了一下，便对库齐明和萨沙说：

“重废钢我再发一点给你们。每炼一炉，你们都要挤出二十分钟左右——这样我们就能解决问题了……好吧，我们走吧，去看一看你们的浇铸场的情况怎样。”

有人在后面问道：

“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给汽车厂装运钢材的事要搁一下？”

“为什么？你们要按期装运……你们高兴了，是吗？”

大家都走了。

彼季卡看到维克多目送拉托姆斯基走去，便微笑了一下。

“你欣赏他？”

维克多没有回答。

“你做得对！谢廖扎是我们这里的英雄！顺便说说，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电传打字机断断续续地打出：

六月二十九日报告

生铁　　4972 吨

钢　　2466 吨

钢材　　2013 吨

七月一日　　星期日

清晨明朗的阳光普照草原，一条笔直的公路横贯其间，汽车象连珠一样，成串地在公路上飞驰。

其中也有新型的“日古利”牌汽车。开朗的面色红润的萨沙漫不经心地大胆地驾驶着车子，他以自己驾驶爱好者的技艺而感到自豪。维克多就坐在旁边。

草原的和风吹进驾驶室，拂动着他们的头发，把光耀夺目的白衬衫吹得鼓鼓的。

“好啊！”萨沙说，“竟有一些人，他们每天都能看到这一切……可是我们这种人，往往几个月里除了车间的屋顶，再也看不见别的天地……所以，大概黑色冶金学正因此叫做黑色的……”

“那末在有色冶金学方面又怎么样呢？一切都是另一个样子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干过，”萨沙说。在停顿了一下之后，他又接着补充说：“一般说来，我们车间是正常的。你正是运气不好，碰上个季度末尾！再加上那些邻居们。可是，我们表现了一下！怎么样啊？谢廖扎现在是心满意足了。他说，要我两天不见你在车间里！你去吧，好好地睡一觉！超过计划三千吨啊！”

“都是好样的！”

“什么，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是说：都是好样的！”

“当然，炉子用得有点过头了。”

“而且把车间主任累病了，”维克多微笑了一下。

“是啊……库齐明心脏总不好……五十七岁的人了……”

“在我们行星上，平均寿命是七十岁。我指的是在工业上发达的国家。”

“老头儿，我们车间是在另一个行星上。”

现在道路沿着海岸走。

“顺便说说，你何必不当技师，”萨沙说。

“为什么你想起这种事来呢？”

“库齐明又问过……可能，你会同意的吧？是原则不允许？”

“这与原则毫无关系？煤气系统，这毕竟是辅助性的，可是我想参加直接生产，全部原因就是这些。”

“无论如何，你应该考虑一下：当助手，这是郑重而长期的事，在这里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了。”

“我有一个问题。你是从什么干起的？”

“喏，是从助手干起来的。”

“我再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

海滨浴场就在离工厂不远的地方，从这里看去，厂房和烟囱就好象直接从海里冒起来的那样。

他们向一伙人走去。两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躺在沙滩上，在稍远一点的地方，两个姑娘在五彩缤纷的双料床单上晒太阳。

旁边有一个四岁左右的男孩在沙土上翻掘。

“你们好！”萨沙说着，一面向大伙走去。

“我们还以为你找不到我们呢，”其中一个小伙子回答说。

“来认识一下。这是维佳……”萨沙对大伙补充说：“他是不

打朴烈费兰斯的。①”

“我们来包教！”一个同伴说。

“塔尼娅。”

“列娜。”

“格里沙。”

“阿列克谢。”

“同志们！”萨沙对维克多说，“这就是我们黑色冶金业的希望，是黑色冶金方面将来主要的理论家，”萨沙手指着格里沙。“这一位……”他指着阿列克谢说，“我劝你特别注意这个家伙……这个季度你们少生产多少？”萨沙问阿列克谢。

“三千吨，”阿列克谢平静地回答说。

“那末谁来替你们完成呢？”

“当然是你们罗！”

“彼得洛夫斯基工厂转炉车间班长，”萨沙对维克多说，“平时我们就称之为邻居……请多关照！”

“这是谁？”列娜低声地问道。

“是萨沙的同学，”塔尼娅回答说，“他们在一起学习过。”

列娜点了点头。

“伏瓦！伏瓦！你回来！”塔尼娅高声叫喊着，同时向走到海水里去的儿子追过去。

而男人们继续在聊天。

“我们将没有炉子用了，他根本不在乎，”萨沙说，“我们马上就要完不成自己的计划了！”

“你们应该加油，应该工作。要有干劲，”阿列克谢说，“你们都是英雄，而我们是穷亲戚。”

“是啊，你们应当向我们下跪！要是州里由于你们而完不成

① Преферанс 是一种纸牌戏。——译注

计划，我看你们怎么办！”萨沙激动地说。

“那又怎么样呢？”维克多回答说，“至少，人们会因此弄明真相。不然的话，就象在医院里一样。病人的平均温度。一个人死了。两个人超过四十度。可是平均温度是三十六度六①……”

列娜抬起头来，不知为什么拿掉了遮在鼻子上挡太阳的纸片。

“你一向这样勇敢？还是只是在星期天？”萨沙问。

“有时也会在星期三，”维克多回答他说。

加利娅从旁走过。

“您好，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她说道。

萨沙目送她走去。

“真是世界标准水平！”萨沙说。

“那你就娶她做妻子，”阿列克谢说。

“也许我是要娶她的，不过，要知道，在结婚之前，照例需要追求！”

“嘿，现在的男人啊！”阿列克谢说，“为什么娘儿们还爱我们……列娜！”他高声地说道，“为什么你们爱我们？”

“因为没有更好的，”列娜说着便又埋头看起书来。

格里沙聚精会神地朝她凝视了一下。

“得了，”他说道，“我们游泳去吧。”

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只球。格里沙把它打了回去便站起身来。

“走吧，”萨沙说。

“这就是生活！”阿列克谢朝格里沙点了点头并冷笑了一下。

“你羡慕吗？”格里沙问道，“确实。我早就对你们说过：你们到我们研究所去，过一年我们就能脱离扎哈罗夫，我们就会有自己的实验室，私人的实验室了……列娜！让我们去游一会吧……

① 在苏联书中常见到，人的正常体温是三十六度六。——译注

我已经该走了……”

“我不想游。我还要躺一会儿。”

格里沙走了。

“也许，真的应该同意进研究所。”阿列克谢说，“喏，尤尔卡·萨哈罗夫来过。他说，阿廖沙，你变笨了。一般地说，你消沉了。而我自己也总感到萎靡不振……以前当我站在炉旁的时候，我觉得心情就比较好。至少我明白，我应当负什么责任。”

又飞来一只球。维克多把它打了回去。他转过身来对阿列克谢说：

“那时候你的头只是醉后才痛……”

列娜看着维克多向打球的人走去，他也站进了圈子。之后一只球向列娜滚来。她抖落了球上的沙子，掷进圈子，接着也参加了进去。一只球刚掷给维克多，他便把球传给了列娜。列娜把球打了回去。忽然有一个结实的人抓住了球说：

“对不起，小伙子们，我们要走了。”

一下子都散掉了。只有维克多和列娜留在那里。

静止画面。维克多看着列娜。

静止画面。列娜看着维克多。

静止画面。维克多。

静止画面。列娜。

在这些和最后几个画面上配着一首诗歌：

事情已经完成。
可是理智还没有把它掌握，
事情尚未以热情的故事形式，
从人们口里激烈地迸发。
人们公正地

评价它的时刻尚未到来，
可是根据天空和大地的景象，
根据隆隆的雷响，
根据惊鸟的飞翔，
这一切已经都很清楚。
不过根据脸部的表情，
还不能觉察这一点！

之后他们和所有同伴一起，坐在挤满了人的“日古利”牌汽车里开走了。随后，他们在“宇宙”咖啡馆前排队，尽管四周人很多，他们任何人也不看，任何人的讲话也不听。

随后列娜和一个人跳舞，而维克多则耽在小桌边，但是他们俩看到的只是对方。

随后他们一伙人都坐在阿列克谢和塔尼娅的家里……

几个人，列娜也在其中，坐在厨房里，在吉他的伴奏下，唱着一支那种一半没有意思，但是表达某种心声的歌曲，这种歌称之为“旅行歌曲”。歌里叙述的是有一辆奇怪的电车，它经常单独地开着，没有拖车，因而它对此感到十分满意……列娜也唱着。

她通过洞开的房门看着维克多。维克多在房里，坐在桌边，两个我们不认识的青年人和他并排坐在一起，他们大概是刚到，津津有味地在吃着……

“我不想说任何的坏话，”略有醉意的萨沙说，“可是，维佳，你是旁观者清。你可以老老实实地说，不过要老老实实……我们全都是十分无聊的人吗？”

“问题提得很不得体，”一个迟到的人，嘴不停地嚼着，插进来说，“‘全都’是什么意思？我不能同意说你是个无聊的人。你是个年轻的，正在成长的工程师，是车间的副主任。”

“好吧，你不能同意，”萨沙打断他的话说道，“可是我倒是明白，我是个无聊的人，是个无聊的、正在成长的年轻工程师……”

“也许，你不过是屈服了吧？”维克多问。

萨沙看了看拉古京。

“你知道，这也可能……”他停顿了一会儿说。

“问题提得又是不得体，”依旧是那个迟到的人说，“他屈服，这是什么意思？在哪方面屈服？”

“别打扰……”萨沙说，“我了解他。我非常了解他。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可以用来解决这种不得体的提问。特别是有特卡钦科方法。”

“特卡钦科方法所论及的是科学问题。而你所指的是精神方面的问题，在精神方面问题，不得体的提问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

而厨房间里大家都在唱着电车，唱着那经常不带拖车行驶的奇怪的电车。

随后维克多陪送列娜走过全城。他们在天亮之前空旷的街道上走着，他们沿着海岸走着。

当他们来到列娜家门口时，天已经亮了。

“我去啦，”列娜说。

可是她没有走。她凝神地朝维克多看了看。

“再见……”

“我打电话给您？”

列娜摇了摇头。

“可能，我自己来打……”

电传打字机断断续续地打出：

生铁	4082 吨
钢	2328 吨
钢材	2918 吨

七月十六日　　星期一

彼季卡和维克多刚洗过澡，头发还是湿的，他们站在车间工会主席的桌边，主席正高声地对着电话筒讲话：

“您有孩子吗？我是说，您有孩子吗？好，谢天谢地！要三十套：枕套、枕头、被子……”

他放下电话筒，对一个妇女说：

“你就去吧！要是有什么事，你马上就打电话……你们有什么事？”

“关于住房问题，”彼季卡说着，一面递过一张纸。

“什么住房？”车间工会主席惊讶地问道。

“是关于集体宿舍……”

“噢……那末，那里有地方吗？”

“搬进我的房间……我的若拉结婚了。他走了。”

“那末你什么时候结婚呢？”

“你给住宅吗？”

“结婚吧。我们考虑。”

“那末我行吗？”维克多问。

“什么？”

“要结婚。”

“去你们的！”

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特罗菲梅奇！你叫我有事吗？”

车间工会主席莫名其妙地朝进来的人看了看。

“我叫过……可是为什么事呢？噢，是的！”

他拿起一张名单，看了看，随后又看了看台上的日历。

“今天是几号？是十七号吗？对！是十七号！松杜科夫……松杜科夫·普罗科菲·菲利普波维奇……你看，是这么回事：今天是我们一位领养老金的人七十岁生日。应该向他祝贺一下。你去送一张奖状，隆重地送点礼物去……要知道，你将来某个时候也会有七十岁的！”

“我不行，特罗菲梅奇！今天无论如何不行！”

“你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

“我不行……”

“那好吧……你去吧……”

“伊万·格里戈利耶维奇！”他对坐在办公室里的一个男人说，“或者就你去跑一趟吧？”

“我要开工会积极分子会议。”

“彼佳，你去一趟，怎么样？”

“你看，又是彼佳！”

“这好象就在附近。在你那个区里。太阳街，十七号……”

“好一个附近！在另一头呢……”

“得啦，你这有什么困难呢？你去一趟，祝贺一下，这不就完了！……”

“算了，请您写个地址，”维克多笑着说，“关于住宅的问题，请您考虑一下。我暂时同意住单间的。”

彼季卡和维克多向大门走去。彼季卡手里捧着一尊生铁铸的炉工立体像，这像戴着一顶系着眼镜的阔沿帽，拄着一柄长“矛”，高昂着头，凝神而严肃地看着远方。

彼季卡忽然转向一条狭窄的小路，这条小路直通到一排僻

静的木围墙跟前。

“你到哪里去？”维克多问。

“应该给过生日的人带点什么去！总不能只带着这个到他那儿去。”

彼季卡推开一扇木板，便从板缝里钻了进去。

他们来到一家小铺子前，小铺子旁边放着几只啤酒桶和两张小桌子。这是一家酒店，是有名的“螺丝帽”酒店，这家店从来也没有空闲过。

这里现在已经聚集了不少人。维克多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而彼季卡则迎着喧嚣的问候声，走过站队的“尾巴”，径直向卖酒的小窗口走去。

“彼佳，你忙什么？”队里有人叫他。

“和大家一样。我和一个同志，”彼季卡指了指那尊炉工像说，“我们也可以站一会儿。”

“得了！这同志看来是刚下班。过节的打扮。就让他来一杯吧。”

彼季卡朝女售货员笑了笑说：

“克拉沃奇卡！给我来一杯啤酒，给那个同志来一点什么比较凶的、最上等的……”

克拉娃把一只杯子放到柜台上，又递过一只用报纸包着的酒瓶。

“你拿两份？”有人问彼季卡。

“为什么拿两份？要三份。完全是照规矩办事……维佳！你到这里来。”

维克多没有立即走到小桌边。他苦闷地看着“螺丝帽”四周的环境：被踏坏了的长满刺实植物的空地、积满灰尘的大桶、破旧的售货亭，这种环境看了叫人感到不快。

“喂，为什么你闷闷不乐？”彼季卡招呼他，“或许是不喜欢我们的‘螺丝帽’吧？”

“还有更糟的呢。”

“当然，不及‘宇宙’咖啡馆。可是位置好。就在当地。等到下班，一个人都干瘪一半了，可是来上一杯，再喝一杯，那就又象个人了。否则，碰到困难的班头，你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支撑到下班。可是一想起‘螺丝帽’，立即就会感到轻松些了……”

“喂，工人阶级呵！”旁边有人在说，“请给寄生虫喝一杯吧。”

“啊……沃瓦……”彼季卡说，“你还是在乞讨为生吗？”

“我的脾气如此！”沃瓦哈哈大笑起来。

“沃瓦-尼古丁，”彼季卡给维克多解释说，“他以前在我们车间干活。去年被解雇了。因为酗酒。因为危害性，费佳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尼古丁。”

“我不是有害的人，彼佳！”沃瓦反驳说，“我是个有病的人！”

“这说得对啊！是自寻苦恼，”彼季卡说着便递给沃瓦三卢布的纸币，“喏，你医病去吧。”

“你真是个好人，彼佳，”沃瓦深为感动地说，“你知道，我是多么尊敬你！”

“你马上就会不尊敬了……这里总共只有一卢布是归你的。其余的钱，给我们买啤酒来。两杯。找头拿来给我，这不是开玩笑的！”

“唉，彼佳！”沃瓦苦恼地叹着气去了。

“曾经是一个多么出色的起重机司机啊！简直是张王牌！可是现在他已经完蛋了……”

“你可惜他？”维克多问。

“怎能不可惜。是个人嘛，”彼季卡叹气，随后他换了完全是另一种声调补充说：“问题不在伏特加，维佳。问题是在于谁喝

伏特加。要知道，也应当会得喝酒。正象会得工作一样。”

“要是我处于你的境地，那我就把这个小板棚统统都毁了，”维克多突如其来地这么说。

一辆出租汽车停在市区边缘宁静的小街的中间。彼季卡看了看一张纸条说：

“都对……太阳街，十七……不要忘记了：普罗科菲·菲利普波维奇……松杜科夫·普罗科菲·菲利普波维奇……”

他们走进了一座清洁的小院子。他们向前室走去。彼季卡敲了敲门。一个干瘦的老头儿出来开门。

“你们有什么话要说的，年轻人？”

“松杜科夫家住在这里吗？”

“我就是松杜科夫。”

彼季卡摆出一副庄严的姿态，随即象开连珠炮一样地说起来：

“亲爱的普罗科菲·菲利普波维奇！请允许我代表平炉车间集体，并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向您，向光荣的老战士祝贺，祝贺这有意义的一天，您的七十寿辰。祝您身体健康、个人生活幸福，取得成就……”

“孩子们，我不是普罗科菲·菲利普波维奇，我是伊万·菲利普波维奇。普罗科菲·菲利普波维奇已经去世了，他去世已经两年了。可是你们没有把他忘掉——谢谢！来，进来。”

我的篝火在迷雾中烧得通亮，
火星在飞溅时变得暗淡无光，
夜里谁也不会碰上我们……

略带颤音的男声在吉他的伴奏下唱着。

从一张已经发黄报纸的照片上，可以看到一个戴着配有炼钢眼镜的帽子的年轻小伙子愉快地在微笑。

“喏，这就是在我们报上，在厂报上刊载的他的照片，”是伊万·菲利普波维奇说话的声音，“《著名的炼钢师傅普罗科菲·松杜科夫的新创举》。那时他跟扎波罗热的里亚鲍夫进行竞赛。他也是名声远扬的……”

刊登着普罗科菲·松杜科夫照片的旧报纸，以及登载关于他事迹的文章和刊有引人注目标题的旧报纸，一份接着一份地落下来。

一个引人入胜的、仅仅从书本和电影中知道的世界，好象在看着维克多和彼季卡……

可以听到歌声，可以听到伊万·菲利普波维奇的声音：

“喏，这是一张专门关于他的宣传画。在介绍他的方法……而这是在战争的时候。西班牙战争。多洛列斯·伊巴露丽到我们这里来过……而这是四号炉开工的情况。奥尔忠尼启则在发表演说，站在旁边的就是我的哥哥。这个是家庭照。我们的父母亲，普罗科菲和我。还有大哥。他是在蒙古被打死的……是啊，普罗科菲是个行家！是个天生的炼钢师傅。”

“不，我们那些人真是太妙了！”彼季卡说，“他们只是根据一张名单……至于人还健在或者已经去世，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这个么，小伙子，你这真是错怪了！”伊万·菲利普波维奇打断他的话说道，“这事与工厂完全无关。因为普罗科菲不是在这里去世的，而是在费奥多西亚他儿子那里去世的。当他清楚自己就要去世时，他吩咐不要通知工厂。他是这么说的：‘人家自己的事情已经够忙的了。不要再去增加他们额外的负

担'。"

维克多举起了高脚酒杯。

"好吧，为了永久不忘记他，永久不忘记普罗科菲·菲利普波维奇。"

大家默默地干杯。彼季卡惊讶地朝维克多看了一下。他们吃了一点东西。老人弹起琴又唱了起来。维克多和彼季卡仔细地看起团体的大照片来，上面有这样的题词："州的生产突击手第三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在题词下面突击手们列成几排。

"你看，我们的安东内奇，"彼季卡指着第三排上一个年轻小伙子高兴地说，"你认识吗？"

"这是肖马，萨尔塔可夫，"松杜科夫说。

"我也是说，是谢苗·安东内奇。"

"噢，是啊，是萨尔塔可夫·谢苗·安东内奇。"

一个首长模样的很神气的男人坐在第一排的中间。

"普罗科菲·菲利普波维奇在哪里？"维克多问，"是这一位吗？"

"不是，"伊万·菲利普波维奇说，"这是我。普罗科菲那时候在索契。他在'冶金工作者疗养所'休养。"

之后他指着也坐在那个神气的男人旁边，不过是坐在另一手的人说。

"这一位就是我们当时的厂长……那末这一个人？你们认识吗？"

他又指着站在最后一排几乎是边上的一个年轻工人小伙子，接着解释说：

"这就是拉托姆斯基·谢廖扎，你们现在的厂长。当时他是技师。"

"那末这一位是谁？"

彼季卡指着正中的那个很神气的男子问。

“这个人我记不得了……”

在团体照上面又落下了一张照片。

“这是我。是在运土大车上……这个是普罗科菲……这是我的同事……”

旧的照片一张接着一张地落下来。响起了歌声：

夜里谁也不会碰上我们，
我们在桥上告别……

一尊铁铸的炉工像自豪地站在桌子中心，他庄重而专注地看着远方。

静止画面。

我们刚才从旧照片和旧报纸上看到的那些人物，好象被光线从过去时间中拉了出来似的，又出现在面前：运土大车上的工人、炼钢师傅们、普罗科菲·松杜科夫、工厂的建设者、年轻的拉托姆斯基、革命前拍摄的孩子的脸庞。在蒙古被打死的松杜科夫的大哥、五年计划的突击手们，又是普罗科菲·松杜科夫。还有多洛列斯·伊巴露丽，正在发表演说的奥尔忠尼启则。

又是炉工注视着远方。

这些镜头配着诗歌：

啊，纪念日，
纪念日，
过去的日子！
过去的日子，它们象巨人一样，
巍然站起！
　我们没有把过去的日子忘记，

它们的火花使我们奋起，
那时候，我们想的是
未来的一天！
当钟楼
又打了十二下，
当房屋紧紧挤拢，
以便让路
给未知的、未来的，
几乎是理想的一天。
在这个时刻，
我用自己的理智，
重新把一切放回原处。
是啊！
昨天的日子，
它不会倒流，
可是它也不会
化为乌有。
但愿我们永远不要忘记，
那火光熊熊的昨天，
那时候，我们想的是
未来的一天。

电传打字机断续地打出：

七月十六日报告

生铁	4764吨
钢	2392吨
钢材	1988吨

七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车间过着自己的平常的日子。但是在维克多工作的四号炉上，有某种东西明显地不对头。全组都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

萨尔塔可夫从一个装料孔奔到另一个装料孔，挑剔地审视着炉顶。站在操纵台上的彼季卡根据他的口令拨动着操纵开关。维克多和费多尔准备着测量用的温差电偶。萨尔塔可夫走近操纵台。

“还剩多少时间？”他问彼季卡。

“一小时十五分……”

“丝毫也没有拉上去……”

“该加矿石了。否则咱们要来不及，”萨尔塔可夫说。

“好象还太早些，”彼季卡表示怀疑。“也许，再烧得热一些？”

“一切都将正常。加吧。”

“加就加……”

彼季卡吹了一下哨子。装料机移过来了。

“让它倒在平台上！”萨尔塔可夫跟在彼季卡后面说。“咱们用手工来加。一点一点地加。这样就不要紧了。”

彼季卡拿起自己的大锹，维克多和费多尔也立即拿起各自的大锹。一大堆矿石从料斗倒在平台上。

“加矿石了？”维克多问。

彼季卡点点头。

“不是还早吗……”

“有什么办法呢？即使这样，也已经落后于进度表了……在汇报会上要脸红的是他，而不是你……”

维克多走近萨尔塔可夫。

“谢苗·安东诺维奇！”

“你要什么?”

“我认为加矿石还早。金属还是冷的……”

“是人家对你说的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您自己也看到……”

“去干活吧……”

维克多继续站着。

“对你说过了,去干活!”萨尔塔可夫叫喊起来。

“我不去向冷的金属上加矿石。”

萨尔塔可夫沉默了一会儿,说:

“你听好:你离开这儿! 再也不要在我的炉边让我看到你!”

他拿起大锹,开始和其他两个小伙子一起投料。维克多仍旧站在操纵台旁。彼季卡向他走来。

“你干吗找麻烦?咱们的工作是助手!铲得多些,投得远些。”

维克多不响。

“拿起锹来吧……”

维克多不动。

“唉,维佳!”彼季卡叹口气。“看来,咱们在一起工作的日子到了头了。可惜。”

立即响起了雄壮的体育进行曲。这一天有大型足球赛。全城——挤得满满的公共汽车,电车和无轨电车,长串的小汽车,穿得五彩缤纷的人群——一起向体育场拥去。彼季卡、维克多和费佳也在其中。他们与周围的人不同,默不作声地走着,也不向两边看。

“现在最好能喝一杯,”费多尔叹口气。

“不错,”维克多说,“在这样一个班头之后连我也想到‘螺丝帽’里去坐坐。”

“好了,够了!”彼季卡爆发了。“够了!”

他们又默不作声地走了一段。然后彼季卡说：

“对谢苗·安东诺维奇，你，维佳，别见怪。他不会记仇。到早晨他的气就会平息的……”

他们走过了检票处，看见了阿列克谢和塔尼娅。双方打了招呼。

“你们走吧，我马上来，”维克多说。

“乙区！第十三排！”彼季卡喊。

“您，拉古京同志，怎么把我们忘记了？”塔尼娅问。“人也不来，电话也不来。”

“骄傲了！”阿列克谢笑笑说。

“我倒乐意来，可是无缘无故……”维克多回答道。

“列娜到我们家来过，就是那个阿斯塔菲耶娃，”塔尼娅说，“她问起过你……所以……”

维克多仿佛整个人都振作了起来，这逃不过阿列克谢的眼睛。

“你在哪一面？”他问，指指看台。

“在北面，”维克多回答。

“我们在西面，比赛完了后再见。”

“你干么要把水搅浑？”阿列克谢转身向着塔尼娅说。“你提起列娜有什么意思？她托你了？”

“我说了什么特别的东西了？要知道她是专门为了他来的！”

“她脑袋里忽然想到的事可多着呢。这是她的事。她和格里沙的事。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好了。你干么要挤进去管？……如果你是她的好朋友的话，你恰恰应当开导开导她。她应当想到生活。她的母亲有病。而格里沙是个严肃的小伙子。副博士。待她非常好，爱她。而这个人算什么？……”

“照你这样说来，我本来应该嫁给沙波瓦洛夫了？”

“这和沙波瓦洛夫有什么相干？”

“他也曾经待我非常好，爱我，是个副博士。而你算什么？！”

“那你去嫁给沙波瓦洛夫好了，顺便说说，现在还不晚呢。”

体育场全部满座。

“大足球！”彼季卡说。

“你干么不和我一起来？”维克多听见声音。

他转过身，后面坐着萨沙·卢基亚诺夫。

“啊……没有碰上……你知道列娜·阿斯塔菲耶娃的电话吗？”

“塔尼娅知道。我只知道她在护士学校里教书。”

“在什么地方？”

“在商业职业学校的房子里。铁匠街。”

维克多穿过挂有“护士学校”牌子的拱门，走进了院子。

他看到列娜就在二楼的窗口边，她穿着白罩衫，看来是在讲什么东西。列娜明明是发现了维克多，但不知为什么走进房间的深处去了。

维克多走进前厅。这儿人相当多。到处都有姑娘们奔来奔去。他走近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这个妇女王国中的唯一一个男人。

“我要找阿斯塔菲耶娃。”

“她在二楼，”看门人说。“第十二号教室……卡佳大婶！”他叫住一个正在上扶梯的上了年纪的女人。“请转告叶列娜·亚历山大罗芙娜，有人找她……”

维克多离开桌子。

卡佳大婶又出现了。

“您要找阿斯塔菲耶娃吗？”

维克多转过身来。

“她不在……”卡佳大婶不太有把握地说。

“什么时候会来？”维克多问，同时十分明白这个问题毫无意思。

电传打字机断续地打出：

七月二十八日报告

生铁	5017吨
钢	2619吨
钢材	2120吨

七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维克多和彼季卡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正在上班去的工人洪流中走。

“我非常厌恶晚班。大家都下班了，而你却要去上班，”彼季卡说。“可是夜班我倒喜欢，下班的时候感到自己象个骠骑兵一样。大家都要去工作，而你却去睡觉。”

“你们看到你们下一班的人了吗？”迎面走来的一群工人中的一个问道。

“怎么啦？”

“你们落后于生活了！他们成了今天的主角啦！”

维克多和彼季卡加快了脚步。

车间门口挂着《闪电》。

“基谢廖夫小组今天炼出了冷钢，可耻！这个组的帐面上——一百吨废品和一只不能再用的盛钢桶！”

“可是这，彼佳，是咱们干的呀！……”维克多说。

“为什么是‘咱们’？你们……”

“是的，你们，”维克多生硬地说。

“你就这样说好了……”

他们默默地穿过车间。绕过炉子后，立即看到了费多尔。他站在平台边上，看着下面。

下面，在浇铸跨间的地面上，可怜巴巴地横着一只盛钢桶。周围散堆着不成形的钢块和粘在它们上面的炉衬。几个工人在桶里忙碌，他们在用气切机切除凝固了的金属，艰难地用铁棒撬开沉重的、大块的钢。

伙伴们互相看了一眼。

“是啊……结果很不文明，”彼季卡说。

“基谢廖夫！去开会！”有人从上面喊道。

一个工人转过身来，点点头。

红角里在举行紧急汇报会，人很多。维克多立即和萨尔塔可夫的目光相遇。桌子后面，向着大厅，坐着萨沙·卢基亚诺夫和班长。

“好，就这样，”萨沙说，眼睛望着大厅。“这次盛典的首创人在哪里？基谢廖夫在哪里？”

“我在这儿。在这儿……”

基谢廖夫在门口出现。他疲乏，流着汗，浑身沾满铁屑。

“你干么这样客气？走到这儿来，走近一些。让大家看看你。”

基谢廖夫走近。

“我有什么可看的？”他含糊地说。“少见多怪……”

“也许，你来给我们谈谈，你这是怎么搞出来的？我们车间八个月没有出过冷钢……你给大家解释解释……”

基谢廖夫不作声。彼季卡低头坐着。费多尔也这样。维克多看了看萨尔塔可夫。萨尔塔可夫看到了他的眼光，转过身去。

“你干么不作声？”萨沙又问。“交流交流经验嘛……”

“您这样吧，”基谢廖夫说。“如果需要，就处罚我……不必把我变作小丑……”

“谁也没有把你变作小丑，至于处罚，会处罚你的……你们小组的奖金只好取消。还有废品，当然要记在你们帐上。和技师一起……你可以走了……现在咱们转入紧急汇报会……”

基谢廖夫走向出口处。

“等一等，基谢廖夫！”维克多高声说，并站了起来。

“怎么回事？”萨沙问。

“基谢廖夫没有错……这是我们的错……昨天我们在冷的金属上加了矿石……”

大家都向维克多看。

“您这是怎么？刚刚才知道吗？”

维克多不回答。

“谢苗·安东诺维奇，这该怎么理解？”

萨尔塔可夫低着头坐着。

“您听到了吗，您的助手说了什么？”

“拉古京管得太多了！”坐在第一排的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说。“班是我交出去的，我是技师。当时金属沸腾正常。让小组里的人来谈吧……赫罗莫夫，你说！”

彼季卡站起来，不作声。

“喂，怎么样，赫罗莫夫？”萨沙问。“你是第一助手，你应该知道……”

彼季卡不作声。

“咱们就这样一直沉默下去吗？”

“算了……”彼季卡咕哝着说。“有过这样的事……在冷的上面加了一次……”

萨尔塔可夫站起来走向门口。门啪的一声关上了。

大家沉默。

“你们可真好！”萨沙说。“基谢廖夫由于你们的过错而受到围攻，而你们却默不作声……取消萨尔塔可夫小组的奖金。废品——算在他们的帐上。现在再来开紧急汇报会。一号炉本班任务是……”

在空荡荡的红角里，维克多、彼季卡和费多尔坐在长椅上。基谢廖夫冲进来，在维克多面前站住。

“你干么要管？”他厉声说。“人家求过你了吗？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这样诚实？别人都是骗子？安东内奇早在会前就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如果你想知道的话，那么在这件事上我的过错也丝毫不比他少！告诉你，我也是个炼钢师傅，我本来应当能看出这炉偷工减料的东西！”

基谢廖夫在房间里走了一圈。

维克多抬起眼睛看着他。

基谢廖夫走开去。

“保护人！恩人！”

维克多不作声。基谢廖夫又站停。

“喂，你干么看着我？干什么？多纯洁啊，原则性多强啊！……使人牙齿都酸了……我和安东内奇在一只炉子旁边烤了二十年！无论如何，没有你也搞得清楚！而现在——哼！你干么要管？”

加利娅进来。

“基谢廖夫，去见主任……”

基谢廖夫出去。

“加利娅！”彼季卡叫住她。“那边怎么样了？”

“不妙……你们的萨尔塔可夫要退休。交上了申请书。”

“你说什么？！那库齐明呢？”

“库齐明有什么？他签了字……”

彼季卡打破了沉默：

“由于你，我们失去了一个多么好的炼钢师傅啊！”

萨沙·卢基亚诺夫走进来。

“怎么样？”彼季卡问。

“去接班吧，”萨沙对他说，“明天再说。”

小伙子们走向门口。

“拉古京，你等一会。”

维克多站住。

“嗯……”萨沙说着，摇摇头，“你觉得自己是个英雄？对，来谈谈吧……我不懂你——可能你变成了傻瓜，也可能是变成了败类……象今天这样，甚至败类也不会象你一样做。”

拉古京不作声。

“好吧，就算萨尔塔可夫有错……虽然，如果彻底分析一下，我们——我和库齐明——在这件事上的错也不比他轻。但是，即使假定他有错，那又怎么样呢？要知道这是生产，而不是检察机关。谁有错？而且基谢廖夫的错也不小。所以，如果他把一切都拉到了自己身上，这是做得对的。何必要使两个人都受到打击呢？现代生产的神经，”萨沙说，好象是在引证某人的话，“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今天，一切都建立在这上面。萨尔塔可夫说得对，你在这里是暂时的。”

“完了？”维克多问。

“你还不够？”

“我，当然啦，是明白的，”维克多平静地说，“你的所有关于过错的话，都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做作。可是有趣的是这点：你有错，库齐明有错，萨尔塔可夫有错，基谢廖夫有错……到头来变成了我一个人错。你对此不觉得奇怪吗？”

在维克多的静止画面上有一个我们不熟悉的人的声音，他在议论维克多的行为以及他所造成的局面。接着银幕上出现了用隐蔽的镜箱拍下来的真实的讨论场面，参加讨论的有全国各工厂里的炼钢工人。

他们联系自身的和深刻的讨论，以及各种年龄和各种性格的人的充满自尊和美的电影形象应当使人既感觉到所讨论的问题的意义和重要性，也感觉到苏联工人的精神美。

维克多坐在床上。彼季卡在桌子旁做家务事。

“这件事必须严肃对待，”他说，一面切着香肠。“现在的舞是什么样子？这可不是你的什么布基—乌基舞……甚至也不是特维斯特舞。你能跳完一个，就不错了。你就可以把劳卫制两级的证章别在大礼服上面了……”

维克多不象在听他说。可是彼季卡继续说下去：

“所以这里问题不在于卓娅……顺便告诉你，她老是在竭力向我灌输，说什么我们的温情和我们的友谊比情欲更强，比爱情更大。你认为怎么样？有这样的事吗？”

“萨尔塔可夫这样的结局，毕竟是不好，”维克多说。

“确实不好，”彼季卡同意，“有什么好的呢……”

“当时应当迫使他不搞敷衍塞责……”

“那你怎样去迫使他呢？难道你跑去找领导吗？”

“至少，他就会留在车间里。”

“可是在这以后伙伴们会怎样看你呢？”

“这倒有趣，照你看来，那时候我应当怎么做呢？”

“什么也不要做！你不懂，就不要多管！咱们的工作，维佳，是炼钢。而其余一切事情让那些靠这个拿钱的人去管好了。我们是小人物，人家不来找我们，我们就不跳。”

“要是来找了，你跳不跳？”

“唉，维佳，维佳！我不懂你……你是个怪物？或者只不过是个傻瓜？”

“你呢？”

“我是个平稳的人。我身上什么东西都有一点，我的任务就是不要让自己瘦下去。我正在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英勇地……”

“一切问题就在于，”维克多说，“在我们车间里象你这样的战士，不止你一个……”

彼季卡放下刀，说：

“你听好，维佳：骂我，随便你怎样骂都行，可是不许骂大伙……而且如果要我来选择的话，我不会选择你，而是选择他们。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而你目前不过是一个熟人……”

夜里的城市。房屋、街道、港口里的船只都沉睡着。

维克多没有睡，在想着什么东西。萨尔塔可夫也没有睡，在吸烟。

工厂也没有睡。一座座高炉上火光冲天，一节节车皮在夜雾中移动，汽锤在沉重地起落。

维克多没有睡。

这些画面伴随着诗歌：

这些争论
是否有关实质？
当然，有关实质！
理性可以把山移开，
如果这山
把真理挡住。

子弹呼啸
是否在向人射击？
当然，是向人射击！
不管它们唱的是什么，
可是要知道，火力确实
不是向着抽象的目标，
而是向着活的人！

那么，
现在他，人，
作出了什么决定？
他，人，作出了决定：
不给子弹、炸弹、响亮的词句
做流动的靶子！

于是人加入争论，
当然，仅仅是为了，
从自己的人的道路上，
一下子把山移开，
如果找不到别的依靠。

电传打字机断续地打出：

七月二十九日报告

生铁	4966吨
钢	2481吨
钢材	2049吨

七月三十日　　星期一

车间的旧打字机没有把握似地打出了命令的字句：

“……3．任命炼钢助手拉古京·维克多从今年七月三十一日起暂时代理炼钢师傅职务。4．给配料场技师……”

现在这道命令挂在布告板上。

在布告板旁边陆续不断地有一小群前来上班的炼钢工人立停。声音：

“哼，这就是职业上的诚实性……”

“有什么呢？这小伙子有学问。让他干好了。”

“科学，当然，能缩短……”

彼季卡在读命令。

“他是个坏蛋，你的维佳……”有个人说话了。

彼季卡把安全帽拉得低一些，走开了。布告板旁出现了新的人。

“赫罗莫夫怎么办呢？”

“赫罗莫夫有什么？他本来是第一助手，以后还是做第一助手。可惜的是安东内奇……”

“他有什么好可惜的？我倒愿意和他换一换！他的退休金就比我的工资多！”

“他不该情绪冲动……本来是会原谅他的……”

“你对自己连比这更大的事情也是会原谅的。而他，看起来是做不到。你们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

维克多和费多尔走近布告板，所有的人都不再作声，开始散去。只有一个人说了句：

“我祝贺你！”

维克多读了命令。他转身走上扶梯。

费多尔站了一会，然后跟着走上去。

在车间主任办公室门口，维克多和萨沙·卢基亚诺夫碰上了。

“为什么不经我同意就下了命令？你怎么，难道不懂得我永远不会做这种事？”

“实在派不出人。夏天——大家都在休假。”

“那么赫罗莫夫呢？他当助手已有两年多了。”

“我们考虑过。可惜不行。怎么能派他呢？难道为了这种事反而提升他吗？”

“那么难道可以提升我吗？你们要把我放到什么地位上去？”

“老实说，我本人也反对，但是没有人……没有人！”

“库齐明在哪儿？”

“在里面……”

维克多冲进办公室。

“你等一等！”萨沙止住他。“我自己去同他说……”

费多尔走近维克多。

“到车间去吧，”他说。

“我不接收小组。”

“原来，你的全部原则性就到此为止了？你的勇气也这样？”

刚刚交了班的一群年轻的炼钢工人走近来。其中之一脱下

安全帽，向维克多深深鞠躬：

“祝您健康，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

拉古京不作声。

“您，首长公民，怎么不跟工人握握手？请给我一点面子。现在时行这个！”

拉古京不作声。

“他不愿意！”

小伙子们吸起了烟。

“有的人可真走运！”其中一个故意大声地说。“拿了一个月扫帚柄，就当上了炼钢师傅！”

“要是我有这样的觉悟——我早就当上了车间主任，”另一个人说。

“问题不在于觉悟！要善于选择朋友！”

“也许，和他谈谈？不要旁人在场。代表……”

“他不会理解这种谈话。道德规矩不允许他……”

萨沙从接待室门口探出头来：

“拉古京！进来吧……”

维克多穿过接待室，进入办公室。

“嗬，你怎么样？”库齐明不满地问道。

“我同意，”维克多说。

啊，在这一班里，炉子是吼叫得多么疯狂！它的明晃晃的“小眼睛”是多么不信任地又是多么蔑视地盯着维克多瞧！而当维克多走近去，要通过开着的炉门更好地看清它的烧得通红的肚子里正在翻腾的东西的时候，它又是多么威胁性地对他咧着牙齿笑！

这种景象对他来说是很熟悉的，可是如果换了外行的人，就一定会被这种强大的、几乎是宇宙般的自然力的疯狂发作而吓得不知所措。半浸在暗红色铁水中的大块大块的废钢，在烧得白热化的、几乎象太阳一样明亮的炉子后壁上显现出奇妙的暗影。它们好象一座神奇的城市的废墟，而在这座城市上面有煤气火焰的旋风在飞快地反复乱跑。

维克多走近操纵台，看了一看仪表。

“我说了，右面的加一些，”他对费多尔说。

“你加吧，”费多尔对斯塔斯说。

斯塔斯转动开关。

“你还是照原样……”彼季卡不客气地说。

彼季卡站在操纵室旁边，肩靠着板壁，以一种漠不关心的样子看着忙乱的炉边。

维克多又看了一看仪表。

“你不要看仪表。我们左面的灵敏度比较强一些……”

“他说得对，”费多尔说。

“回复原样！”维克多不大乐意地同意了。

“总的说来，你不要乱忙，”彼季卡说。“工作正常……”

炉子里的废钢块开始失去明确的外形，它们的尖锐的边缘熔化了，变成沉重的一滴滴的钢水，这些钢水慢慢地，仿佛是不愿意地脱离了钢块，无声地消失在暂时还平静的铁水的漩涡里。就在这些流动的、变化着的、沉重的钢块上面，在这神奇的熔化物上面，无穷无尽的、轰隆作响的火焰仍旧在反复乱飞。

炉盖关上了，维克多看了看手表。虽然表面上一切正常，炉上的气氛稍微有点不自然，这一点从斯塔斯扫地的样子，从费多尔的过份精神集中和彼季卡的伪装的漠不关心中都可以感觉

得到。

“四号炉助手赫罗莫夫！去听电话！”车间上空发出了卓娅的声音。

彼季卡拿起了话筒。

“赫罗莫夫同志在听电话。”

“赫罗莫夫同志？您为什么不准备矿石？”卓娅问。

“我有炼钢师傅在。他的工作是指挥，我来执行！我是个守纪律的人。”

“那么我对你说：如果你确实是个人，希望你继续象个人的样子，”卓娅挂上了电话。

彼季卡走出操纵室，看了看表，摇摇摆摆地沿着车间走去。

离开炉子后，彼季卡完全变了样。他坚决地走近一伙正在装料机旁边吸烟的炼钢工人。

“你干么坐着？”他对司机说。“你为什么不准备矿石？再过十分钟就要加了！你难道没看见？”

“我看见的，彼佳。这里的炼钢师傅是他。他一下命令，我就照办。”

“你就当命令已经下过了。动手吧！……”

司机爬进了机器。

“今天你好象很认真，彼佳……”一个炼钢工人说。“你在救你的房客吗？”

“救钢。顺便告诉你，你也是靠这只炉子吃的啊……”

“喂，新的首长怎么样？”另一个炼钢工人问。

彼季卡没有来得及回答——他被打断了：

“看样子，象个大专家！……他今天在炉边什么事情没做过啊！踮着脚尖走也走过，蹲着身子跳也跳过！芭蕾独角戏……”

“这可不象在紧急汇报会上充英雄那么容易……这要动脑

筋……”

“你们满意了？”彼季卡问。

“当然不是大家都满意。可是大家都在笑……”

而维克多在看着炉子。狂呼乱叫着的火焰伸出长长的火舌，贪婪地舔着钢水的光滑的，象蒙上一层水银似的表面。装料机移近炉边。在钢水上面出现了料斗的黑色手掌，料斗翻转了，矿石纷纷倒进炉膛里，激起了缓慢的钢的波浪。

“四号炉什么时候加的料？”卓娅问，看看放在她面前的进度表。

“十七点四十分，”调度员回答。

卓娅看看手表。

“他们怎么搞的？他们还没有取试样呢！”她不安起来。“也许，打个电话？”

她不等同意，就按了一下开关。

“四号炉……”

仿佛是回答她一样，电传打字机动了起来，打出了试样的数据。卓娅念了。

“四号炉已经取了试样！”她放心了，把数据登记入册。

四号炉正在加料。维克多抓紧仪器的把手，竭力想把料加得尽可能均匀。

彼季卡看到，流下去的料在炉子的窗口里不规则地乱动，有时还流到了窗边。彼季卡夺过把手，仪器立刻就听话了。

钢慢慢地沸腾起来。在钢水表面上这儿那儿出现着稀少的，暂时还不高的喷泉。每个喷泉顶上有一个圆的泡泡，有点象小小的人。这些神奇的小精灵守卫着炼钢的秘密，它们仿佛是从钢水的深处跳出来，可是由于被上面发狂般的火的旋风烧痛了，又立

即躲了回去。而从炉顶装进来的混合物又象灰雨一样淋着它们。

“怎么样，炼钢师傅？”彼季卡问。“热吗？”

“我没有要求过做炼钢师傅。”

“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彼季卡带着点嘲弄神情说。“不过我不相信你！没有一个助手不想成为炼钢师傅。所以你不要辩白了……”彼季卡摊摊手。“领导看得更明白。既然他们任命了你，那就这样好了……”

卢基亚诺夫走进调度室。

“四号炉怎么样？”

“试样是好的，”卓娅说。“只不过稍微晚了些。”

卢基亚诺夫看了看进度表。

“三十六分钟……不能算是稍微……”

在炉上，人们也感到不安。

“咱们拖迟了！”维克多看看表说。

“不要紧！”彼季卡安慰他。“可以在最后熔炼时赶上去。”

卢基亚诺夫走近。

“事情怎么样？”他问。

“正常！”彼季卡无忧无虑地说。

“如果正常的话，为什么你不放我进去？”

“不是说不能给首长看只做了一半的工作吗？……”

“如果不开玩笑呢？”

“到下班时能赶上进度表，”彼季卡保证说。“这不开玩笑。”

维克多的小组现在工作得协调而精确。维克多站在炉边，专注地目不转睛地看着炉膛，发着简短号令。

钢已经在沸腾。整个宽阔的炉膛里到处泛起沉重的泡沫。

维克多注视着沸腾情况，揭示着其中只有他才懂的奥秘。

在沸腾的钢水里伸进了一只黑色的金属勺子，一勺沉重的钢水喷溅着火星，跌在冷的金属板上。维克多、彼季卡、技师、班长和卢基亚诺夫都在它上面俯下身来。

"怎么样？可以出了？"卢基亚诺夫问。

"炼钢师傅的意见怎样？"技师耸耸肩回答道。

"准备出钢，"维克多对彼季卡说。

"四号炉要钢桶！四号炉要钢桶！出钢了！钢桶到四号炉去！"卓娅向着扩音器喊。开关啪的一响。

"四号炉出钢了。"

调度员点点头。

巨大的二百吨钢水桶在浇铸跨间上空移过。

在出钢平台上彼季卡在严肃地干活。他用长长的钩子刮掉出钢口边的试样残余。看也不看地把这钩子递给斯塔斯，然后拿起别人递给他的一根又细又长的、后面拖着橡皮带的管子，走近灼热的出钢口。长管子顶部发出了一股尖尖的蓝色的氧气火焰。彼季卡把管子象长矛一样插向出钢口。

最关键的时刻到来了，彼季卡看看技师。技师再看了一看盛钢桶、出钢槽以及屏息不动的人们，点了点头。

彼季卡用钢钎向封住了的出钢口一击。再一击，再一击，出现了一股熔化了的金属的明亮的细流。

彼季卡又一击——细流立即变粗了，沿着出钢槽流了出来。沉重的钢流冲进了盛钢桶。

照把整个车间映得通红的火光看来，维克多知道这是钢水流出来了。

“你在这儿看着……”他对费多尔说，自己向出钢平台走去。然后变成跑步。

他绕过炉子。从人们头顶上望过去看着盛钢桶。钢在桶里疯狂地汹涌激荡，似乎想要冲出来。它向四周散发出迅速的、凶恶的火星，冒出使人窒息的浓烟。灼热的气浪阵阵向人扑来。

维克多看看萨沙。他眨眨眼，微微一笑。维克多又把视线转向彼季卡。彼季卡庄严地抬起手，竖起大拇指：

“行！……”

电传打字机断续地打出：

七月三十日报告

生铁	4982吨
钢	2563吨
钢材	2113吨

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炎热的早晨。烟囱里出来的烟凝结在静止不动的空气中，好象巨大的帽缨。工人们匆匆地去上班，年轻的母亲们推着婴儿车——到喂奶室去。总之，城市醒来迎接劳动的一天。

维克多坐在桌旁，专心地在对付一只拆了开来的电熨斗。彼季卡在穿上一件精心熨过的衬衫。

“也许，你也去？”他问。“毕竟是生日啊……”

“我明天去祝贺她。上班时。”

“我自己也不是非常想去……你知道吗，她的要求同我这个人不配。我只配做做她的陪送人员……”

“这也已经有点门了！”

“可是这不过是……是历史形成的……我以前是和她的女

朋友一起玩的。后来这个女朋友出嫁了。而卓娅好象已经习惯于我送她。她高兴和谁一起玩就和谁玩，可是回家总是要我陪送……于是我就受苦了……”

“你有点儿疑神疑鬼……”

“有什么办法呢？领导……你认为怎么样？我和她配不配？”

“你自己更清楚……”

“如果是更清楚，我就不会问你了……”

彼季卡扣上了外衣的钮扣。

“咱们走吧！……”

维克多摇摇头。

“那么就晚上见……”

彼季卡走了，维克多收拾起工具。呆坐了一会，看了看表……突然坚决地站了起来，开始穿衣服。

21-13-25——维克多在拨动自动电话的号盘。

“我听着，”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耳机中说。

“列娜，这是我……”

“真好，你碰上了我！我已经名副其实地走到楼梯上了！……我要迟到了……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找你！你能不能在六点半钟到学校里来接我？……或者不要这样……你等一等……咱们最好还是在‘共青团员’旁边的小花园里碰头吧……你送我回家，咱们谈谈……七点正在‘共青团员’旁边……”

“共青团员”电影院旁边的小花园。这个地方在这种时间里从来是不空的：某人和某人相会，某人在等着某人。“共青团员”旁边的小花园是传统的约会场所。

维克多手抱着肩坐在长椅上。街灯亮了，虽然天色还没有

暗。维克多看了看表：七点正。

列娜出现了。她沿着小花园走，用目光找寻着某个人。维克多站起来向她走去。列娜看见了维克多，向他冲过来，他们的手相握。他们愉快地互相看着。

“您在这里做什么？”她问。

维克多出于惯性继续在微笑，但是他已经明白了一切。几乎一切。他放开列娜的手。

“我在等一个姑娘……您呢？”

“我也是……刚才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列娜说。然后她看看表。“几点了？”

“过了七点了……”

“咱们坐下来好吗？”

他们坐到长椅上。列娜疑惑不解地看着两边，然后看了看维克多，维克多垂头丧气地，手足无措地坐着。沉默。电影院看来散场了。观众从大开着的边门走出来。

“我看您非常疲劳，”她说。

“你的熟人好象迟到了，”维克多说。

列娜看看表。

“我莫明其妙！出了什么事呢？……”

维克多不答。在慢慢降临的暮色中人们在相会。他们谈笑着，一对对地走出去。

“好，我走了。”

列娜站起来，伸出一只手。

“要送您吗？”

“那么您的姑娘呢？”

“她不会来了。”

“随您便吧……”

他们默默地在路上走。

“我看，您由于她没有来而非常伤心吧？”列娜问。

“是的……您呢？”

“我也非常伤心，”她说。

他们走近公共汽车站。公共汽车没有来。

“好，我走了，”维克多说。“再见……”

“再见，”列娜回答。

公共汽车开过来。

列娜走进房间。把小包放在镜台上。脱下皮鞋。机械地穿上拖鞋。一面想着心事，一面走近电话机，拨号。

“喂，”一个男人的声音。

“这是泽布诺夫家吗？”

“完全正确！”

“请原谅，您能不能叫十七号里的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来听电话？”

“非常愿意！请等一分钟……”

列娜等着。终于人来了。

“您在听着吗？我把话筒转交给他了。”

“喂，”列娜听到了另一个声音。

“格里沙，出了什么事了？”

“什么事？”

“你怎么没有来？”

“到哪儿？”

列娜不作声。

“喂！喂！列娜！列诺奇卡！喂！”声音从耳机中传来。

“请你原谅……我以后再打电话给你……”列娜说，放下了耳机。

她坐了很久，灯也没有开。站起来，走到过道里，开亮了灯，仔细地从镜子里看看自己。又回到房间里。

她在房间中央站住。立了一会。然后坚决地走近电话机，拨号。

“喂！萨沙吗？我是列娜·阿斯塔菲耶娃。”

公共汽车从大街上向右转弯，停止了。

“您要下车了，姑娘！”列娜听到售票员的声音。“红霞街到了……”

列娜走进宿舍的前厅。向看门人——我们已经熟悉的马特维叶夫娜问：

“请您告诉我，怎么找拉古京？”

“是找维佳？他用不着找！……”

马特维叶夫娜向一个人喊：

“楚马钦科。叫一声拉古京，有人找他……”

列娜仍旧站在桌旁。年轻的小伙子们在旁边走过。她看着楼梯。楼梯上出现了维克多。他看到列娜，停住了。然后奔下楼梯，向列娜走近。

八月一日　　星期三

天已经黑了，打扮整洁的维克多在一条不熟悉的街上走着。在将要拐弯的地方，他走进了一家食品店。在卖酒的柜台边人不多。拉古京买了一瓶“首都牌”，塞到衣袋里。公共汽车停在一个我们见惯的新的区里。维克多下了车，现在他已经在一座五层楼的房子的楼梯上走了。在一扇门前面他对了一下写在一

张小纸片上的地址，按了按门铃。

开门的是一个高个子的小伙子，他很瘦，脸尖尖的，生着鸭子般的鼻子，戴着杜勃罗留波夫式的老式金边眼镜。

“请进来，”小伙子在维克多来得及问他之前就说。“谢苗·安东诺维奇，拉古京来找您。”

维克多走进过道。

“您往这儿走，”小伙子指指右面的门。

拉古京敲门，没有人回答。于是他小心地把门推开了一点。萨尔塔可夫坐在房间中央电视机前面。

“您允许吗？”

萨尔塔可夫不作声。维克多跨进门槛。

“您好，”他说。

萨尔塔可夫又是不回答。

“我需要和您谈谈。”

萨尔塔可夫甚至连头也不动。

“那怎么样，我得走？”

“这个你要去问他！”萨尔塔可夫突然几乎象喊叫一样说道。“我在这里不是主人！”

维克多犹豫了一下，走了出来。

在过道上还是那个小伙子迎接了他。

“谈过一谈了？”

拉古京点点头，停了一回儿补充说：

“我走了。”

小伙子仔细地看看他。维克多迟疑了一秒钟，走进了一扇开着的房门。小伙子关上门，把手伸给拉古京：

“萨尔塔可夫……米佳。”

维克多握了一握。

“是父亲？”拉古京指指墙壁。

“是祖父。”

拉古京机械地用目光环视房间。房间使他感到相当不平常。

房间的四面挂满了某种奇怪生物的照片。它们钉在墙上，靠在书架上的书上，躺在桌子上，床上，甚至地板上。有一些照片还是湿的。

“蚂蚁，”米佳漫不经心地挥挥手。

“有趣！”

“岂止有趣。喏，这一个象您，”他指指一张照片。

“顺便问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拉古京？”

“计算出来的。照现在通用的说法。归根到底，这并不复杂。不过总的说来，我想象中您是另一种样子……”

“什么样子？”

米佳暧昧地耸耸肩：

“一般说来……第二号聪明人。”

维克多含意明确地用头向萨尔塔可夫的房间的方向点点。米佳点头。

“那么谁是第一号？”拉古京问。

“相应地。”

维克多明白了，他指的是他自己。

“他来不及对你说的一切，都发泄到我的头上了。前天，你知道不知道，详细地……”

沉默了一会。

“你怎么？是动物学家吗？”拉古京问，一面看着蚂蚁的照片。

“不。我在工厂的照相实验室工作。靠祖父的情面，”米佳回答，一面在唱片堆中找寻着。

“那么这是业余时间搞的吗？”

“在业余时间里我在各车间把铁块都翻遍了，”米佳放上了一张唱片。

“疲倦了的太阳温柔地向大海告别”——唱机响了起来。

“就是说，你不喜欢铁？”

“不喜欢。这是昨天的文明。”

“什么是明天的呢？”感兴趣的拉古京问。

“我想，是控制论的生物学……”

“明白了。这是争论的主要题目？”拉古京向墙那边点点头。

“不，在这些问题上他不是我的对手。我和他更多地是争论科技革命时期人的作用问题。”米佳回答。

“我稍稍有点伤心，”一个甜蜜的男人嗓子在唱，“在这个时刻，响起了你的无忧无虑的声音……”

“也许，咱们一起到那儿去？”

“不。你自己去吧。”

年轻人互相看了一看。维克多站起来，穿过走廊，推开了萨尔塔可夫房间的门。

谢苗·安东诺维奇还是以那种姿势坐在电视机旁。

“也许，咱们还是谈一谈？”拉古京问。

萨尔塔可夫不回答。

“你认为我不对吗？”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对的，你就不会带着酒到这儿来了！”萨尔塔可夫重新看着电视机。“我和你无话可谈！……”

电传打字机断断续续地打出：

八月一日报告

生铁　　5110吨

钢　　2623吨

钢材　　1992吨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太阳在城市和工厂上空升起来。它还不高，把工厂的色彩缤纷的烟照得透明，所以虽然烟是一种祸害，可是现在却不能不欣赏它们。

无休止的上班工人的洪流走进工厂的大门。

这股洪流一会儿在工厂的各条楼梯和过道上分开，一会儿又汇合成一片统一的、强大的海洋，它仿佛把我们的主角们扛在自己的肩上。

维克多、彼季卡、费多尔、基谢廖夫在走着。卓娅走着。萨沙走着。整个班在走着。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巨大的整体的一分子，是这股骄傲的力量的一部分。

歌声响亮：

过去的迷信
已被遗忘，
任何一颗天上的星，
都永远不能再向我们预告
吉祥和不幸。

但是，正象月亮
在这里，在桅、桨和锚的世界里，
玩弄着地球上的水面，
地球同样也用自己强大的吸力，

掀起太阳上海洋的波涛。

而且这一点
并非完全想入非非，
虽然也没有完全证实：
据说太阳上的黑点，
部分地也是由人的过错引起。

因为毕竟，
象鸟一般自由的人、
地球和一切生物
在自然界的循环中
并不是那么微不足道的分子。

因为甚至月亮
也对我们施加
某种影响，——
当海洋里潮水高涨，
我们就说：原因是月亮！

而我们
在太阳上引起风暴，
还有日珥的巨大舞蹈。
这也符合人类的本性——
向我们周围的一切施加影响。

因为互相之间

所有的天体
都有某种影响。
我感到，地球影响着
太阳们的命运和天体的运行。

和往常一样，七时三刻厂长的汽车开到了厂部办公楼。拉托姆斯基同迎面走来的人们很快地招呼一声，就到二楼去了。

“嗯，怎么，他没来电话吗？”他问从桌子后面站起来的女秘书。

“刚刚来过。我这才把话筒放下。他要您一到就去电话……”

“总工程师在吗？……让他来……”

拉托姆斯基走进办公室，草草查看了夜班报告和紧急电报。总工程师到了。

“他来电话了吗？”他问道。

“刚来过。”

“他要多少呢？”

“不知道，我还没有同他谈。”

“我想了解，他需要多少？”

“这是清楚的！……不会少于二千……嗯，我们能给他多少？”

“一千五。万不得已的话，给二千……不能再多了！”

拉托姆斯基拨电话号码。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是您来电话吗？”

“嘿，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你好吗？情绪怎么样？”

“干吗问情绪？我的情绪一向是好的。当然，如果邻居们不来破坏它的话。”

“我担心将要来破坏……”

“对我来说，这已经习以为常了……”

“嗯，你们在佩向诺这个地方怎么样？搞得如何？”

拉托姆斯基对总工程师使眼色：“看到吗？他在搞迂回战呢……”

“谢谢。搞得很好，请您来钓鱼……”

“你当然猜得到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

“当然，猜到了。”

“那你怎么说呢？”

“他们差多少？”

“很多……五千五……”

“很多……”

“伊巴托夫能给我们一千五，这样离州的计划我们还缺四千……”

“那您上哪儿去拿这四千？”

“向你拿，别的没地方了。”

“真有意思！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您有时候使我惊奇！我这里怎么，是商店还是仓库？要知道这些东西需要用某种方式造出来的呀！譬如说要冶炼……这是钢嘛……”

“好啦，可是我和你总不能让州的计划完不成。”

“我又不是拒绝，我能给……”

在谈这些话的时候，拉托姆斯基在纸上写了一个数字三，加上一个惊叹号。他把纸递给总工程师和党委书记。党委书记默默地看着数字，而总工程师抹掉三，写上二·五并且在下面划上着重线。

“你能给多少？”尼古拉·伊凡诺维奇问道。

“不超过二千……”

“这不郑重……”

“可再多我上哪儿去拿？”

“你是不是州的爱州主义者？我且不说你是州委委员，要和我们一起对州的计划负责……”

“我当然是爱州主义者，但是除了爱州主义还存在基本的工艺……当然可以尽可能从炉子里多挤一点出来，不过，要知道，我们除了第三季度还有第四季度呢……我们以后也还得工作下去呀。”

“好吧，三千五能给吗？”

总工程师惊讶地两手一举一拍。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拉托姆斯基说。“您怎么，您要我答应了而又做不到吗？”

“嗯，你从来也没有这个习惯……”

“那您要怎么呢？”

“我要你明白，谢尔盖，除了你，没有人能帮助州里……傍晚我再打电话给你……”

拉托姆斯基挂上话筒。

“我们怎么办？……我不知道……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理解他……我们试试看吧……”

“我们会把库齐明压垮的……”总工程师说。“他拿不出三千五的……”

三个人都沉默了片刻。

“嗯，好吧，”党委书记说。“我走了……”

“如果你有更重要的事，那当然，你走吧。”拉托姆斯基说。

党委书记留下坐在圈椅上。而拉托姆斯基站起来，走到窗前，说道：

“完成州的计划是州里每个共产党员的光荣……”

党委书记点点头。

“我也赞成要完成州的计划。”他平静地说。“但是我反对在平均数的虚假的顺利后面掩盖了真实情况。”

“具体呢？”

“那就是：应当严肃地和负责地把问题提到部里和国家计划委员会里，如果必需的话，提到党中央……”

“你，说实在的，你在劝说谁呢？”拉托姆斯基问。“我，还是他？当然应当！但是这为什么必须由我们来做呢？兄弟厂计划完成得不好，情况错综复杂，让他们去分析，让他们去提出问题。我们做这种事情，从某种意义来说，实在是不恰当的……我们真的这样好吗？这甚至是反常的！为什么要我们去做？”

“就是因为完成州的计划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光荣，要真正完成而不是用不可避免的损害质量的代价……填满计划数字。”

“嗯，好吧，”拉托姆斯基说。“让我们这样：把某些分歧留待以后解决，而先去做我们看法一致的事情：无论是你还是我，都认为州的计划应当完成。是不是这样？那就让我们把这一点给人们解释。”

费多尔·阿尔捷米耶维奇站起来。

“很多事情可以解释，”他说。“但是只有在人们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时，他们才会理解我们。”

他走了出去。拉托姆斯基又在窗前站了一会，然后坐到桌子后面去，探身向着调度电话。

“接平炉车间主任……”

在库齐明的办公室里除了主人外，还有萨沙·卢基亚诺夫和三个男人。蜂鸣器吱吱地叫着。

库齐明打开调度电话，说：

“我是平炉车间主任库齐明……”

听到拉托姆斯基的声音：

“你那儿怎么样？你是坐着还是站着？”

“怎么回事，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也许要我真的马上躺下？”

“当然也可以躺下。不过，要是我在你的位置上，我就不急于躺下……你能给多少超季度计划的钢？”

“讲好了，给二千吨……”

“假如再多要些呢？”

“要多少？”

“三千五……”

库齐明呆住了。在他办公室里坐着的人们面面相觑。

“喂，你干吗不作声？”拉托姆斯基问。

“我没有不作声……我在笑……”

“已经轻松点了……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应该帮助州里。”

“我上哪儿去拿这些钢？到季末还剩下八天了！”

“你等一等！你还是不是爱州主义者？”

“您干吗对我说这些话呢！我自己也会讲……”

“要知道事情还不仅在这几句话，完成州的计划就是州预算里有钱可收入！我们是否想造一条通二号门的电车道？西面住宅区是否也需要通煤气？”

于是萨沙又忍不住了。

“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们会把所有的进度表都搞垮！我们会把炉子搞得不象样子，把人们弄得筋疲力尽……上星期我们本来就应该让八号炉休息了！……学者们又在折磨五号炉……我们实际上已经只有九只炉子在工作！”

“喂，那这样：饭后我和总工程师到你们那儿去，一起考

虑……看来，检修不得不等一等。技术革新也要缓一下，到季末了……”

库齐明关上了调度电话。

“你们听见了？还要一千五……”

大家都沉默不语。然后库齐明说：

“我们拿不出……把整个车间都拆去充数算了……”

电传打字机断断续续地打出：

九月二十一日报告

生铁	5110 吨
钢	2613 吨
钢材	1986 吨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维克多穿着工作服，但不戴安全帽，走进给萨沙·卢基亚诺夫做办公室的一个小房间。

“是你叫我吗？”

萨沙递给维克多一张纸，维克多读着。

“你认为怎么样？”萨沙问。

“一切正确……他有……”

“他有什么？”

“有酒醉的气味。”

“这个科瓦利丘克是什么样的？”萨沙问。“年纪很轻的那个？”

“嗯，是的……斯塔斯。我们已经揭发过他了……他发誓一克也没有喝过。他说只在‘螺丝帽’喝了一杯啤酒……这哪里能弄得清呢？难道不能把这个‘螺丝帽’关掉吗？或者即使让它搬走也好？”

“你倒去关关看。形式上他们是合法的。第一，它在街对面；第二，它在别的区里。他们卖的是啤酒，这甚至是受鼓励的。”

“要是只卖啤酒倒也罢了。”

“没有抓住就不是贼。你写一个说明。”

维克多把纸藏到口袋里。

“能在你这儿打个电话吗？”

“请吧。”萨沙回答说，没有放下文件。

“劳驾，请叫一下阿斯塔菲耶娃医生。”

“稍等一下。”

“喂，”传来列娜的声音。

“是我。”维克多说。“你还要很久吗？我来接你……”

“好的。”

维克多放下话筒，问萨沙：

“你还要坐着吗？”

“坐着……还缺二炉……我怎么也安排不出……九百吨……不得不再挤……”

“当然，你挤吧！”

“你在挖苦我？你没有看见，车间里发生了什么事吗？”

“为什么叫发生？这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

“你能建议别的办法吗？”

“我给你建议过了。”

“你难道认为这一切谢尔盖都不明白吗？”

“如果明白了，为什么还要做呢？”

“这你问他去。我可以给你提供这样的方便，现在就可以。”

“提供吧！”

萨沙打开调度电话。

“阿列弗季娜·斯捷潘诺芙娜！厂长在吗？”

“在。”

“怎么，要接通吗？”萨沙问维克多。

“显然你是不会接的……”

萨沙从键上把手指放开。

“我才不急着去进城里的疯人院呢，即使同你一起做我也不干。”

“糟蹋车间当然更心安理得些。”

“现代化生产这是整整一团没有解决或只解决了一半的问题。在这方面是这样：要么你和大家步调一致，要么就走开。”

“就是说和没有解决的问题步调一致？”

萨沙当真生气了。

“那怎么办呢？”

“要做给你看吗？”

维克多从桌上拿起进度表，装着打算把它撕掉的样子。

“嘿，原来如此！”萨沙夺过进度表。“去吧，去干你的紧急事情吧。我的事情你别管。”

“事情当然是你的。可炼钢，顺便说说，还是要我们炼！或者你当真以为人们只要能拿到钱，对做什么就漠不关心？”

“算了，”萨沙说。“等你处在我的位置上我们再谈。到那时我给你提问题，看你怎么回答。”

他们都把脸扭开去。

“嗨，我能做什么？什么？”萨沙几乎叫起来了。

“我现在给你回答这个问题：你能做一切！”维克多说完就走了出去。

露天矿场的医务室设在一节车厢里，车厢直接安置在地上。

维克多从木梯上走下来，在门口他在鬃毛地毯上擦擦鞋子，然后走了进去。

医务室里面出乎意料地是一个有很好设备的房间。

“您好，维克多·谢尔盖耶维奇，”一个十分年轻而又漂亮的护士从旁边走过说，不知为什么她的脸红起来了。“我们就要结束了。”

维克多朝办公室里看了一眼。列娜在写着什么。她面前坐着一个剃光头的人。她把纸放下片刻，做了一个无法描述的，捉摸不到的动作，它的意思是：“我很高兴你来，稍稍等一下，我马上就有空了。”

拉古京在白色的长凳上坐下。留短发的护士又在他旁边经过。维克多本来想抽烟，但是看到面前有一块牌子，写着“我们这里不能抽烟”，就把香烟灭了。

有一张画着一个瞎子手里拿着一根棒的招贴画，引起了他的注意。画的下面写着：“我喝了甲基酒精。”拉古京苦笑了一下。

剃光了头的人从办公室里走出来。

“请进，维克多·谢尔盖耶维奇。”护士说道，同时脸又红起来了。

拉古京走进了办公室。列娜继续在写。护士脱下罩衫。

“你还得到萨列特其诺夫那儿去，”列娜说。“给他打针。你告诉他，我晚上上他那儿去。”

护士点点头。

“再见，维克多·谢尔盖耶维奇。”她道别说，接着在门口消失了。

拉古京站在窗前望着露天矿场。

“你是否有什么事情绪不好？”列娜问并且仔细地瞧着维克

多。

“你从哪儿看出来的？”

“也许，是我好象觉得……”

列娜走近拉古京并且拥抱他。

“看电影去吧。”她说。

“走。”维克多冷淡地同意说。

“或者就去看戏吧？”

“就去看戏。”

“也许还是到咖啡馆去好？”

“好啊，到咖啡馆去。”

“你出什么事了？”列娜问，直接看着维克多的眼睛。

“我非常爱你。”维克多说。

“你一切都顺利吗？”

“在什么意义上说？”

“嗯，在工作上？……”

“习惯性的变来变去，别管它。”

“究竟是怎么回事？”列娜坚持问。

“别再谈这个了，叫人厌烦。归根结蒂萨沙是对的，问题很简单：要么步调一致，要么就走开。我有什么权利要求人们不按他们自己的意志去做，而要根据我的想法去生活和行动呢？譬如萨尔塔可夫、基谢廖夫、彼季卡、萨沙·卢基亚诺夫，他们不知怎么都很适应，生活着、工作着，一般说来工作得不坏，很满意。就是说，他们喜欢这样。我有什么权利要求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权利要求别人，但是你有权要求自己吗？”

“你要我怎么样？”

“到电影院去？”

“走。”

“或者还是上戏院吧？”

电传打字机断断续续打出：

九月二十四日报告

生铁	5104 吨
钢	2718 吨
钢材	2190 吨

九月三十日　　星期日

一辆公共汽车在街上行驶，到拐弯处它疲乏地颠簸着。终点站就在工厂大门附近。

因此，挤满车厢的乘客大部分是去上班的工人。维克多也乘在车上去上班。他瞧着这些人的脸：严肃的和微笑着的；思考着的和聚精会神的。他瞧着他们，似乎极力要把目光深入到他们的思想里去。

人们的脸交替变换，它们的静止画面，这是在真实的公共汽车里用潜像镜头拍摄的真实的面容。它们和维克多的镜头轮流交替，维克多仔细端详着它们……

红角。紧急汇报会。今天这里比往常人更多。季度末。这可以在车间领导明显的疲倦中和人们某种同呼吸共命运，家庭般的团结中感觉出来。

会场中间某处，维克多和费多尔一起坐着。他忧郁不快，听着，对谁也不看。

桌子后面坐着库齐明以及他所有的副手。萨沙·卢基亚诺

夫也在其中。库齐明亲自主持汇报会。

“全车间任务完成得很顺利，虽然处境并不轻松……现在一切都要看你们了……看你们这一班。一号、五号和十一号炉按进度表冶炼；六号和十号炉应当提前二十分钟出钢；二号和八号炉提前五十分钟；四号炉提前一小时十分钟；九号炉……对九号炉就更复杂些了，要提前二小时十分钟……怎么样，科尔尼因科，干得了吗？”

“我们干。”科尔尼因科回答说。

维克多瞧了他一眼就转过脸去。

“请注意，完成季度计划要看你们了……”

“我尽量干……”

“就这些，同志们……有问题吗？”

“我有问题，”维克多说着站了起来。“我不明白，七个钟头里我们怎么能炼出名牌钢来呢？”

“您怎么，拉古京同志，装作小孩子？谁也没有要求你们炼名牌钢，炼出沸腾钢来就行了。”

维克多继续站着。

“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不明白，既然到二十四点可以炼出优质高级钢来，为什么要在二十三点正去出低级钢呢？”

“到二十四点正炼出的钢必须已经通过技术检查处的检查。否则它不能列入这个季度的计划。而钢还需要经过浇铸……您明白吗，什么叫计划？”

维克多没有回答。

“也许，拉古京害怕干不了？”有一个副手说，然后他对着维克多：“您直截了当说，我们今天可以让您不上班，叫个替班的来……”

“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库齐明问。

“我什么都清楚了。”维克多说着坐了下来。

紧急汇报会结束了。大家都向出口处走去。维克多和费多尔也走出去。

“我们怎么办？”费多尔问。

维克多没有回答。兴高采烈的彼季卡走过来。

“没关系，维佳！我们会炼出来的！”

“我们炼什么？”

“规定什么我们就炼什么！国家需要钢！”

“国家需要好钢……”

“可我甚至喜爱这个样子！有意思！你会觉得自己是最主要的人物！你想象一下：‘快讯！炼钢师傅拉古京小组比进度表提前二小时出钢！’”

卢基亚诺夫走来。彼季卡和费多尔离去。

“喂，你干吗跳出来？”卢基亚诺夫问维克多。“真的象小孩……”

“因为你默不作声，所以我跳出来……为什么我应当炼坏钢？”

“首先，不是坏钢……”

“嗯，低级钢！为什么？”

“你怎么？真的不明白吗？”

“那不……现在明白了。他们已经解释过了。”

这个季度的最后一班干得十分紧张，充满了突击气氛。在维克多的炉子上金属在熔化。他的小组都站在操纵台旁，全组四个人默默地望着炉子，炉内猛烈燃烧着的火焰使炉子都震动了。维克多异乎寻常地镇定自若和聚精会神，这使彼季卡有些

惊奇。

“维佳，瞧，这样的烧饼，”他说。“记得吗，你曾经向安东内奇吵？”彼季卡突然笑了起来。“我很想知道，要是我现在也丢下铁锹，你会对我怎么说呢？就象你那时那样？啊？”

维克多有点儿奇怪地瞧着他。

“那你试试看。”他说。

“我丢了，大家会不理解的。而我还想在我们车间里工作下去。你懂吗，我对车间有着个人的好感。该脱氧了……”

“四号炉助手赫罗莫夫！”车间里传来卓娅的声音。“去听电话！四号炉助手赫罗莫夫！”

彼季卡走到操纵台，取下话筒。

“正常……不知道……嗯，不，再下去更糟糕……我看一下……等等！”

彼季卡瞧一瞧维克多。

“维佳！”

维克多点点头。

“顺便我去关照一声关于盛钢桶的事，让他们抓紧些……”

彼季卡离去。技师走来，看了一下炉子和表。

“该脱氧了，要不然就迟了……”

维克多点点头。

“你们干，出钢前我来看……”技师说。

费多尔吹了一下口哨并且给装料机司机打招呼。技师离去。装料机从车间里面向炉子开来。维克多、费多尔和斯塔斯瞧着它。

“或许，我们再等一等？”维克多突然说道。

费多尔和斯塔斯不解地看着他，然后他们互相看着。一切都明白了。费多尔点点头，而斯塔斯迎着装料机跑去，他打手势

叫它回去，装料机停下。

调度室里也感觉得出季度末的气氛：电话铃响着，电传打字机频繁地打出试样的数据。

调度员和卓娅忙个不停地下达指令，卓娅在窗户里看到正在走到楼梯口的彼季卡。她以不易觉察的动作理了一下头发。

“我一会儿就来。”她对调度员说。“三号炉再过十五分钟出钢。浇铸场我已经关照过了……”

她走到悬在车间上空的那座天桥上。彼季卡已经在等她了。

“你为什么昨天跑了？”卓娅问。

“我没有跑。我不过想起今天上班活儿重，于是就决定早点儿睡。”

“你不是答应等我的吗……”

“嗯，答应过。可后来我看你好象不大打算回家，况且也有人送你……我喝了一杯啤酒就走了……”

卓娅突然踮起脚来吻了一下彼季卡。

“这是为什么？”他生气地问。

“没什么……”

“只有玩弄傻瓜才没什么。似乎，这傻瓜就是我……”

“好象是。”卓娅同意说。“这我们下班以后再说，你等着我！”

卓娅离去。彼季卡显然快活起来了。

当他走到自己的炉子那里。维克多、费多尔和斯塔斯安闲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喂，怎么？我们在脱氧吗？”彼季卡激动而高兴地问。

“再过三十分钟。”维克多说。

“什么三十分钟？你怎么啦，维佳？再过四十分钟我们要出钢了啊！……”

“出钢要再过一小时二十分钟，到十一时半。”

彼季卡甚至笑起来了，后来看了看维克多、费多尔和斯塔斯就明白了，这不是开玩笑。

维克多和伙伴们都默不作声。

“你怎么啦，维佳？……我们会使车间倒霉的！你想象一下过一会儿这里将会怎么样?！这是要同全州作对啊！”

“彼佳，我们不炼沸腾钢，我们要炼正常的钢……”

于是彼季卡彻底懂了，这是决定，这是全组的决定。

“嘿，原来如此！”他说。“你们想炼什么就炼什么吧！你们明天出钢也罢！总之，不炼也可以！”

他跑向炉子，转过脸去。

“不过你们注意：我不参加你们干的这件事。总之，你们可以认为这里没有我这个人！……”

伙伴们开始准备脱氧了。

彼季卡站在一旁看着他们，就好象看着自杀的人。但是当费多尔不知为了什么事情跑到操纵台去的时候，彼季卡忍不住了。

“好吧，”他对费多尔说。“他来车间不久，可你是聪明人呀！你明白你们在干什么吗？”

“干什么？”费多尔平静地回答。“我们在炼正常的优质钢，牌号三〇〇一五〇二……”

九月三十日报告

生铁	5293 吨
钢	2935 吨

钢材　　2117吨

在银幕上又出现真的工人们的肖像，重新响起了他们的声音。他们在讨论维克多的行为以及由他引起的问题：全国各种各样工厂的工人们又一次地进行交流经验的谈话。

十月一日　　星期一

在清晨的工厂全景的画面上，响起总工程师平静的声音：

“当然可以请‘高炉修理处’搞，不过第一，他们要向我们索取贵二倍的高价；第二，他们搞，时间要长一倍……”

镜头摇过站在窗前的拉托姆斯基并且继续摇过去，掠过坐在办公室里的工厂领导们的一张张脸。库齐明和萨沙离开众人单独坐着。

“你们的建议呢？”拉托姆斯基问。

“用自己的力量修理……便宜些。”

“好的，我们考虑一下……你们没事了吗？”

“没了……”

拉托姆斯基转向库齐明和卢基亚诺夫。

“嗯，对你们怎么办呢？”

他们沉默不语。

“我要给你们讲的，你们自己也知道。谢谢！各种各样的事情都看到过，可这种事情倒还没有过……无论如何在我的实践中没有过。他怎么，是破坏分子？”

拉托姆斯基在办公室里走起来。

“不过一般说来他是对的。如果车间领导不知道他们的炉子上在干什么，那当然，炼钢师傅可以做他想做的一切事情。瞧他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给你们两个申斥和严厉申斥处

分，给谁什么你们自己决定。季度结束了，你们反正不管炉子了，你们时间很多，就从从容容地讨论讨论。而对这个马赫诺分子①你们研究一下。我当车间主任的时候，这种炼钢师傅是没有的……”

维克多开了门走进车间存衣室。

“我那个时候就说了，他是坏蛋！”他听到谁的说话声。

“可彼佳庇护着他！”另一个人说。

“嗯，我是庇护过！”彼季卡回答。“那是另一回事嘛。”

“什么另一回事！你的维佳一百米外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甚至不要眼镜。”

当维克多走近的时候，小橱后面就没人讲话了。维克多走到自己的小橱前开始换衣服。

“满意吗？”彼季卡问他。

维克多穿衣服。

“你用这些个证明什么呢？整个车间，一千五百个人，拚命干了两个星期……他们是怎么工作的啊！他们毫不顾惜自己……可到头来一场空……”

维克多不作声。又走来两三个炼钢工人。

“结果成了这样：你一个人是聪明人，而别人都是傻瓜？……你把痰吐进了大家的心灵里！明白吗？！”

“你呀，彼佳，最好还是别说得这么复杂。干脆从奖金谈起，这样更老实些……”

“有什么？就谈奖金！嗯，我倒算了，反正是单身汉！可要是有家眷的人呢！额外的十个卢布也不是在路上随便能拾到的！……”

① 马赫诺是内战时期乌克兰的反革命叛乱分子，无政府主义者。——译注

“瞧你早就应该从这里谈起……何必谈什么心灵！你就象死人那样，眼睛里只有五戈比的铜币。这就是你所有的本质……”

“你就是这样理解我的吗？……谢谢，至少已经解释过了。就这样吧：我们不再在一起工作了，首长同志。请另找助手吧！……”

彼季卡走出去，关上门，维克多继续穿衣服。

“这样，维佳……”一个炼钢工人说。“你还是到领导那儿去，现在就去……写一张申请书。我们送你到火车站，皮箱给你送去，路费也给你……要不然你实在太是模范榜样了，你的台阶对我们来说是太高了。”

门外有人喊道：

“拉古京在这儿吗？”

“暂时还在。”不知是谁回答说。

“叫他上卢基亚诺夫那儿去……”

“要不是解雇，我不会离开工厂。”维克多说。“而没有你们的友好的善意，我也有办法活下去的，无论如何我会尽力……”

维克多走了出去。

“你呀，瓦夏，这样的话还是代表你一个人讲。”费多尔说。“不要以集体的名义讲，你还不是集体，甚至半个都不是……”

“费佳说得对，”有人支持道。“你还没有被选进主席团……”

“而且还不知道选不选呢！……”

“我们喜欢人家说我们是主人翁，”又传来一个声音。“而要掌权，这不仅是挺起肚子往前走，还要对什么负责……对自己。对自己的工作……主人，这不是只向别人提要求的人……这不是难事……主人，这是把一切错误都归于自己的人。还有要求，同样要先向自己开始提……”

当彼季卡闯进库齐明的办公室，那里正在开会。

“我不再同拉古京一起工作了！”彼季卡说道。

“你嚷什么？”库齐明问。

“就是不同他一起干了！把我派到别的炉子上去吧！”

“我现在没有时间同你讲，下了班再来。”

“我上班也不去了！”

要是办公室里没有这么多人，尤其是，如果这里没有编计划的姑娘们，那可能他们的谈话就会以另一种样子告终了。然而现在，就象俗话所说，强手对强手，谁也不让谁。

“不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库齐明涨红了脸问道。“你怎么，是在舞会上吗？”

“你怎么想，就怎么认为好了！……而不给我换工作，我就是走！”

“你吓唬我们什么？你走好了！”

“好，就走！两个星期干完了就走！”

“你可以不干完。”

“是这样？”

“对，是这样！”

“好，谢谢。”

彼季卡走出去。

“鉴于代理炼钢师傅拉古京没有完成上级命令以及故意破坏工作班的任务，”萨沙大声读着。“从本年十月二日起调任第三助手……签字吧……”

维克多取出钢笔，签字。

“明天科斯玛科夫假期满了，你把小组交给他。”

维克多向门口走去。

“等一等！”

维克多站住。

“喂，你干吗要这样？我不明白。你目的是什么呢？你似乎并不是一个笨小伙子！……唉，我简直不理解！……”

“你不理解？”维克多说。“真奇怪！甚至根本不可能理解的事情，你倒能理解……你愿意理解任何荒谬的行为和任何怪事，并且为它们辩解。总的说来你愿意做的不是思索，而是理解！因为这方便……‘什么也不可能改变’、‘毫无办法’、‘情况就是这样’，这就是你的理解的顶峰。我知道一点——没有，也不可能有逼着人去马马虎虎工作的情况！每次，当你为了自己过份的对什么都理解而摧残车间的时候，作为一个工程师，你的行为是犯罪，而作为一个人，你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尤其是：你强迫别人也这样做。而这是双倍的不道德！……现在你理解我了吧？”

炉子的烧红的内衬均匀地发出不祥的红光。一团团补炉材料沉重地、啪啪落在它上面，有一段时间象一个个发黑的斑点，然后，烧热了，融合在这红色的火光里。

维克多和费多尔用力地用锹工作着：不能让炉子冷下来。两人都湿透了。没有看到彼季卡和斯塔斯。

技师，就是那个和萨尔塔可夫一起被维克多“陷入困境”的那个人走来。他透过眼镜看着炉子。把眼镜放在衣袋里。维克多擦擦脖子上的汗，站在他旁边。

“你怎么，炼钢师傅，自己往炉门里撒？”技师问。“而你的助手在哪儿？”

维克多没回答。

“上梁不正下梁歪……自己不懂得纪律，就会纵容别

人……”

技师离去。

“也许，我去叫他们吧？”费多尔问。维克多不作声。

“我去，啊，维佳？”

“我自己去！”

彼季卡把伏特卡倒在放在地上的杯子和装色拉的瓶里。维克多走来。彼季卡看了他一眼，继续倒。

“你，维佳，别生气，”斯塔斯说。“要知道，我们稍微喝一点。只是为了碰杯……一共只半公升……”

真的，杯子里三分之一还不到。彼季卡平静地倒完了酒，举起自己的杯子。

“来，为了你们的所谓突击工作和我的一路顺风干杯……”

“也许，给我也倒一点？”维克多问。

“我倒……”

彼季卡又拿了一只色拉瓶，倒了酒，递给维克多。维克多猛然打他的手。瓶飞了出去，撞在金属斜坡上，摔碎了，碎玻璃溅在彼季卡身上。

彼季卡用手掌擦擦脸，扑向维克多，但是被迎头痛击，倒了下去。他又重新使劲一冲，维克多重又揍他。

“谁允许你们卖伏特卡的？”维克多穿着工作服，但没有戴安全帽，用肩膀撞开在头里的那个人，站在“螺丝帽”旁。

“可你是什么人？”女服务员接口问。“不是你派我到这儿来的，也不要你来过问！”

“我警告你！”

“你警告自己的老婆去！这种警告人我可是看见过的！走

开，趁我还没有去叫警察！”

队伍波动起来了。

“那儿怎么啦！喂！”

“听着，朋友，我们没时间！”

“干吗缠着人家？”

“把他赶走！”

“把酒店关了！”维克多好不容易克制着说。“要不然你们要倒霉的！”

周围吵得更凶了。

“喂，你找什么碴儿！喝了就去睡觉！”

“走开吧，小伙子，乘现在还没有揍你！”

“来，伙计们，把他赶走！我认识他！”无时不在这里的沃瓦-尼古丁叫道。

于是已经有人向维克多走去，有人推他。维克多环顾一下，看到不远处停着一辆发动机响着但油门减小的推土机。

“滚开！快！”不知是谁喊道。有人吹口哨。

这时维克多奔向推土机，跳进驾驶室，开足油门。推土机吼叫起来，开始向人群爬去。大家都四散奔跑。大酒桶翻倒了，有一些轻快地滚着，从另一些桶里涌出啤酒来。桌子倒在地上。

维克多来个急转弯，向小酒亭开去。

“站住！你干什么？”推土机手叫道。

“那儿有钱柜！”女服务员跳起来哭着叫道。

“小伙子，来……毁掉它！看咱们的厉害，”沃瓦-尼古丁挥动着双手在维克多背后大声喊叫，不懂他是怎么跳上去的。

小酒亭摇晃了一下，倒塌在推土机的履带下。发出木板折断的声音来。

“小伙子，来！毁掉它！……”

十月一日报告

生铁	5021 吨
钢	2247 吨
钢材	2102 吨

十月二日　　星期二

拉托姆斯基在接电话。

“他是怎么样的人吗？魔术师！你们那里有魔术师吗？我们也足够啦……当然，不是办法……什么条款？嗯，这不完全正确……我明白，这是犯罪……很多吗？”

他在笔记簿上记着什么。又开始讲。

“好的，我们考虑一下……好的……”

他放下话筒，扫视一下坐在办公室里的平炉车间的领导，接着说道：

“他们要审判。可不是！”

大家都沉默着。

“你们是怎么想的呢？”

“我想，”费多尔·阿尔捷米耶维奇说。“首先，我们应当自己先研究一下……”

“那你研究好了，”拉托姆斯基转向他。“为什么你要保他，我是懂的。”

“说实在，”萨沙插进去说。“我们自己对这个‘螺丝帽’也不止一次想搞掉它……”

“现在事情不在‘螺丝帽’。”拉托姆斯基打断他。“他知道我要说什么。”

拉托姆斯基又重新转身向党委书记。

“你给自己找到战友了。他明天出于崇高的想法，把工厂炸

了，可谁来负责啊？”

拉托姆斯基转过脸去，从桌子里拿出文件来，使人明白，谈话结束了。

大家都站起来，但是没有走出去。

“我不知道……你们决定吧……也许，可以把他保出来……只不过那里还有物质损失呢！几乎是二千卢布的公款！这是有人应当去付的！你们决定吧……让车间决定……只是你们对这件事情……不要搞形式。无论如何应当弄清楚，下一次从他那儿可以等待什么。”

彼季卡和卓娅在静悄悄的，行人不多的街上走着。默默地走着。终于，卓娅开口了：

“要是你想知道我的意见，那么在整个这件事情上，你看来也是不很光彩的。干脆说吧……”

风吹动落在柏油马路上的黄叶，无情地把它们弄得沙沙作响。

“大家都攻击他，而你跑在头里……”

彼季卡沉默着。他们拐过街角，在巷子里走着。

“一般说来，要是从旁边来看，要是分析一下，那维克多是对的……喏，譬如说我们搬进新的住宅里去，地板高低不平，窗框框里都是缝隙……糊墙纸脱落……我对父亲说：‘这真不象样！应当要求他们来重做！’可他说：‘哎，算了吧，女儿！我们不也是经常如此吗？’于是结果就是：我们不要求自己，也就不要求人家……”

他们站住了。卓娅用鞋尖踢着一张发皱的大叶子。

“完全已经是秋天了……”她说。

然后她看了一下彼季卡，接着问道：

“你为什么这样瞧着我？难道我不对吗？”

“是这样，卓因卡，”彼季卡说。“我送你送厌烦了。嫁给我吧……”

卓娅一动不动。

“怎么样？至于文化，我当然不是斯宾诺莎①，不会写诗……也不会作曲……”

“那你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呢？”

彼季卡不知为什么垂头丧气了。

“我不自夸。不过是多余的东西我不要……总之，你看吧。”

彼季卡转过身去。卓娅默默地倚在他的肩上。

车间进口处旁边贴着一张很大的通告：

“今天十五点在红角举行平炉车间全体会议。议程是：维·拉古京的个人案件，凡不当班的都必须出席。”

炼钢工人们聚集在这里。他们抽着烟，轻声交谈着。有人在喝克瓦斯②。从卡车上卸下一箱箱牛奶和克非尔③。

彼季卡走到通告那儿，读着。

“个人案件，就是说……”有人在他背后若有所思地读着。

“由于这个案件个人要坐牢，所以它是个人的……”还有一个人补充说。

彼季卡猛然转过身去。

“谁说是个人的？”

大家都不作声。

“我们只有汽车是个人的！这个案件在我们车间里是大家

---

① 十七世纪荷兰哲学家。——译注

② 一种饮料。——译注

③ 用发酵牛乳做的饮料。——译注

共同的！炼钢工人们！被毁了的‘螺丝帽’只值不到二千卢布！连同它的送葬宴会在一起！可我们的团结还不值这一点吗？要知道，不管怎么说这是阶级的团结呀！……”

他从站在一起的炼钢工人的头上摘下安全帽，从衣袋里掏出一把揉皱了的钞票，丢进帽子里去。

“我的一份，共同作醒酒用！谁来第二份？”

维克多胡子也没有剃，穿着工作服，但没有戴安全帽，乘在电车里。城市的秋天的街道在窗外闪过。

“红霞街到了。”售票员喊道。

维克多走下去，穿过马路。他走上台阶，打开宿舍的大门。他马上看到了列娜，她向他扑过去。

“嗯，怎么了？”

“没什么……把我放了……拿去一张我保证不离境的保证书。”

“那现在怎么办呢？！”

“想办法对付过去……”

“要是不能呢？”

维克多没回答。

“你知道吗？”列娜说。“到我家去，好吗？妈妈中饭准备好了……”

“现在不能去，叫我到厂里去。”

“我和你一起去……”

“嗳，你怎么啦？为什么？我会马上给你打电话去的！”

“你去换换衣服、剃剃胡子。我在这里等你……”

维克多脱下短上衣，从床头小柜里取出电动剃刀，开了开

关，开始剃胡子。有人敲门。

“进来！”

彼季卡走进来。维克多问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到自己房间里来要敲门？”

“谁知道你呢，要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彼季卡走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放在桌子边上。

“这是给你的。大伙凑起来的。你挣到钱再还……”

彼季卡向门口走去。

“你拿去，”维克多说。“我能对付的。”

彼季卡站住。

“别这样，维佳……以后你也别以为这是我们为你凑的！”彼季卡突然顽皮地对维克多使个眼色。“这是我们为新的‘螺丝帽’凑的……好让我们国家别花钱。”

在厂部办公楼前的黑黢黢的、空旷的广场上，停着一辆小轿车。在整幢巨大的厂部办公楼里，只有两三个窗户里亮着灯。

维克多坐在空荡荡的厂长办公室的接待室里。女清洁工擦着最后一扇窗。她拿了桶走出去，轻轻地把门关上。

“你走的时候把灯关了。”

维克多坐着不动。突然站起来，走到窗前。他从路灯光里看到列娜在空旷的广场上。她在台阶近旁走来走去，没有发现维克多。她终于抬起了头，看到了，于是他们相互挥手。拉托姆斯基出现在接待室，看到维克多后站住了。

“你干吗坐着？”

维克多站起来。

“人家告诉我，说您叫我来……”

“那么你干吗坐着？马上进来嘛。你现在是不是没有推土

机就不行了？”

维克多没回答。

“进来吧……”

他们走进办公室。

“坐吧。”

拉托姆斯基指着放在大写字台前的一张圈椅。

维克多坐下。拉托姆斯基坐在他对面。

“你抽烟吗？”

拉托姆斯基把一包烟递给维克多。维克多拿了一支烟，两个人抽烟。

“我们谈谈？”

镜头停住了。维克多和拉托姆斯基的几个静止画面转换成各式各样人物的照片：年轻的和年老的；男人和女人；正在干活的、思考着的、争论着的和休息着的。

他们中间有影片中的所有剧中人，从主角到最一般的角色。出现了歌声。

平凡的

人，

无知的

憨汉，

在不断扩大的宇宙里，

（如果这真的是这样，）

你有什么感觉？

围绕红色位移的争论，

人们议论纷纷，

它没有把你的智慧，

陷入窘境。

　　而当你在宇宙的烟雾中

　　观察到银河的流动，

　　于是你，不是理论家，而是实践家，

　　就把你的目光

　　转向地球。

大家

　　都要在这里

　　亲近、融合，

鸟儿结成群，

粮食堆满仓。

　　人们厌烦咒骂和祷告，

　　而要协同团结。

为了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不断扩大的

宇宙里，

　　勤奋的劳动能顺利进行，

　　鼓舞人们的心灵！

接着又是平炉车间。又是笨重的装料机在熊熊燃烧的、酷热的炉旁跑来跑去。盛钢桶在上空流动，行车叮当作响。人们在工作着。

而这就是四号炉和我们的主人公们：维克多、彼季卡、费多尔、斯塔斯。一个平常的劳动日。在这些画面上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女人的声音：

“四号炉助手赫罗莫夫，去接电话！……赫罗莫夫助手去接电话！……赫罗莫夫助手！……”

（齐戈译）

当代英雄，他是怎么样的？（摘译）

《文学问题》杂志1973年第6期发表编辑部召开的讨论话剧《炼钢工人》的“圆桌会议”速记记录，标题是：“当代英雄，他是怎么样的？”参加者有该刊主编奥泽罗夫，高尔基艺术剧院总导演（《炼钢工人》的导演）叶弗列莫夫，列宁格勒市斯维尔德洛夫机床制造联合公司总经理库拉金和评论家阿纳斯塔西耶夫。记录全文长达五十多页，内容重复很多，下面摘译其中三节的主要内容。小标题是原有的。

生活的命令

库拉金：

我觉得今天的讨论定出了十分正确的调子：在开场白中就已经谈到了我们的现代社会，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中的人，这个社会中的冲突的本质，道德上的“过激要求”等等。简单点说，提出了不仅仅是文学和戏剧的问题，而且还有社会哲学方面的问题。

为什么《炼钢工人》使观众这样激动？这个问题当然也可以直接来回答：这是近年来第一个这样的戏，其中工人阶级，或者不要说得这么响亮，工人环境（工厂、生产）得到了直接正面的描写，而不是作为背景，不是作为一些与生产题材关系不大的情节的陪衬。这个戏里的工人形象表现得完整高大，冲突建立在纯粹生产材料之上。

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出现象《外来人》和《炼钢工人》这样的戏，我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并不认为这些作品是完美无缺的，但重要的是要懂得，是什么东西使它们在生活中出现。

我觉得，这是时代的命令。问题不仅仅在于，评论家们在号召创作这样的作品，以及报刊越来越经常地写到这一点。这一切都只是反映了生活本身的需要，反映了时代的社会要求。

《炼钢工人》是对工人的颂歌，这好得很。它直接地和诚实地提醒我们大家，地球是靠谁在支持着。

剧本引起人们注意的第二点是它的主角维克多·拉古京。他明显地同《外来人》中的切什可夫相近。

这个主角也是有刺的、不太可爱的人，但他使人受到触动、警觉。他确实象这里大家所谈的那样，是个"过激分子"。是哪些社会需要才使他出现的呢？

我并不自以为正确无误。但我想针对这一点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生活的辩证法是这样：我们的成就本身伴随着一些反面的现象，不去注意它们是不对的。我们有一部分人的觉悟的发展明显地落后于物质福利的增长。

有些同胞过份好地了解并使用自己的权利，但常常忘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出现了自我陶醉、宽容态度、寄生、不负责任的分子。党号召我们同这些现象作斗争，也同这些现象所产生的市侩倾向、对社会利益漠不关心、贪财、不劳而食、酗酒作斗争。

我觉得，拉古京恰恰就是我们社会今天所需要的那种主角（英雄）。他勇敢地投入同"敷衍塞责"、同对缺点的宽容态度和同松懈现象进行的战斗。他毫不妥协地要求加强社会生产中的纪律和秩序。他的敌人不是苏维埃制度的敌人，不是保守派和坏人。他的敌人是纵容态度、对自己的低要求和忘记国家的真正利益。

从生活的要求的角度来看，可以这样议论。可是在戏里面主角不引人同情，中心人物结果不是他，而且最糟的是，他不能胜利。

很遗憾，我不得不重复我以前在这里讨论《外来人》时所说过的话。我不懂，为什么在这两个好的、必要的戏（《外来人》和《炼钢工人》）里，要让一个明显地不聪明的人，不是一般的不可爱而恰恰正是不聪明的人成为中心人物和社会需要的人。请你们不要以为我是想要求主角是个"天蓝色的"、理想的人。决不。但是他必须是个有说服力的、真实的和聪明的人。

也许，问题在于剧本的弱点？不错，直截了当地说，《炼钢工人》的剧本是弱的。

在剧本中有一些完全不能解释的、人为的、使主角丧失生命力的东西（自然，这不能不反映在整个戏中）。

举几个例。主角来到一个他生疏的集体中，而他的父亲曾经在这里工作并且牺牲，因而肯定有人会记得他（事情看来发生在一个不大的城市里），可是他却隐姓埋名。为什么？不懂。

还有，为什么他向爱着卓娅并同他交上了朋友的赫罗莫夫隐瞒他以前曾同卓娅结婚？为什么向观众隐瞒？确实，这也不能帮助对形象的理解。

最后，戏的高潮，拉古京开始时坚决拒绝，后来忽然同意做炼钢师傅。这里，维塔利·米哈伊罗维奇（注：即奥泽罗夫），我不能同意你，我认为这样的转折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而且这使主角得到了十分不妙的写照。这同他的性格是矛盾的，破坏了形象的真实。

拉古京尖锐地反对老炼钢师傅萨尔塔可夫，可以说是揭发了他的弄虚作假。萨尔塔可夫离开了工厂。任命谁去代替他呢？不论是小组还是拉古京都深信：任命彼得·赫罗莫夫，他根据技术和工龄都是第一个候选人。当拉古京被问到，他怎样对待

让他当小组长这个可能性时，他十分合理地回答：不好。

可是这时来了某个首长，某个十足漫画式的、在集体中没有威信的人物，只说了几句廉价的、蛊惑性的话，拉古京就立刻上钩了。

真的，为什么要把主角，先进倾向的代表者，写成一个这样的傻瓜呢？我在当时简直叫了起来：难道他会同意？我明白，这对剧情发展是必需的，但是这完全不符合拉古京的性格，观众在这以前对他的理解不是这样。

真的，奥列格·尼古拉也维奇（注：即叶弗列莫夫），这太直线式，太人为造作了！而且您应估计到，在这以前，在拉古京出现在当地的工厂之前，他已经当过三年炼钢师傅的助手。这就是说，他懂得人们的心理，对他来说这个环境并不是陌生的，他是个有阅历的人；不论他是个什么样的过激主义者，他不可能不知道集体的力量。还有，拉古京是大学毕业生，他已经是个知识分子，有文化的人，他有知识的武装，应当善于进入集体，取得威信，如果想贯彻自己的生活原则并达到什么目的的话。可是突然来了这么一个毫无道理的行动，预先就使主角丧失了任何取胜的希望。

可是难道问题仅仅在于剧本，难道糟糕之处仅仅在于剧作者没有处理好中心人物的形象？我认为不。最使我深信这一点的是奥列格·尼古拉也维奇刚才说过的一段话。他在工人中间滚了一段时候，认清了自己新同志们的男子汉的优点（照他自己的说法），感觉到了集体的力量之后，就恰恰是把小组当作了主角；处在观众注意中心的是集体的力量和道德品质。而主角，据我看来，被您明显地放到不利的地位，简单地说，把主角放在小组下面。

对我来说有一点很清楚：拉古京，现代的、社会需要的思想

的代表者，以他在高尔基艺术剧院舞台上的那个样子，是不能实现自己积极的公民使命的。他，请原谅，是用棍棒的方法在行动。

他缺少某种主要的东西

奥泽罗夫：

怎么样，奥列格·尼古拉也维奇，您要辩护吗？

叶弗列莫夫：

我不辩护——我一开头就申明过。何况对格奥尔基·安德列也维奇（注：指库拉金）的某些看法我完全同意。

您，格奥尔基·安德列也维奇，对拉古京的反感使我高兴。我是认真说的。就算他是个过激主义者，并且如同大家所说的那样，是个酵母，是生活的动力，但我认为，他缺少某种主要的东西。我不能把这个主要的东西用一个词来确定，可是试试看解释一下我的思想。

您说，剧中“把国家变成了社会保障局”这句话是正确的（注：这是拉古京骂工人的一句话），可是这句话指错了对象。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看来，拉古京在公民性上不够成熟。不是他不聪明，这里的问题在别的地方：他正确地感觉到生产中不是一切都对头，感觉到需要改变某种东西，但究竟要改变什么，他的认识相当模糊。所以他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来。所以您是对的，格奥尔基·安德列也维奇，这样不能战胜任何人，不能改变任何东西。

正因为这个——因为公民性不成熟——瓦金很容易地把他征服了。

……关于拉古京应当说这是一种人的类型。不是理想的英雄，但是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现实的形象。拉古京可能有某种东

西使人喜欢，有某种东西使人不喜欢，甚至厌恶，这可以听便，但我要重复说，他是现实的。这个人，或者说得广泛点，这种类型，缺少点什么东西呢？缺少同志感情，集体主义精神。我认识不少人，他们身上意志的、战士的特征很发达，他们倾向于使别人服从自己，甚至把别人压在下面。在我的概念中，真正的英雄、共产党员——这首先是集体主义者。他作为我们社会主义道德的代表者的力量也正在这里。

同时我也完全不想把拉古京变成所谓反面人物。道德上的高度要求——这是美好的，可是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同人性结合在一起，同理解人的能力、同同情人的能力结合在一起。

道德教育高于一切

阿纳斯塔西耶夫：

《炼钢工人》这个戏的突出之处恰恰在于，它发现了并且展开了新的和现代的冲突。这个冲突的实质在什么地方？从外表看来，事情十分简单而且局部：是满足于形式上的指标而工作，还是真正炼高质量的钢？但这个纯粹生产上的冲突是深刻而且意义重大的。很难把它归入一个公式，但我觉得它的实质可以归纳如下：道德的崇高规范只有当它们不是存在于标语中、教条中和朋友的谈话中，而是存在于人的工作中的时候，才有意义。《炼钢工人》——尽管剧本有种种缺点——给我的印象就是它是一个严肃的艺术现象，因为在平炉车间发生的冲突已变成了时代的本质性的道德问题，触及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经验，促使我们思考许多问题。

经常地，在任何环境下都能说出残酷的真理，这难道是很容

易的事吗？跨越友谊的障碍，即使你自信正确，难道是轻而易举的吗？因为有许多复杂的、麻烦的事情，不去介入毕竟是安静和愉快得多。常常还有这样的事：当我们在作出某种举动的时候，我们想到的不仅仅是这个举动的意思，而且还想到，周围的人会怎么说，会不会怀疑你动机不良，例如要"向上爬"等等。我们不妨扪心自问：我们在生活中，在劳动和个人关系中，难道不是常常作出道德上的妥协吗？

戏里谈的正是关于这个。关于理想和做事的一致性，关于人的一贯性，我甚至要说——关于道德上的最高纲领主义。我想，真正现代性的戏剧冲突正在这里。

格奥尔基·安德列也维奇认为，拉古京不会，也不应当同意成为炼钢师傅。我相反，我觉得这一步尽管不会使我们赞同，却符合主角的本性。瓦金的蛊惑人心的话，说什么宣布原则容易，做起来难，落到了有准备的土壤里。因为拉古京确实认为，他能够胜任炼钢师傅的工作，而且，躲避困难，根据别人可能会怎么说和怎么想而行事，这都不符合他的习惯。但是我完全同意，在人的、过日子的意义上来说，这个人物在很多方面是不可爱的，常常是讨人厌的。这是拉古京的性格的复杂之处，同时也是真实之处。

确实，拉古京以前的妻子卓娅说得对，她说他没有感情，不关心人，说他实际上是把她作为"情妇"养着，我们知道，这是由于过度集中注意于工作所产生，可是在这里毕竟可以清楚看到自私、心肠冷酷和感情贫乏。

拉古京的尖锐是令人讨厌的，不愉快的。他的粗暴的话，说什么他的小组里的同事是"小店老板"，简直令人生气。总的来说他机械、过分严肃、怪癖。最不好的是，对他来说仿佛不存在人的善良这个概念。

这一切都确实如此。但与此同时，我认为，维克多·拉古京有无可争辩的、少有的和对社会的道德发展很必要的正面品质。我指的是他的坚定的目的性、战斗的一贯性。　（余仲刚译）

苏修作家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将摄成电影

据苏修《苏联银幕》1973年第15期报道：电影导演邦达尔丘克准备把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小说尚未写完）搬上银幕。该片将由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摄制。

苏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给恰可夫斯基以"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据《文学俄罗斯》1973年第35期报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因作家恰可夫斯基"在发展苏联文学中的杰出功勋、有成果的社会活动以及由于他六十岁生日"，决定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按：恰可夫斯基系苏修"二十四大"选出的中央候补委员、全苏作协书记、苏修的主要反华阵地之一《文学报》主编。主要作品有：描写"列宁格勒人"的三部曲（《这发生在列宁格勒》、《丽达》、《和平的日子》）、《我们这里已是早晨》以及反斯大林的《远方星球上的光芒》等。现正创作描写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保卫战的长篇小说《封锁》。）

苏修批评家伊凡诺夫病死

据苏修《文学报》1973年第43期报道："著名苏联批评家"、苏修党刊

《共产党人》杂志编委（文艺栏负责人）瓦·伊·伊凡诺夫因“重病”不治死去。伊凡诺夫还是“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科学委员会”以及“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成员。主要作品有：《1917—1932年苏联文学的思想统一的形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实质》等。

苏修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重新摄成电影

据《苏联电影》1973年第5期报道：乌克兰基辅“多甫仁科电影制片厂”现正在摄制根据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改编的影片。据编导者称，他们打算“把小说的所有事件都搬上银幕，更加广泛地考察保尔·柯察金的命运和他性格的形成”。因此该片共分五集：《诞生》、《考验》、《功勋》、《最后一息》和《永垂不朽》。报道说，这次改编是第三次。第一次改编是在1942年，第二次是1957年。

苏修“全苏影协”开会讨论纪录影片问题

据《苏联银幕》1973年第15期报道：“全苏影协”最近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主要谈纪录影片问题。会议讨论了“勇敢地侦察新的社会过程的必要性以及纪录影片在我们时代的思想斗争中的地位”。会议鼓吹“电影政论家必须以他们的业务效能、激情和善于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关怀和忧虑的能力来帮助地球上以新的气候代替‘冷战’气候。”

苏修作协文艺批评委员会开会讨论历史题材作品

《文学俄罗斯》1973年第43期报道：苏修作协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委员会最近举行全体会议，讨论“近年来的历史和历史—革命小说”。参加会议的除各加盟共和国的批评家外，还有创作这类小说的作家。作协理事会

书记、《文学问题》主编奥泽罗夫在开幕词中谈到了“历史和历史—革命小说在当前的必要性”，谈到了这类作品“积极地有成效地参加到苏联人民为反对与我国和我们的历史敌对的思想诽谤和伪造的斗争中去”。会议结束时，作协理事会书记诺维钦柯发言，他说，“日益增长的对历史和历史—革命小说的注意，决定了它对我们青年世界观形成的影响。”他要求作家记住“对自己工作的阶级态度”和对读者进行“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

苏修俄罗斯联邦作协举行书记处“巡回会议”

《文学报》1973年第34期和《文学俄罗斯》1973年第32期报道：俄罗斯联邦作协书记处最近在陶里亚蒂城(苏修汽车、化学工业的中心)举行所谓“巡回会议”，主要讨论“工人阶级题材”问题。参加这次“巡回会议”的有柯热夫尼科夫、邦达廖夫、李巴托夫、维库洛夫、格拉宁等“著名”作家。最近因创作《炼钢工人》一剧而出名的鲍卡列夫等“青年作家”也参加了会议。

报道说，在今年五月全苏作协召开的理事会会议上，第一书记马尔科夫作了题为“作家和五年计划”的报告，号召作家们“研究工人和集体农民的生活”，这次“巡回会议”就是贯彻这一精神而到陶里亚蒂城去开的，因此作家们一到目的地就先到工厂去兜了一圈，以示“深入生活”，然后再正式开会。当地的党政头目以及“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等应邀出席了会议。俄罗斯联邦作协书记、影片《解放》、小说《热的雪》的作者邦达廖夫在会上作了题为《劳动、工人、社会》的报告。他说：在今天科技革命的时代，西方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技术正以“疯子”般的速度跃进，以致破坏了土地、空气、河流和森林，造成人和土地的“致命冲突”。但是在苏联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我和我们’的汇合”问题。因为科技的发展，不能代替人的创造。关于“我和我们”的问题在李巴托夫、柯热夫尼科夫、科诺瓦洛夫等“描写工人”的作品中“特别引人注目”，而最近上演的《外来人》和《炼钢工人》等戏剧则表现得更清楚。“在这里，‘技术’、‘生产’、‘我’和‘我们’紧紧地融合在一起。”但这些作品还不能说是“高峰”，“当代英雄”还没有被充分揭示。

接着，会议进行了讨论。柯热夫尼科夫在发言中分析了剧本《外来人》，指出这出戏的珍贵之处是"揭示了辩证的斗争"，他从这个剧本联系到作品中要不要写生产技术操作过程问题的争论，他认为要写。克绍科夫在会上谈了"当代英雄"问题，他认为"当代英雄"就是能"充分、正确、天才地"反映"发达社会主义和科技革命时代"以及以"二十四大"为"最重要标志"的时代的性格。索弗罗诺夫在发言中说，不能光写生产过程，"重要的是人，是他们的内心世界和觉悟。"维库洛夫主张写"能驾驭现代技术的现代人"，"新型的领导者"，这种人具有"高度的文化"、"丰富的知识"。楚瓦什自治共和国的杰杜什金在会上强调"工人阶级的多民族性"，他举例说在伏尔加汽车大企业里，有八十二种民族的工人在劳动。然而，他"表示遗憾"地指出，在会议发言中都很少提到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杰利普戈夫（《文学俄罗斯》编委）为这次会议进行了总结。他特别指出杰杜什金的批评不符合事实，因为会议对"一系列少数民族作品进行了分析"。会议最后由邦达廖夫讲了几句结束语而收场。

苏修将于1974年举行纪念奥斯特洛夫斯基文学竞赛

据苏修《文学俄罗斯》报1973年8月3日报道：1974年为纪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七十诞辰，苏修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和作协书记处联合通过一项决议：为纪念奥斯特洛夫斯基七十诞辰，将举行一次全苏关于描写青年的优秀文学作品竞赛。决议称：不论发表或未发表的长篇、中篇、短篇、诗歌、随笔、政论等都可以参加竞赛，如作品是用少数民族语言写成的，则必须译成俄语。决议规定：

一等奖两个，各赏1500卢布，

二等奖两个，各赏1000卢布，

三等奖两个，各赏700卢布，

鼓励奖四个，各赏200卢布，

另发竞赛荣誉奖状若干。

竞赛结果将于1974年7月之前公布。

苏修举办“青年作家描写青年的优秀剧本竞赛”

《文学俄罗斯》1973年第25期报道：苏修文化部、团中央和苏修作协联合举办“青年作家描写青年的优秀剧本竞赛”。参加这次“竞赛”的必须是三十二岁以下的剧作家、诗人或小说家，并且必须是1973—1974年写的新作。这些作品“应当揭示苏维埃青年——共产党的助手，老一辈人光荣传统的继承人和无愧的接班人的多方面的形象，我们多民族祖国各族人民兄弟友谊的题材、青年为和平而斗争以及各国进步青年的国际团结的题材，应当占有明显的地位。”报道说，“优秀作品”将得奖并介绍给剧院上演。

苏修“描写农村劳动者的优秀作品竞赛”评不出头奖二奖而草草收场

《文学报》1973年第34期报道：由苏修农业部、农业和采购职工工会和苏修作协联合举办的“描写农村劳动者的优秀作品竞赛”已经结束。这次全国性的“竞赛”只收到七十件稿子，结果只评出四个三等奖和几个鼓励奖。

得三等奖的是：

康德拉绍夫的长篇小说《普利鲁契也村》

诺维科夫的长篇小说《霞光显现出来》

奥拉洛娃的中篇小说《他的价值是生命》

伊杰利松的剧本《你一个人留下》

得鼓励奖的是：

莫洛卓娃的轻松喜剧《二秋一冬》

古达科夫的喜剧《金穗》

1957年以来苏修获奖作品

据1973年第16、20两期《图书评论》报道：

1956年8月苏修中央和部长会议，为了奖励"卓越的"科学著作、建筑设计和文艺作品，决定颁发列宁奖金。1966年苏修中央和部长会议，为了提高"列宁奖金"的身价，又作出了关于颁发列宁奖金和国家奖金的决议，指出"只有那些特别优秀的文艺作品才能获得列宁奖金"。决议中同时指出，"列宁奖金"每二年颁发一次。"国家奖金"则每年于十月革命节时颁发。

现将决定和决议后苏修历年获奖的作品名单分列如下：

获"列宁奖金"的作品：

评奖年份	获奖作品名称	作　者
1957年	诗集《莫阿比脱笔记》	德扎利利
	长篇小说《俄罗斯森林》	列昂诺夫
1959年	长篇小说《阿巴伊之路》	阿乌埃若夫
	电影文学剧本《海之歌》	多甫仁科
	话剧剧本三部曲：	包戈廷
	《带枪的人》	
	《克里姆林宫的钟声》	
	《悲壮的颂歌》	
1960年	诗集《天涯海角》和《玫瑰和葡萄》	雷利斯基
	诗集《亚洲的声音》和	
	长诗《哈桑——阿尔巴克什》	图尔松-扎杰
	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2部)	肖洛霍夫
1961年	诗集《邀请旅行》	普洛科菲耶夫
	长篇小说三部曲：	斯捷尔马赫
	《面包和盐》	
	《人血不是水》	
	《大家庭》	
	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	特瓦尔多夫斯基
	南极旅行日记《冰上的书》	斯穆乌尔
1962年	诗集《可是日子在消逝……》	勃洛夫卡

	诗集《人》	梅热拉齐斯
	《涅克拉索夫的技巧》	丘科夫斯基
1963 年	《群山和草原的故事》	艾特玛托夫
	诗集《高空的星辰》	加姆扎托夫
	《抒情诗选》以及儿童作品：	马尔夏克
	《安静的故事》	
	《大口袋》等	
1964 年	长篇小说《小铃铛》	冈察尔
	《踏露而行》	佩斯科夫
1965 年	《布勒斯特要塞》	斯米尔诺夫
1967 年	《近年来的诗歌》	斯维特洛夫
1970 年	"因近年来的诗作获奖"（未指明书名——注）	古利亚姆
	短篇小说集《六根圆柱》	吉洪诺夫
	"因近年来为儿童创作的诗歌而获奖"（未指明书名——注）	米哈尔科夫
1972 年	长篇小说《沼地上的人们》和《雷电的呼吸》	麦列什
	叙述列宁故事的作品：	夏金娘
	《儿子的诞生》（即《乌里扬诺夫一家》）	
	《第一个全俄罗斯的》（指第一个全俄综合技术展览会——注）	
	《历史的考签》	
	《列宁的四堂课》	
	儿童文学诗集《到冬天的森林里去采花》	巴尔托

获"国家奖金"的文学作品：

评奖年份	获奖作品名称	作　者
1967 年	《莱蒙托夫—研究和发现》	安特洛尼科夫
	诗集《瞬息的永恒》	克姆佩

	诗选《俄罗斯的一天》	斯麦利亚可夫
1968年	中篇小说《再见了，古利萨雷！》	艾特玛托夫
	长篇小说《盐谷》	扎雷金
1969年	诗选《白桦下的道路》	马雷什科
1970年	三部曲《巴尔宾的故事》	萨尔塔科夫
	长篇小说《一个人是痛苦的》	杜鲍夫
1971年	中篇小说《特别分队》	柯热夫尼科夫
	《彼得·利亚宾金》	
	《这些年里的抒情诗选》	特瓦尔多夫斯基
1972年	长诗《活的水》	巴巴江
	诗集《随着年月而来》	卡利姆

苏修公布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国家奖”候选作品名单

据《文学报》1973年第40期报道：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国家奖”委员会最近公布了1973年度文艺方面“国家奖”候选作品名单如下：

В·阿斯塔菲耶夫的中篇小说《最后的鞠躬》。

А·加里宁的集子《土地和葡萄》。

Г·特罗叶保尔斯基的中篇小说《白皮姆黑耳朵》。

Г·霍特日尔的三部曲《宽阔的黑龙江》。

尼古拉·爱尔卡亚(伊尔卡耶夫)的中篇小说《阿辽什卡》。

С·瓦西利叶夫的长诗《尊严》。

尤瓦纳·舍斯塔洛夫的诗集《多神教之长诗》。

Н·安基洛夫的剧本《士兵的寡妇》。

И·德沃列茨基的剧本《外来人》。

А·索弗洛诺夫的剧本《飓风》。

А·雷巴科夫的电影剧本《一分钟沉默》。